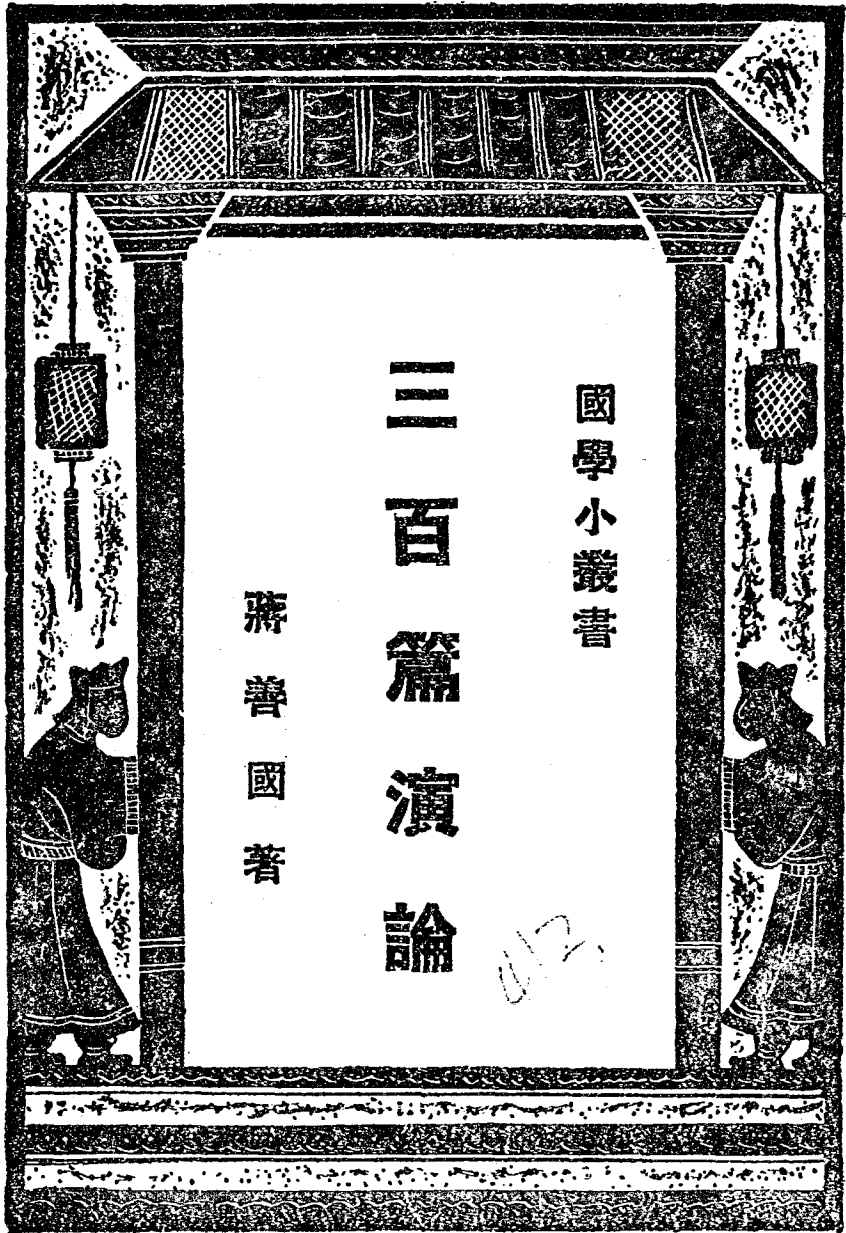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三百篇演論

蔣善國著



國學叢書

三
百
篇
演
論

著 者 蔣 善 國
編 輯 主 幹 王 雲 五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敘言

本書係將三百篇各方面所關屬之問題，分成八篇，給以歷史和客觀的序述。民國十年夏，盡兩月之力脫稿。十二年春略加整理。十五年冬又費時半月，大加修改。今春蒙王靜安梁任公二位先生相繼閱正。特贅數語，以誌此書前後之所經過，及余對於王梁二位先生之謝忱。獨惜靜安先生下世，未獲見全書之問世耳。

蔣善國序於北京清華園

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三百篇演論



三百篇是西曆紀元前十三世紀至紀元前五世紀的文學作品，中國羣衆文學的第一部書，又名爲詩經，故後人都承認他爲詩，也承認他爲經。因爲承認他爲經，學者皆童而習之，自有詩以來，沒有像三百篇的吟誦這麼普遍的。秦火而後，詩也受些影響。前漢書藝文志說：「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班固的話，大約是臆說。秦漢相繼，詩以諷誦而存的固然不少，然所諷誦的大半零星之作，不是自首至尾而篇章不亂的，故有四家詩之異。四家之興，均以經學博士知名，實爲恢復殘經，並未恢復殘詩。六經所以明道，當時已棄詩而言經，把詩的性質變而爲經了。此後學者視三百篇爲經，不與後世之詩同一看待，詩雖未亡而實亡。

了並且詩在周時已成爲政教化；上以之化下，下以之奉上，竟成了一部政治倫理學。後世學者遂爲之訓詁，爲之箋注，爲之正義，爲之集傳，自有詩以來，也沒有像關於三百篇著述這麼多的。三百篇不但是受了德教化，而且還受了政治化了。三百篇所以流傳於今的，由於德教化；三百篇所以把文學的價值埋沒的，也由於德教化。所以我把『詩經』這個名字取消，採取『三百篇』這個名字，使研究他的人一看見這個名字，如同看見唐詩三百首一樣，慢慢的就把三百篇本來的面目——詩——收復回來；那蒙蔽三百篇的觀念——經——漸漸的也就可以歸化於無何有之鄉。

我們既承認三百篇是詩不是經，那麼三百篇都是那朝代的詩呢？要答這個問題，須先解決孔子刪詩的問題。論語載孔子的話說：『吾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裏面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漢書藝文志本司馬遷的話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後世研究詩的人遂分了三派：一派說孔子曾刪詩，以司馬遷的話爲護符；一派說孔子未刪詩，以司馬遷的話爲非是；又有一派說孔子未刪詩而正樂，以論語正樂的話來斥司馬遷，此派實爲前兩派之調和。僞書序說孔子刪詩，唐孔穎達疑之，他在正義裏面說書傳所引的詩，現存的多，亡逸的少，孔子不容十分去九，所以他以司馬遷的話爲不可信。韋詩考定駁孔穎達說：『孔氏謂不容十分去九，不知孔子所刪，魯史所收之詩耳，其他逸詩，列國所得，應有三千餘，魯史所無，故不及並刪之也。』歐陽修說：『馬遷謂古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因此他以爲孔子刪詩，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

一、篇刪其章的 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常棣）孔子說他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因而刪去。

二、章刪其句的 如『衣錦尙綱，文之著也。』（君子儻老）孔子說他盡飾之過，恐其流而

不返，因而刪去。

三、句刪其字的 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節南山）孔子以「能」字爲意之害，因而刪去。

周子醇因歐陽修之說而申之，說孔子刪詩，有刪全篇的，有刪兩句的，有刪一句的。

一、刪全篇的 如驪駒之類。

二、刪兩句的 如「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之類。

三、刪一句的 如「素以爲絢兮」之類。見能改齋漫錄卷十及清馬國翰目耕帖卷十三所引

到了鄭樵，以爲孔子只編過詩而沒有刪過詩。他說：「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並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六經奧論刪詩辨

朱熹說：「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的詩，夫子不會刪去，只是刊定而已。」又說：「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但他的論語集註尚存舊說。葉天爵的讀詩疑問也說當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那時候夫子尚未

刪詩，以刪詩的話爲不可信。黃淳耀作詩劄，直斷爲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到了朱彝尊可謂集主張孔子不刪詩的大成。他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的，止於三百篇。共有三個理由：

一、詩如三千篇，則輶軒所采的，定不止於十三國；但季札觀樂，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以外。

二、子所雅言，不是說『詩三百』，就是說『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的話。樂水心也。說論語釋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定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子然後刪矣。

三、詩如多至三千，樂師瞽瞍，安能遍爲諷誦！

他考國語左傳二書的逸詩，證明古詩不是三千餘篇。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飲歌和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調，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占存詩三十分之一。左傳引詩共二百二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

逸詩不過三條：

- 一、成九年「雖有絲麻」六句。
- 二、襄五年「周道挺挺」四句。
- 三、襄三十年「淑慎爾止」二句。

但末條詩古微夫子正樂論疑爲逸詩異文。列國公卿引詩的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 一、莊二年「翹翹車乘」四句。
- 二、襄八年「俟河之清」四句。
- 三、昭四年「禮義不愆」二句。
- 四、昭十二年祈招之詩。
- 五、昭二十六年「我無所監」四句。

列國宴享歌詩贈答的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一茅鷗，二桑林，三轡之柔矣，四河水，五新宮。但河水新宮有說是今詩異名的。那麼逸詩尙不及今詩二十分之一。若使古詩有三千餘篇，

則所引逸詩，宜多刪存的詩十倍；豈有古詩十倍於刪存的詩，而被引用的逸詩，反不及刪存的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推知古詩三千餘篇的話不足憑。並且衰周之際，禮壞樂崩，孔子方爨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把詩刪去采齊，新宮，豳首，邊渠，九夏，和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的，信如子長的話，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呢？他由反面證明不刪詩的理由有七：

一、王朝列國之臣，誰能信而從之？

二、何故刪肆夏采齊？

三、何故獨刪豳首？

四、何故去新宮？

五、何故刪肆夏繁遏渠？

六、何故刪商頌七篇？

七、何故刪祈招？

三百篇激論

原文並見於經義考卷九十八和曝書亭集詩論，今錄經義考如下。

「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執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芡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載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芡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賔出奏陔，鄉射之禮，賔與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賔醉奏陔，公入鶩。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般人，乃反以先

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

他又由正面證明未刪詩的理由有四，多反證歐陽修周子醇刪章句之說。

一、孔子未嘗刪詩，所以「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爲弟子雅言。

二、孔子也未嘗刪「衣錦尙絢」，故子思得舉而述之。

三、「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如「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

字，不是孔子去了的，乃流傳既久，偶脫去的。

四、「素以爲絢兮」句，孔子也未嘗刪，所以子夏所受的詩，尙存其辭以相質。孔子亟許

他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的話有害於義而斥之。

那麼何以有逸詩呢？朱彝尊答爲不是孔子刪的，是逸的；逸的原因有三：

一、由於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的偶然遺忘。

二、由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世爲章句之學的必比而齊之，於句之重出者去之。

三、由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六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故樂章所缺的獨多。

餘如魏源也說孔子未刪詩而正樂。程大昌的詩論以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孔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詩之布于南于雅于頌于諸國，前乎孔子，已經有了定目，不待孔子出而創名。毛奇齡因孔子在論語裏面，常說：『詩三百』、『誦詩三百』以為未有自定其詩而嘖嘖稱引的；他也以為篇什次第於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已與今本三百篇相同，斷孔子絕無刪詩之事。汪琬皮錫瑞皆主張正樂未刪詩之說。汪琬以史遷的話為不可據依，贊成孔穎達『不容十去其九』說孔子皆仍詩之舊，並未刪。

『孔子蓋嘗正樂矣，而未刪詩……刪之云者，削而棄之也；正之云者，校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謂無相奪倫也。是安得同史遷蓋因論語而誤，衛宏又因史記而誤也；是以有刪詩之說。夫孔子之於詩也，與春秋無異。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冊，而不知去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華六詩有目無辭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

刪之耶，安得尙存此淫泆之辭，以啓學者之嘖嘖哉？……世之所傳逸詩者，或句存而亡其章，或章存而亡其篇，不得爲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太師弗采，魯人弗錄，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堯峯文鈔

王崧說：『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

篇。何以知之？采師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不協者棄之。即協者尙多，而此三百餘篇

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師，以備所用之或闕。』皮錫瑞詩經通論引又有些人說：孔子如刪詩，必當刪那

有義無辭的笙詩，因爲詩如有義無辭，是無用的。又有從朱熹淫詩之說的，以衛風三十有九，而

淫奔之詩四之一；鄭風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齊風十一篇，而淫奔之詩四；陳風十篇，而

淫奔之詩七——孔子何不絕其聲，以爲後世法？然歐陽修以後主刪詩之說的，尤不可勝數；惟

前者義廣，後者義狹罷了。范家相以聖人述而不作，六經皆折衷以垂萬世，若於詩一無刪定於

其間，那麼三百五篇，簡直的不是聖人之經了。遂以肆夏采齊新宮、魏首諸詩皆亡佚於未刪之

先，而非刪之於見存的；蓋孔子刪詩，於詩之施於禮儀而不可缺的，必不刪去。季札觀樂，未嘗舉

篇目，安知詩之一無散失？即如商頌十二篇，孔子豈肯刪去其七，以缺先朝之樂章？其早佚於未刪之前可知。范家相而外，還有些人說：周公的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為正風正雅，孔子所刪的不是刪周公所已定的詩，乃是刪周公以後龐雜的詩，就是那些變風變雅。孔子於周先王盛時的詩，不敢刪，也不敢補，證之於笙詩六篇及「於釋思」之句可知。又有說東遷之後，王不巡狩，詩之存於國史的，不經王朝的採錄，其中貞良邪辟，雜出不齊，孔子安得不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刪而著之於經？如論語所引的唐棣之詩，孔子明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未必非刪後之言。

以上三派，當以第三派主張孔子正樂而未刪詩的為近。第二派主張孔子未刪詩，未免一偏的見解。第一派主張刪詩的，是把司馬遷的話看錯了。史記和漢書說得明明白白，孔子整理周詩，這第一第二兩派的人未免失於不細玩司馬遷班固之言。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明明說孔子把關於周朝一代的

詩，去了那些重複倒亂之篇。如齊魯毗連境界，其詩必有同的，只存其一已足。且當時的詩多有沿用相傳下來的流行舊調，其同調而字句大部分相同，惟有一二句或一二言異的，孔子必然刪去。我們試看現在的歌謠，有很多相同的，如皆存之，未免太覺累贅。即以現在的三百零五篇詩看，其中有很多重名的，可見在孔子時所存於國史的詩，重複的必然比現存的更多。況且當時必有些殘篇斷句，不能成誦的，留着也沒有什麼用處。像這些或者被孔子刪去了些。周以前古詩固然三千餘篇，但周朝的詩，不過三百多篇。主張孔子未刪詩的人，以今詩次序與季札觀樂時相同，——本來季札是觀周樂，都是周詩，那能不相同呢？細玩「去其重」三字，就可知孔子並未會任意刪去，不過向一塊兒收集罷了。惟清趙坦曾對於史記的「去其重」三字着了意，他說：

「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於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丁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元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之小旻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複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皮錫瑞詩經通論引

大概周朝的詩在孔子以前已經包括在古詩的裏面；雖然奏樂時單奏周樂，卻未出周詩的專書。到了孔子自衛反魯，才把周詩和古詩離開，按着當時奏樂的次序，出了周詩的單行本。『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都是說周朝一代的歷史，並不是包括堯舜之世，也不包括殷朝。『采契后稷』指周朝胚胎時期；『述殷周』指周朝搖籃時期。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純取』二字，就是表明無所去取於其間，僅把些重的和些殘篇斷句的去了。『上采殷』並不是取殷朝的詩，實是指未代殷朝以前的周朝，原本於司馬遷的話。孔穎達說：『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廢。四百年間，六詩備矣。』（毛詩正義序）所以我認孔子並未刪詩，也未嘗不刪詩，他實是按當時太師奏

周樂的次序，略去重複殘缺，由古詩裏面，編成了一部周詩的專書。三百篇是周詩，不是古詩，也不是商詩。雖其所述之人，所言之事，有在商時的，甚至作詩之人，亦有生於商代的，然皆是與周朝有關係的。要證明三百篇是周詩，有四個疑問須說明：一、何以後世子史所載的，沒有多少古詩呢？二、何以周朝一代的詩不全呢？三、何以有商朝的詩呢？四、何以有逸詩呢？第一個疑問是屬於由上古至夏的古詩的，第二個疑問是屬於周詩的，第三個疑問是屬於商詩的，第四個疑問是屬於由上古至周朝的詩的。

第一個疑問是因子史所載的詩，多為現存的三百篇所有，而唐虞夏各代的古詩沒有多少。孔子既出周詩單行本，則周以前的詩，亦不能不傳。既使之逸於後世，亦不能不有些殘篇斷句，見於子史所引，絕不能亡得這麼乾淨。關於這個疑問，有三個假設的臆說，可以說明。

一、當時詩樂爲一，新樂盛行，古樂徒有詩而無音律。凡祭享和一切用樂的時候，多用今樂，幾乎用不着古樂，以致有譜的也不奏，無譜的更無人去譜。大半古樂皆變爲徒詩。如九韶等樂，

當時雖有，時人卻不多聞。博學如孔子，猶至齊始聞韶，平常的人更不問可知道了。

二、周朝爲上古文化大進的時期，故孔子稱『郁郁乎文哉』，最足以代表當時文化的，就是詩樂。自天子王侯以至於民庶，無一人不喜好詩樂的，無一人不重視詩樂的，無一人不懂得詩樂的。前於周朝的有商朝，商朝尙質，詩樂自然不興。卽以繼周後的秦朝而論，雖相去未久，而樂詩廢弛。可見詩樂在周朝正是極峯的地位。當時的樂，如同現在的軍樂之類，無論婦人小孩一聽就可以知道是軍樂。當時的詩，如同現在的歌謠一樣，說出一首，什麼人都可以懂得，並有些能够自己吟誦。故後世引詩，也都以平日所知而膾炙人口的爲多。那些古詩，引的人不知道，不能引；卽使引的人知道，引出來旁人也不知道，反不如不引。故崔述說：『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藝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

三、當時詩皆存於國史，並未通行民間，普通人所知道的，僅是當時通行的詩，國史如同現在的教育部，尋常人那裏能到這個地方？那裏能見那些古詩？又那裏能聽那些古樂？卽使到了國史，見了古詩，聽了古樂，又那裏能懂得？

由以上三個理由裏面，見出周朝樂詩流行，當時勢力很大，古詩式微，徒存之國史，而民間無有專書。孔子自衛反魯，始由國史得詩的專書。因當時古詩已爲普通一般人所不懂，遂將周詩編成單行本，傳之後世。古詩因未經編輯，不久就亡了，故後世子史引的詩，多引周詩，——所引的多在三百篇以內。

第二個的疑問發生，是因爲周的諸侯，如滕、薛、許、蔡、邾、莒，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何獨無詩？純爲關於國風一部分的問題。但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的時候，也未說到這幾國的詩。鄭玄曾答這個問題說：「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命。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類，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詩譜周南召南譜）顧炎武則否認此說，說：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大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釋在荆山，筆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

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况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饒鄩，皆爲鄭滅，而饒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豳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知日

三錄卷

郝敬也曾談到這個問題，說：

『國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刪定所留止此，而以槩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惟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幘半天下，不可定以爲一國，而二南屬文王，故南國無楚風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戶存，而真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修春秋之意同也。』毛詩原解序

他們兩人答的，皆附會於孔子作春秋之意，未免有些牽強。惟崔述以孔子未自言刪詩，刪詩乃後人臆說。詩之所以流傳，全出於愛好誦習偶然之事，不關於有所刪定。所見甚是。他說：『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刪也。然成康之

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
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尙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此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並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讀風偶識二

要談到周時小國，是甚多的，不止於滕薛諸國。讀史方輿紀要載武王觀兵，有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尙存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諸侯更相吞滅，其見於春秋經傳的凡百餘國，而會盟征伐，章章可紀的，約十四君。卷一形勢近人童世亨作歷代州域形勢通論，歷代形勢一會把春秋裏面的一百多國，抄在一處。如果每國一首詩，已比今詩多了數倍了。殊不知江河間有限的地方，分成了千百的國家，其地恐怕還小於現在一村的地方，能够皆有詩麼？就是偶有一

兩首，也多同於鄰邦大國的。太師采詩的時候，已歸入大國，故季札觀樂時，就沒有蔡滕各國的詩。楚在戰國時雖是大國，但在春秋初，尚視爲外夷，周朝的王化僅及楚之疆界，江漢淮以南雖皆入周的版圖，而實際上則屬於不臣之列，試看詩裏面「蠢爾蠻荆，大邦爲讎。」（采芣）「荆舒是懲。」（閟宮）「奮伐荆楚。」（殷武）等詩句，知其當日犯邊之久，及王師出征之頻。其與荆楚毗連區域之詩，已歸之周召，因此吳季札觀樂，即無楚風。章炳麟說：「……是故十五國風，不見荆楚。楚者周南召南之聲也，已在正風中矣。……故周楚一原也。」（檢論）卷二我們固不敢說周南召南盡是楚國之詩，卻可定楚詩必有在二南中者，江漢一帶之詩，非楚人所作而誰作歟？至於徐夷淮夷東南一帶詩，更不得採了。可見不是孔子刪去，是當時就沒有。惟魯以大國無風而有頌，致生出許多的疑問。鄭氏以魯乃聖人之裔，故天子巡狩，不陳其詩；孔子不錄魯風，正是褒禮魯國。朱熹說把魯頌著之於篇，正所以見其僭，實爲貶魯。歐陽修則以爲貶魯之強，勸諸侯之不及，憫周之失。在魯頌解裏面說：

「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

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於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豈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別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以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惠周惕以褒貶之說爲非是，曾批評鄭朱泥於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說：

「夫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王者之後，蓋褒之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

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十五國風之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諸侯之詩也。不得風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衆說之紛紛矣。」詩說卷上

他的話是本於類纂詩問。還有些人以魯頌爲孔子的私心。劉知幾在史通裏面說：「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乎魯國，獨無其章。魯多邪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也。」他只知孔子刪詩，並未想到季札觀樂時，已無魯風。明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也以爲魯頌因孔子刪詩才有的，孔子魯人，錄魯頌完全是他的私見。他也是和劉知幾犯了一樣的毛病，李光地的詩所說：「案宋魯無風者，先儒以爲王尊宋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明黜陟所不加也。然邶鄘以下，東遷後詩，皆非王朝所采，而宋魯亦無之。緣其先有列國之部，故後來者得以附焉。宋魯無部名，是以後雖有詩，亦無所附也。」他既承認王尊宋魯的話，又造了「部名」之說，也未免近於附會。他們都是認魯有風的，因多歸咎於孔子刪詩。後世淺儒，遂僞託子貢傳，取魯頌而竝爲魯風，只有周商二頌，更爲可笑。蓋魯頌就是魯詩，不過體裁名稱和作者不同罷了。故章如

愚說：『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顧亭林的日知錄以魯詩稱頌，乃孔子從魯詩之舊名，說：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日知錄卷三

所以很多人已承認魯頌如變風的。申培的詩說，將魯次二南，其詩蓋合豳及魯頌、鷓鴣、東山、狼跋、伐柯、九罭、僖公、駟、泮宮、有駘、閟宮。其書雖爲豐坊僞造，卻見出一般學者思想之所趨。然如猗嗟等篇，乃關於魯國之事，也總可以勉強算作魯詩。山堂考索說：『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馳猗嗟諸詩，夫子竄之而繫於齊矣。』趙惠的詩辨說所引

魯頌的作者和作頌的原因，傳說不一。三家詩皆以爲奚斯作于僖公之世。薛君韓詩章句對於閟宮的末章說：『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而毛詩的

駟序說：「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桐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卒於襄公六年，上距奚斯約八十年，下距孔子之生約二十年。韓詩之說，係根據闕宮末尾「奚斯所作」一句的。毛詩既認爲史克所作，故對於這句認爲指廟而言，屬於上句。范處義在韓詩說裏面說：「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段玉裁在奚斯所作解裏面曾否認這一點：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闕宮一篇，其辭甚長且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爲五。云「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屬上，「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作」爲韻，故不曰「作誦」「作詩」耳。」

然韓詩以奚斯作頌，明言「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玩「是」字義，恐僅就闕宮一篇而言。毛序以史克作頌，亦恐僅指駟一篇而言，段玉裁在奚斯所作解裏面說得好：「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是駟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則四家詩之認二人所作之頌，皆不過一篇，非指定五篇全頌。惟後世多誤以局部之言概括全部。宗三家者以全魯頌爲奚斯作，宗毛氏者則以全魯頌爲史克作。漢世班固王延壽等主三家之說。王肅則宗毛序。均見孔穎達的正義所引。後世則多趨于三家之說而斥毛序。汪琬以行父請命于周爲臆說，無論理和事實上的根據。他說：

「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即僖公以前，將僖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僖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不見于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于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魯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願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錢學文鈔卷四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皮錫瑞的經學通論也從三家以反對毛序，引了許多的例子，以證明奚斯作魯頌：

- 一、揚子法言說：「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矣。」
- 二、後漢書曹褒傳說：「昔奚斯讚魯。」
- 三、兩都賦序說：「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
- 四、王延壽的魯靈光賦說：「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
- 五、曹植的承露盤銘序說：「奚斯魯頌。」
- 六、蕩陰令張君表頌說：「奚斯讚魯。」
- 七、梁相費汎碑說：「感奚斯之德。」
- 八、太尉楊震碑說：「故感慕奚斯之追述。」
- 九、沛相楊統碑說：「庶考斯之頌儀。」
- 十、郟陽令曹全碑說：「嘉慕奚斯考父之美。」
- 十一、巴納太守張納碑說：「庶慕奚斯之義。」
- 十二、荊州刺史度尙碑說：「于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

十三、綏民校尉熊君碑說：『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又在經學通論裏面指出史克的年代與僖公不同，說道：

『駟毛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詩譜曰：『僖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尋毛鄭之意，蓋謂魯頌皆史克作，作于僖公薨後，故解『奚斯所作』爲作廟，不爲作頌。今案闕宮詩多祝壽之語，且云『令妻壽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風，其妻聲姜皆在，乃宜爲此頌禱之辭。若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已死，猶爲之追祝壽，且並頌其母與妻者……史克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宣公時尙存，見國語，其年輩在後。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其年輩在前。則奚斯作頌于僖公之時，時代正合，故當從三家爲奚斯所作。』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第三個疑問發生于『商』字的誤解，誤以『商』爲『殷』，不知『商』不是『殷』，是殷朝的後裔，武王伐紂時所封的，本係周朝的諸侯，就是孔子所說的那『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的宋。商頌實是宋頌。不稱宋頌而稱商頌的，因為春秋時稱宋爲商。左傳哀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左傳哀二十四年：『豎夏曰：『……考惠娶于商。』』杜注皆說：『商宋也。』又左傳：『司馬子魚曰：『天之棄商也，久矣！』』

國語載：『吳夫差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章注：『商，宋也。』莊子韓非子均有商大宰，與孔子莊子同時，皆謂宋爲商之證。蓋魯定公名宋，故魯人諱『宋』稱『商。』孔子錄詩據魯太師之本，猶衛之稱邶，鄘，晉之稱唐，皆仍其舊。羅泌路史後紀注也說：『商頌，宋頌也，宋襄公之詩耳。』所以宋不是殷商，是指春秋時宋國。宋既是周朝的列國，宋詩歸入周詩，當然是沒有問題的。至于稱頌的問題，鄭氏以爲宋王者之後，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是褒禮的意思。趙蕙在詩辨說裏面引山堂考索說：『若商頌，則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者。蓋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之。孔子，商人也，乃正考父之後，亦安得而不存之哉？……既以杞之文獻不足，則唯有商頌而已。』其實商頌與魯頌一樣；商魯有頌無風，正如各國有風無頌。總而言之，頌也是詩，風也是詩，實沒有什麼大的分別。鄭玄因孔子言詩皆以三百爲數，以爲自周南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商頌本不

在內。孔子刪詩錄這五篇，以寓懷舊之感。皮錫瑞的經學通論以爲鄭說必有所受。豈不知商本係周朝的列國，三百篇純爲周詩，安能把商頌獨除外？至於孔子說詩，限以三百之數，原係以整數計算，安見得不比三百多，又安見得不比三百少？商頌的作者，有說是作於正考父以先的，有說是正考父做的。魯語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毛詩序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鄭譜從小序「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之說，皆以爲考父所校所得，意謂商頌在考父以先已經有了。此派大約皆以商頌爲周以前商朝之詩。魏源的詩古微曾列舉十三證以駁之。其中有兩條係內證：一爲原文第五證：

「商頌果作於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烈祖之祀中宗者爲仲丁，玄鳥之祀高宗者爲祖庚，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于文武，何遽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再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子孫乎？」

一爲原文第八證：

「楚人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荆，至僖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卽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于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

皮錫瑞作詩經通論，于魏源十三證之外，益以七證：

一、魯頌稱僖公曰「周公之孫」，商頌稱襄公曰「湯孫」，稱謂相同。

二、萬舞之名始于周，若商頌作于商時，不得有萬舞。

三、孔氏于旒疏引王肅說：「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而商頌則有「約軼錯衡，八鸞鶴鶴。」純爲周制。

四、商頌有「維女荆楚，居國南鄉。」似敵國相稱之辭，國卽當屬宋國。楚在宋南，故曰「南鄉。」若以天子臨諸侯，不當有「居國南鄉」之語。

五、商頌有「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與閔宮的「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諧，魯侯是若。」文法大同。曰商是常，與「魯邦是常」句法一律。長

發篇的「則莫我敢曷」亦與閼宮的「則莫我敢承」句同。可見是同時人所作。

六、商頌的「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封建」當指周初封建微子于宋而言，謂微子深知天命，故得命于下國，封建之以錫福也。箋云：「時楚僭號王位，」亦參用三家義，以此爲宋人詩；若商時，不聞楚僭王事。

七、「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三家詩或作「京師」，或作「京邑」。白虎通京師篇說：「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周以前天子所居，無「京師」之稱。三家以此爲周人作，故據周人所稱曰京師，毛以爲商人作，故據商人所稱曰商邑。

王靜安在說商頌裏面，也有兩個內證。一證之以景山：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毛鄭于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徠之松，新甫之柏，」則自古以景山爲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支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殷庚至于

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于事爲宜。此商頌當爲宋詩，不當爲商詩之一證也。樂詩考略說商頌下

一證之以文辭本身：

「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名稱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卽檜風蓂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儺」，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卽雲漢之「昭假無羸」，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卽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同。「約軼錯衡，八鸞鶴鶴」，與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由是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上同

三家詩則以爲正考父美宋襄公所作。司馬遷說：「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

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世家』宋遷說蓋出于韓詩。禮樂記鄭注：『商宋詩也。』蓋本齊說。韓詩薛君章句說：『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魏源以商頌與召陵攘楚有關係。正考父或者此時尚在，作商頌後到周太師處校審音節，非其所作。他說：『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無。』他把「校商頌」的「校」字作「審校音節」，解故云「皮錫瑞的經學通論，論考正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並引他書以證明考父作商頌，約有七條：

- 一、揚子法言說：『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矣。』

- 二、後漢書曹褒傳說：『考父詠殷。』

- 三、蕩陰令張君表頌說：『考父頌殷。』

- 四、沛相楊統碑說：『庶考斯之頌儀。』

- 五、邵陽令曹全碑說：『嘉慕奚斯考父之美。』

- 六、荊州刺史度尚碑說：『于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

- 七、綏民校尉熊君碑說：『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

王靜安則以「校」讀爲「效」，作「獻」字解，證商頌非正考父所作。他說：「漢以前初無校書之說，卽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後取周太師之本以校之。……

余疑魯語「校」字當讀爲「效」，「效」者「獻」也，謂正考父獻此十二篇於周太師。韓說本之。……宋在東土，未有亡國之禍，先代禮樂，自當無恙。故獻之周太師，以備四代之樂。較之毛詩序說于事實爲近也。然則商頌爲考父所獻，卽爲考父所作歟？否。魯語引那之詩，而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閔馬父以那爲先聖王之詩，而非考父自作也。韓詩以爲考父所作，蓋無所據矣。」樂詩考略 說商頌上

第四個疑問，是因爲有些古詩見于子史所引的，均不見于三百篇。這些詩雖然不如三百篇之多，卻不能不使人發生疑問。然此實因孔子出周詩的單行本，古詩多棄置無聞。況且傳于後世的也都是真僞參半。大半有孔子以前逸的，有孔子以後遭秦火逸的；也有孔子當時刪去的。但是所刪去的，皆是重複之篇，或那些殘篇斷句，早已不能弦歌，實際上已亡的詩。不然，如孔

子果然刪詩，則如九韶之樂，尙存于孔子之時，孔子稱爲盡善盡美，在齊國聽了，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嘗說「樂則韶武」，武既有辭，則韶大約不至于有聲無辭，他果若刪詩，能捨得把這樣好的詩樂刪去麼？實因韶是虞時樂章，爲古代之詩，孔子既純是周詩，難以將古代之詩雜入，不能不割愛。除孔子當時刪去外，其他則逸自經師的爲多。劉歆嘗說詩之初出，經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那麼豈能無佚章佚句呢？如鼓鐘一篇，三家多「昧任侏儒」一句，十月之交一篇，韓詩多「雨無其極」二句等，可爲明證。

我們既然明白了以上四個疑問，可以斷定三百篇是孔子純取周朝一代的詩。周以前的詩，孔子不敢加入，以致于混而不辨。並且古詩和周詩，孔子時代已有些殘篇斷句，不能弦歌，孔子雖欲存之，於實際上毫無裨益。所以詩的逸亡，不是孔子的罪過，是詩本身的厄運。

二

詩有魯齊韓毛四家。魯最先出，毛最後出。史記儒林傳說：「言詩於魯則申培，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漢書藝文志說：「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注：「與不得已者，皆不得已。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班固當時已見各家的詩，他的話或不致于太支離。惜三家相繼亡佚，現在難以實地證明了。漢書藝文志又載：「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故漢時傳詩的第一人，魯詩大師是申培，齊詩大師是轅固，韓詩大師是韓嬰，毛詩大師是毛亨。魯齊是以國稱的，韓毛是以氏傳的。齊魯韓三家武帝時皆立學官。毛詩河間獻王獻之，當時未得立，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毛氏說詩，關於事實的，多與左傳相同；關於典章的，多與周禮相同；關於訓詁的，多與爾雅相同；故三家叫做今文，毛詩叫做古文。哀帝時劉歆昌明古文之學，立毛詩博士，太常諸儒不

肯置對，移書責讓。東漢初平，賈逵傳古文，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許慎從逵受古學，亦傳毛詩。其時三家尚盛行。觀後漢書儒林傳及隸釋，隸續所載漢碑，其源流可見。迨漢末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詩箋，專申毛義，士風一變，于是三家始微。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唐宋時尚存，但無傳者。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劉安世以爲少時嘗讀韓詩。大約韓詩亡于北宋之末。毛詩出而三家詩漸衰，以至失傳。鄭樵以爲毛詩獨盛的緣故，是因爲毛詩與左傳國語孟子等書相合，三家詩則多不相合。故毛詩比三家詩好。好的既出，不好的當然不能存在了。他在六經與論裏面說：

「今觀其書所釋鷓鴣與金滕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

所以毛詩獨存于世也。」並見于六經與論卷三毛氏傳及葉夢得的毛詩說

其實四家詩都大同小異，正如班固所說的「其歸一也」，實見不出彼此相差太遠之跡。即以左氏傳諸書考之，毛詩亦有不能相合者；而三家之說亦未必完全不能與此諸書相合。魏源作詩古微以爲三家詩比毛詩好，王先謙引仲其義，力駁鄭樵之說。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人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

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鬯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亡所當亡耶？詩三家義集疏序例

那麼究竟是毛詩比三家好呢，還是三家比毛詩好呢？按班固的「魯最爲近之」的話，漢書藝文志似魯詩最好，但現在三家詩均亡，我們無從判斷了。毛詩所以獨存的緣故，我們可以推想出來三個理由。

一、三家詩傳世已久，人情厭故喜新，故毛詩一出，竟風行一時。

二、鄭君當時大儒，聲望甚著，因他爲毛詩作箋，故學者羣起附和。

三、西漢博士，習氣最壞，三家詩久立學官，多被牽入緯書雜說。毛詩獨較純正，傳箋又復平實簡要，易于傳習。

但四家之分，在於他們說詩——注釋序說——的不同。至於詩的本身，本是不發生問題

的。因為說詩是一人有一人的見解，一人有一人的眼光。間雖有字句音義之分，然大體卻沒有什麼差異。四家對於詩的解釋雖異，而所傳的原詩則一。四家詩之所以有異的，乃四家傳者之過，非三百篇本身就有異詞的。故三家詩亡，並不是詩亡了，是三家解說三百篇的話亡了。宋劉克說：「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于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關於遺說的搜集，始于有宋。朱熹以漢書文選注，及漢魏諸子多引韓詩，欲採輯備考，而未之及。王應麟因此搜集魯齊韓三家遺說，作詩考一卷，重開研究三家詩之端。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楊升菴的風雅逸篇，蒐羅雖廣，又少裁別。至范家相作三家詩拾遺十卷，馮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正四卷，補遺二卷，陳喬樞馬國翰徐璈輩，于三家遺說，更多所搜集。凡三家遺文，見于漢後諸書者，哀括殆盡。至魏源作詩古微二十卷，更就以上諸人所搜集之三家微言大義，加以引伸辨證，于是三家之說復興。龔橙又本之作詩本誼一卷，其說更爲精到。皮錫瑞又作詩經通論一卷，王先謙又輯之以作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于三家遺說之搜集，幾無遺憾。故三家詩

說復盛，與毛鄭派及廢序派幾有鼎足之勢。

今分說四家，並附以各家授受表。但師承只以漢代傳經時爲限，隋唐而下，六經的傳播已竟成了普及的地步，人皆幼而習之，普通學者，皆知經義，沒有什麼真正的師承了。有些人作詩經傳授表，遞至于明清，我們實看不出來他們傳授的痕跡。如說隋唐以後有研究詩的人則可，如說他們傳經，恐怕他們沒有一個是嫡系，都是庶出罷了。

一、魯詩 六經之出，詩爲最先；四詩之出，魯爲最先。漢志說：『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可見當時最尙魯詩。申公本傳也說：『申公獨以詩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然楚元王傳則說：『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二說不同，故有疑申公本不作傳，其傳皆弟子所作。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魯故二十五卷，王先謙謂爲申公作；又載魯說二十八卷，王氏以爲弟子韋張唐褚等所傳。均亡于

西晉。

三百篇演論

孔子——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孫卿

浮丘伯
齊人

劉交
字游
即楚元王交

穆生
魯人

申培
音浮
即申公魯人
楚元王太子
戊傳武帝拜大中大夫

白生
魯人

鄧客
即劉鄧客
楚元王太子

魏應
字君伯
東漢人

許晃
東漢人

李業
字巨游
廣德梓潼人

四十二

魯丕 字叔陸魯恭
弟東漢人

魯恭 字仲康東
漢扶風人

高嘉 東漢人
元帝
高容 嘉之子 高剛 字季回容之子

趙綰 御史大夫 代人

孔安國 臨淮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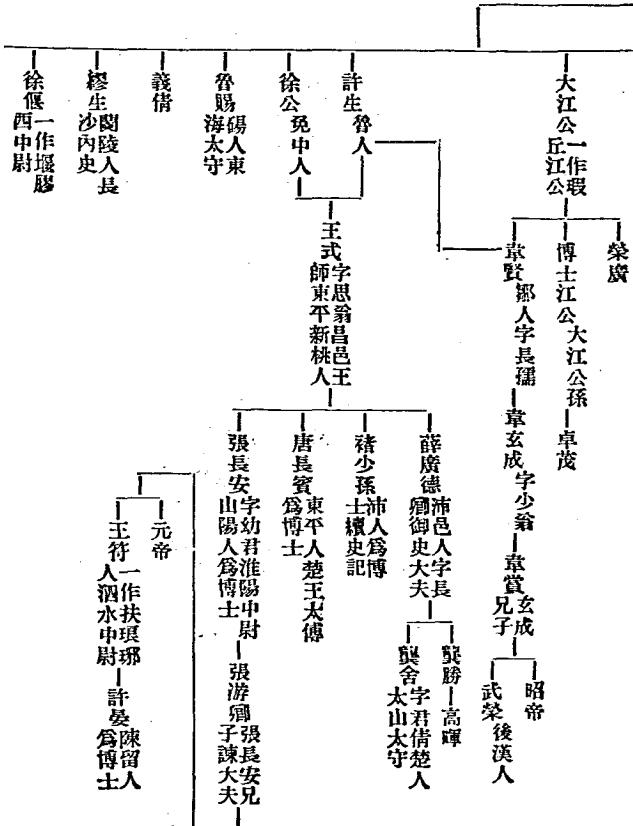
周霸 膠西內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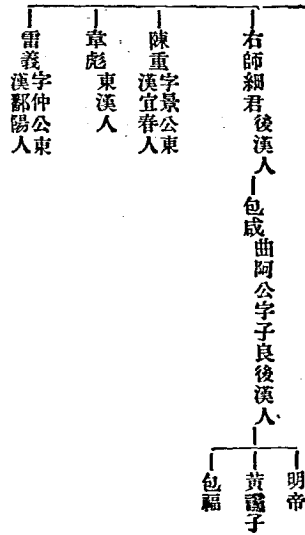
夏寬 城陽內史

劉戊 楚元王太子

王臧 郎中令
閩陵人

閩門慶忌 鄒人膠東內史





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以魯學爲極盛。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考證。宋王應麟的詩考，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說，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等，采爲魯詩，並取石經魯詩殘碑之與毛異者。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敍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蓋司馬遷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考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

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漢人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故今白虎通引詩皆係魯說。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輔堂的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魯詩。郭璞不見魯詩，而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韃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引詩，皆魯家今文，郭璞沿用其語。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係蔡邕、楊賜奉詔同定者。餘如張衡的東京賦，王逸的楚辭章句，王充的論衡，揚雄的法言，王符的潛夫論，高誘的淮南注等，論詩多有魯說，互證而參觀之，固可以考其家法也。至于明豐坊撰魯詩世學，僞托孔氏傳，端木賜子貢述，把魯頌改爲魯詩，並改列次序，與毛詩不合，立奇示異，不足以代表魯詩的真面目。

二、齊詩。齊詩之出，漢書不詳所自。盛于哀平，至魏先亡。漢書儒林傳載：「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看轅固與黃生爭湯武的受命，對竇太后的論黃老，責公孫宏的無學以

阿世，皆辭嚴義正，則他的傳授不苟，大概可知。其弟子如后蒼、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這些人，猶極一時之盛。觀西京雜記記匡衡說詩之事，可想見其盛概。今錄原文如下：

「匡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或疑翼奉好說陰陽，意齊詩舛駁甚于魯詩。齊詩有『四始』『五際』之說。詩緯一作歷樞說：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孟康引詩內傳說『五際』是卯酉午戌亥，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而應劭釋『五際』以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視爲儒家的五倫。齊詩還有『六情』之說；『六

情」卽喜怒哀樂好惡，亦解作六義。春秋演孔圖說：「詩含五際六情。」注：「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按以「四始」「五際」配用詩什，與易卦氣圖立意略同。然此亦不過以律應之而已，非純粹談災異者可比。清孔廣森曾推得其說，說道：

「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鐘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律曆迭相治，口天地稽三期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期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芑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戊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經學

蔣子藩謂明于漢人五際之說者，惟孔氏、龔軒得之，然亦未能知其爲孔子之曆。乃辨各注之誤，而後申論其所以然。他在七經樓文鈔卷二裏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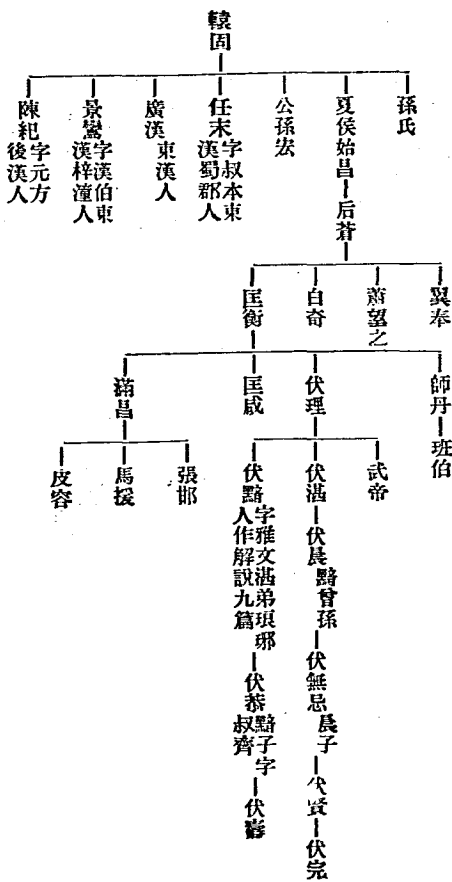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當時必有傳樂經者。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但有樂記而無樂經，豈亡之哉？詩經卽樂經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某詩入某律，合某音，聖人必有手定之譜，故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得所，卽各當其音律之謂也。魯韓毛三家但傳訓詁，不傳音律；傳音律者只有齊詩。含神務曰：「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冬之位，音中羽。」此雖略舉示例，未能備著，然亦可知齊詩所傳，爲孔門樂經之譜明矣。毛詩疏引汎歷樞之言四始也，有「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魚在巳，火始；鴻雁在申，金始。」之語。後儒不得其解，遂以爲水火金木何與于詩。其實大明在亥者，律中仲呂也；鴻雁在申者，律中夷則也。此與毛公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四詩之始者，較有義意。孔門徵言，正在于此。儒者以妄誕置之何也？且古詩入樂皆三篇連奏，以左傳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例，則

大明在亥，爲文王大明綿三篇；四牡在寅，爲鹿鳴四牡皇華三篇；嘉魚在巳，爲魚麗嘉魚南山
有臺三篇；鴻雁在中，爲吉日鴻雁庭燎三篇。但舉中篇而上下二篇在內，以三篇備，而後可合
爲一宮；十二宮各有孟仲季也。五際之義亦同四始。注漢書者不深明齊詩之例，但以陰陽際
會解之，不知亥爲革命者，文王大明綿三篇分孟仲季于亥宮也。其三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
生相克，皆調之以應鍾之氣，而吉凶可見。王者值此天神伺察之時，一有不慎，天命將去，故爲
一際也。午爲革命者，六月采芑車攻三篇分孟仲季于午宮也。其三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生
相克，皆調之以蕤賓之氣，而吉凶可見。王者值此陽消陰長之時，一有不慎，害氣將至，故爲一
際也。卯酉爲革政者，常棣伐木天保三篇分孟仲季于卯宮；河水鶴鳴祈父三篇分孟仲季于
酉宮也。卯司日出，亦稱天門；酉司日入，亦稱地戶。王者值此二際，則修舊舉廢，理其政以應之。
故曰卯酉爲革政。其六十年中之事，皆調之以夾鍾南呂之氣，而吉凶可見。所以各爲一際也。
戊亥之交，小雅之終，而大雅之始也，其間必有閏律。閏律爲前宮之餘氣，而戊亥正常紫宮之
前，天門所在。太一巡行入宮，出入于此。王者尤宜慎之。故別爲一際也。凡樂譜有中聲，有變聲，

有子聲，有全律，有半律，有閏律，分布于十二宮，宮各三十年，合得三百七十三年；自古未有三百七十三年而不值革命革政之事者也。方其事則必在五際之限，一定不易之理也。三代以上，陰陽曆譜天文五行，合爲一家。馮相保章之所司，卽孔子之所本。漢儒條別九流，分爲四家。六朝以後，羣術淆亂。唐李淳風僧一行略能明之，而未詳其要。宋後理學門開，一切棄之，目爲小道矣。夫豈知皆孔子之大道哉？夫吹律定姓之法，出于孔子，而知樂之人不世出，雖大師如劉子政亦不敢指齊詩爲孔門之樂譜，遂使尼山六藝，缺而不全，豈不可憾？余故詳論六情五際之所以然，而更爲譜以明之。」詩有六情五際解三

他這一段話真詳備極了。樂經是否就是詩經，並且究竟是否孔子之曆，雖不敢定，然以四始五際歸之于律曆，大約相去不遠。實非馳言災異者之可比。

且匡衡的政事得失疏引關雎一詩言后妃夫人之德，與毛無異，更可證齊詩並非舛駁太甚者。荀悅的漢紀說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漢書藝文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三家詩之失傳，齊為最早。魏晉以來，學者鮮有肄業及之者。然而沿流溯源，尚有涯涘可尋。轅生以治詩為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為齊。

詩之文。鄭玄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玄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吳模說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又說：「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傳家學。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見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喜即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餘如桓寬的鹽鐵論所言詩義與魯韓毛迥異，顯然易見其爲齊說。

三、韓詩 韓詩不詳所自，但也託之于子夏。觀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的話，可見其所託。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景帝時爲常山太傅。本傳稱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其歸則一。然當時頗不盛行。現僅存外傳十卷，多斷章取義。明王世貞譏其多引詩以證事，非卽事以證經，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則他書似可概見。提要後嬰孫韓商爲博士。商後涿郡韓生，待詔殿中，對孝宣說：「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則韓嬰的詩，雖他的孫兒也以爲不如易深了。然內傳流傳至五季始亡，見于御覽集韻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所引。其佚說爲諸家引用者尤多。外傳至今猶在。本傳稱嬰短小精悍，雖董仲舒莫之能難。其辨說必有過人的地方，惜內傳無存，我們難以實地證明了。外傳約先舉事實而終以一二詩句結斷其事。以舉一事而以一二詩句證實的爲多。又有舉不同的事實，或數種事實，而以同樣詩句斷證的，如：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撼也。飄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

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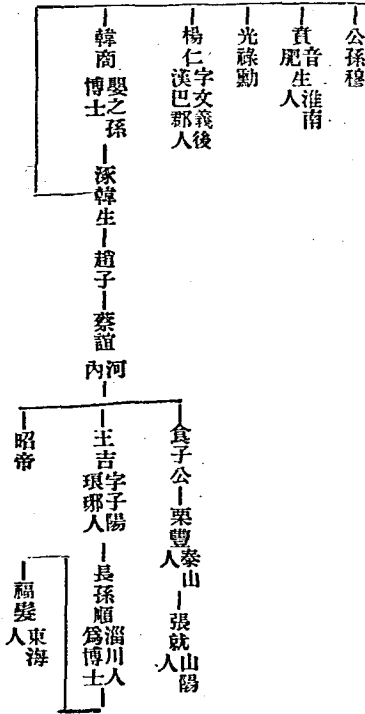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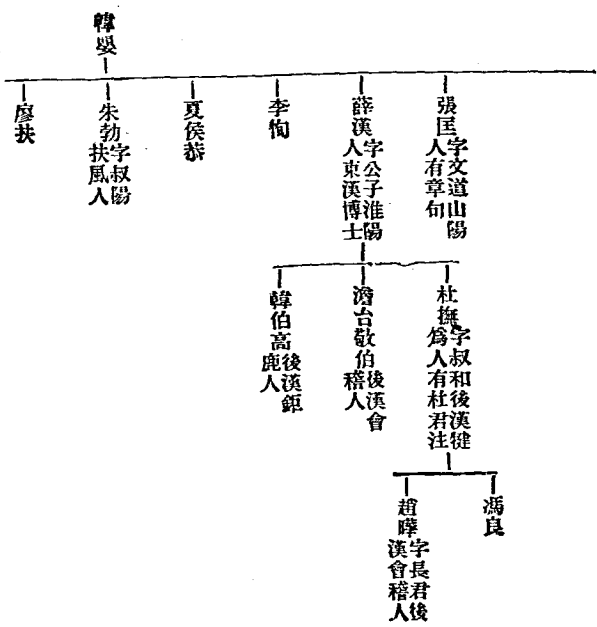
以上這兩件不同的事，皆包含着「遲晚無及」的意思，所以用「嘷其泣矣，何嗟及矣」兩句詩來證實其意義。然亦有單舉事實而不引詩的，如：

「吳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裳，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名。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這一段事實，僅以孔子的話爲結證，並未引什麼詩句。但有許多的地方，竟有只舉事實，一句結

證也沒有的。韓嬰的外傳，多半記周朝掌故，一同于新序說苑或後世的詩話之類。大概他也是受了詩的政教化的影響，把零星的事實用片斷的詩句來證釋，恰似三家邨冬烘先生說話，必帶着幾句「子曰」。其實說事不妨只就事上說，何必牽強的引詩。漢書藝文志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隋書經籍志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外傳十卷。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燕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 郭暉 — 顯宗太子

— 唐棣

— 召闕 字伯春 九江壽春人

— 賈歛

— 杜喬

— 張恭祖 — 鄭玄

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蜀志）張紘從濮陽闔受韓詩；（見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龔氏學；（見魏志）晉太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華陽國志）他如趙長君的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神泉

一卷，侯包的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唐時定五經正義，專重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陸德明的經典釋文，間采毛韓異同，而望漏尚多。宋元以後韓詩之傳遂絕。

四、毛詩

漢書藝文志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漢書

儒林傳說：「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亦未言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說：「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于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說：「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也說：「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不是毛萇。隋志所載，殊爲舛誤。朱彝尊的經義攷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伏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于古無據。故當從鄭玄陸璣的話，定作傳的爲毛亨，因鄭玄

係後漢人，陸璣係三國吳人，併傳毛詩，淵源有自，所言當不誣也。毛詩亦託之于子夏所傳，故漢書藝文志說：「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毛傳自河間獻王得之，而立毛詩博士，嗣是爲訓的有賈長卿，作傳的有馬融，作箋的有鄭康成。惟賈馬等的訓傳，均不傳。故毛傳而後，厥爲鄭箋。毛鄭因以並稱。但鄭氏初從張恭祖學韓詩，故陳奐毛詩傳疏序說：「作箋間雜魯詩，並參以己意，不盡同毛義。」鄭玄六藝論也說：「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可見鄭康成說詩是合今古文，而仍主古文。他對於毛詩的貢獻，可分爲十四例：

一、破字以易毛例。毛傳例不破字，但通其訓詁，以釋其義。鄭箋則有破字以易毛義的。如關雎的「君子好逑」，傳作「逑，匹也。」箋說：「怨耦曰仇。」鄭君本三家之義，破「逑」爲「仇」以易之。

二、破字以申毛例。鄭君宗毛，然于毛義近隱略的，則更表明之。如菀柳的「上帝甚蹈。」傳說：「蹈，動也。」箋說：「蹈讀爲悼。」案檜風傳說：「悼，動也。」則是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

又如長發的「幅隕既長」傳說：「隕，均也。」箋說：「隕當爲圓，圓周也。」案玄鳥傳說：「員均也。」是毛意以「幅隕」的「隕」字，乃「員」字之借，故與「員」字同訓爲「均」，而「圓」「員」實卽一字。故箋破「隕」爲「圓」，亦申毛，非易毛。

三、用三家詩以申毛例 鄭君兼通三家，最後治毛詩，故箋裏面多據三家之文以申毛傳。如氓六章的「淇則有岸，隕則有泮。」傳說：「泮，陂也。」箋說：「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隕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案繁露隨本消息篇說：「拱揖指搯，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隕之有泮也。」董子係用魯詩。則鄭君此箋實本魯詩義。而毛以「陂」訓「泮」，「陂」亦涯岸之異名，與鄭意亦合，故鄭實申毛。又如采芣的「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傳說：「紆，綏也。」箋說：「彼與人交接，自逼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綏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案韓詩外傳引詩詞而釋之，以爲「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與鄭箋以「交」爲「交接」之義相合。則鄭明用韓詩說以申毛了。此例與上破字以申毛的似復出然破字的不盡用。

四、用三家詩以補毛例 又有毛傳未釋其字，而鄭箋用三家詩以補之的。如靜女的

「形管有煒，說懌女美。」傳說：「煒，赤貌。形管以赤心正人也。」未釋「說懌」之義。箋說：「說懌當爲說釋。亦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案張衡的天象賦說：「女史掌形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魯詩，則此箋蓋用三家遺說以補毛傳未訓之義。

五、古今字異皆從今字爲訓例 鄭君子古今字異的皆從今字以釋之。如野有死麕的「白茅純束」傳說：「純束，猶包之也。」箋說：「純讀如屯。」案「純」爲古字，「屯」爲今字。史記和漢志的「屯留」卽春秋的「純留」是其塙證。

六、經文一字箋用疊字例 谷風的「有泚有潰」毛傳說：「泚，洗也；潰，潰也。」陳石父疏：「凡經文一字，傳用疊字者，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也。」鄭箋也間有此例。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箋說：「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南山之陽。」又善莪的「我心則休」箋說：「休者，休休然。」亦皆因一言不足，故重言之。

七、引用他經兼詳其義例 以經解經，爲讀經最善之法。故鄭箋引用他經的地方，不可

枚舉兼釋所引諸經之義的，如子衿的「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箋說：「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案「獨學無友」二語本禮樂記，鄭君蓋用以釋論語的「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意義。此亦箋之一例。

八、引漢制以證古制例 鄭君注禮多用漢制以證古制，箋詩亦然。如君子偕老的「副笄六珈」，箋說：「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鄭君以漢的步搖有副的遺象，故以相況。他說：「古之制所有未聞，」則以今之制容有不同，未可臆斷，是他謹慎的地方。他如采菽的「邪幅在下」，箋說：「邪幅，如今行縢也。」有瞽的「簞管備舉」，箋說：「簞，編小竹管，今賣錫者所吹也。」皆用此例。

九、以俗語釋古語例 庭燎首章的「夜未央」，箋說：「未央者，猶云夜未渠央也。」胡墨莊說：「未渠央，卽未央。急言之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案「未渠央」乃漢時俗語，「渠」與「遽」通。詩的「夏屋渠渠」，文選的魯靈光殿賦注引崔駰的七依說：「夏屋遽遽」，是其明證。古詩有「調弦未遽央」句，見顏氏家可知古來實有此語，猶如「將毋同」之類。

此例實鄭君所創。

十、經中大義與羣經注互相發明例。治經貴通大義，而鄭學閎通，尤深明羣經的大義。故凡諸經裏面最重要的問題，鄭君皆有定說，以破羣疑。而詩箋與禮注固無不相顧，即與羣經逸注亦無不相通。如長發的「帝立子生商」。箋說：「帝，黑帝也。」孔氏正義說：「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謂汁光紀也。」此與周禮小宗伯的「兆五帝于四郊」鄭注：「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標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大宗伯的「及典瑞旅上帝」鄭注：「上帝，五帝也。」王制的「類乎上帝」鄭注：「上帝爲五德之帝。」均相照顧。

十一、文具于前而略于後例。青蠅的「豈第君子」箋說：「豈弟，樂易也。」而旱麓的五個「豈第君子」，河酌的三個「豈第君子」，卷阿的六個「豈第君子」箋皆不加注釋。皆因可略則從略，既詳于前，不必再詳于後。

十二、文具于後而略于前例。箋又有具于後，而略于前的。如韓奕的「實塘實壑，實畝實籍」。箋說：「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實寔同聲是也。」是讀實爲寔，而又訓寔爲是，然如類弁

三章的『實維伊何』箋但說：『實猶是也。』蓋鄭君因詳于韓奕，故略于類弁。

十三、文具于前而仍詳于後例。鄭箋又有文雖具於前，而仍詳于後的，如雄雉的『自貽伊阻』箋說：『伊當爲繫，繫猶是也。』而黍稷的『所謂伊人』箋說：『伊當爲繫，繫猶是也。』又東山的『伊可懷也』，白駒的『所謂伊人』箋並說：『伊當爲繫，繫猶是也。』這都是可從略而略的。蓋箋注之體，不厭求詳，故可複見。

十四、經文同而箋義異例。召南的『嘒嘒草蟲，趨趨阜螽』箋說：『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出車的『嘒嘒草蟲，趨趨阜螽』箋說：『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旣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亦以其時所見而與之。』案召南箋說：『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嘉時謂嘉善之時，即周禮所說的『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則非晚秋之時明甚，故不說因其時所見以起興。若南仲伐西戎，則在秋日旣平玁狁之後，故以晚秋時的草蟲起興。這是鄭君隨文立說的地方。

三百篇演論

孔子—卜商—

曾申—李克魏人—孟仲子魯人—根牟子—荀卿趙人—

高行子—薛倉子—帛妙子—大毛公名亨魯河間人作詩訓詁—

尹敏

孫期

孔子建—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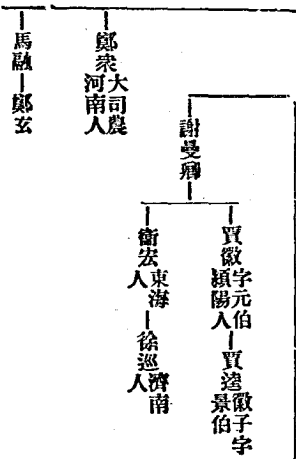
涂之憚字子真—桑欽河南人—

胡常

小毛公名萇趙人

王璜

賈長孺趙人—解延年阿武—徐敖—陳俠九江人新莽講學大夫—



東漢之末，詩多崇毛，又宗鄭氏。由是今文衰，而古文替興。魏王肅作毛詩注二十卷，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一卷，以申毛難鄭。宋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李譔作毛詩解，亦與鄭箋立異。王基又作毛詩駁一卷，以申鄭難王。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經典釋文及困學紀聞東晉孫統作毛詩異同評十卷，評論毛鄭王三家得失，多屈鄭袒王，復申王說。東晉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難孫氏，以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晉經永嘉之亂，齊詩淪亡，當時韓魯之說，幾無人研究，惟董景道兼治魯詩，而毛詩最盛。南北朝研究詩的人，大都尊崇毛

詩，無甚差異。河北之士，崇毛詩而兼從鄭箋。劉獻之作毛詩序義，以授李周仁與程歸則。李周仁傳李鉉，鉉爲北齊博士，著有毛詩義疏。程歸則傳劉軌思，直至劉焯、劉炫，共爲兩大派。此外又有劉芳、沈重、樂遜、魯世達等，皆學毛詩。沈重著毛詩義疏，毛詩音；樂遜著毛詩序論；魯世達著毛詩章句義疏等。隋之學者，無甚特著。當時學毛詩者，有劉焯及劉炫，俱受學于劉軌思。炫著有毛詩述義。唐則有孔穎達、成伯璵等，各自成派。唐貞觀十六年，詔修五經正義，孔穎達等取毛鄭爲疏，作毛詩正義，恪守「疏不破注」之例，不參以己意，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孔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的毛詩義疏，劉炫的毛詩述義爲橐本。故終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成伯璵之說詩，與孔穎達極相反，喜以己見說詩，其說往往爲宋儒之先導。宋人之研究三百篇，有以義理見長者，有以攷據見長者。義理派之人，喜以己意說詩。最先起者爲歐陽修、蘇轍。歐陽修作詩本義，謂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見詩本義時世論蘇轍作詩集傳二十卷，及南宋之王質、鄭樵等，又繼之。集其大成者，則惟朱熹。熹作詩經集傳二十卷。朱熹自己說他釋諸經，獨于詩經集傳無有遺憾。而他費力也。

最以這部集傳爲多。他對於毛詩的貢獻，多在於義理方面。把小序完全推翻。何楷說：「惟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明義理，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但朱熹幼時，本宗小序。所以他的初稿，與現在所傳的集傳全然不合。如呂祖謙的讀詩記裏面所稱「朱氏曰」皆其初稿。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朱熹攻序用鄭樵說見子語錄朱升以爲用歐陽修之說大約是錯了集傳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係初稿。玩序末稱「時方輯詩傳」可爲鐵證。他自己曾說：「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時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于漢儒，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朱

語類卷八十故呂祖謙沒後，朱熹作呂氏讀詩記序說：「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以雅正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其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

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蓋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楊慎的丹鉛錄說朱熹因呂祖謙太尊小序，有意與之立異，以矯其弊，係一時矜勝之偏，並非公心。雖意度之詞，或亦不爲無因。朱熹做他這部集傳，一方面審之本文，以求其義；一方面攷之三家三傳等，以折其中。純卽詩本身研究，把一切不可靠的歷史方面的解釋，完全打破。像那些刺某王美某公的詩，多被他定爲男女戀愛的作品。他釋關雎，則從匡衡；匡衡受齊詩于后蒼；以柏舟爲婦人之詩，則從劉向；近于魯詩；以賓之初筵爲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是用不就」，「彼祖者岐」，皆從韓詩；這是他參之三家的地方。以笙詩爲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以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如「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如「禹敷下土方」，則證諸楚詞。「上天甚神」，則取國策。「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此外攷之毛鄭詩本義，呂氏讀詩記等的尙難枚舉。至于叶韻，則本吳才老的毛詩叶韻補音。他在楚辭辨證裏面說：「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于殷武三章「嚴」「遠」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指天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于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可見他對於一切材料，未嘗盲從，並且廓清舊說的疵謬。王應麟說：「諸

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但朱熹有些地方矯枉過正，難免後人指謫。這種毛病，當一種思想革新的時期，是人入必犯的。不然，不給以過激的動力，怎能打破那千百年深印腦海的舊說？故當時反對他的人也很多，甚至陳止齋直移書責之，說他把千百年的彤管，見前三代的學校，見前指爲偷期之物，淫奔之地。惟反對的人少，贊助的人多。陸象山之門人，如楊簡袁燮等，亦排斥傳注，以義理見長。楊簡作慈湖詩傳，袁燮作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朱熹之說詩，影響于後世者甚巨。南宋以後，大半皆宗朱傳。故有輔廣著童子問，羽翼朱傳。李樞張栻戴溪皆各自名家，而咸宗朱熹。宋之攷據派，于名物訓詁，以及古語古說，攷證精詳。初起爲范處義，蔡卞，王應麟等繼之。范處義作詩補傳三十卷，呂祖謙作呂氏家塾讀詩記二十二卷，嚴燦作詩輯二十六卷，則據小序說詩。王應麟作詩地理攷及詩攷，則集三家之說。其後清代攷證多賴之。元胡一桂著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劉瑾著詩傳通釋二十卷，梁益著詩傳旁通十五卷，許謙著詩集傳名物抄，朱公遷著詩經疏義，梁寅著詩演義，皆引朱傳，不敢稍有出入。而劉瑾之書，采錄各經傳要義，更能闡發朱傳之蘊。宋時集傳未立學官，

直至元延祐科舉法，詩用朱熹的集傳，毛傳幾廢。然元朝雖定詩義用朱傳，卻參之以古注疏。沿及明代，胡廣等四十二人，採劉瑾的詩傳通釋，以結帳式的整理，作詩集傳大全，著爲令典，影響頗大。是書僅將詩傳通釋刪去數條，劉本以小序隸于各篇之上，是書則別爲一編。及季本李先芳朱謀埠姚舜牧何楷諸人出，風尚爲之一變。季本的詩說解頤，朱朝瑛的讀詩略記，李先芳的讀詩私記二卷，姚舜牧的詩經疑問十二卷，皆雜採漢宋人之說。何楷作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至于朱謀埠的詩故十卷，則尤爲精當。其中雖間傷穿鑿，然折衷漢詁，與遊說無根者，則又不同矣。至豐坊則又獨標異幟者也。于是非朱宗毛和折衷毛朱的漸多。所以明孫承澤說：

『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于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彙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于六藝之旨而詩明……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

篇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山然也。」詩經朱傳

然朱熹的思想，本于鄭樵，不過攻小序罷了。至于詩裏面的訓詁，用毛鄭的地方居多。後儒不攷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並毛鄭而棄之。是不但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熹的集傳也不辨爲何語了。漢唐訓詁的弊病，流爲穿鑿；宋明理學的弊病，又流爲空疎。清初學者之研究詩的，家法未嚴。錢澄之尊朱而又用小序意，嚴虞惇亦兼小序集傳。以至顧鎮毛奇齡顧棟高等，亦無家法。毛作白鷺洲主客談詩，又作詩傳詩說駁義，攻豐坊僞撰的子貢詩傳及申公詩說。吳江朱鶴齡作詩通義十二卷，主小序，然實雜采漢宋之學說，博而不純，其友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三十卷，義準小序，詮釋經旨準毛鄭，以辨正朱熹，攻劉瑾。則雖未標漢學之幟，而考究制度名物，均能明晰辨章。閻若璩著毛朱傳說一卷，諸錦著毛詩說三卷，對於朱傳，加以攻擊，而宋儒之學，幾無人研求。乾嘉以還，漢學之勢日張，李黼作毛詩紬義，戴震作毛鄭詩考，正詩經補注，咸宗漢詁。後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三十卷，專主毛鄭，稍爲精博。

此皆致力於毛鄭的攷索，于訓詁攻證，尤爲精密。至段玉裁受業戴震，作毛詩故訓傳詩經小學以校古經，陳奐受業段玉裁，又作詩毛氏傳疏三十卷，舍鄭用毛，集衆說之大成，並作毛詩說毛詩音及鄭氏箋攷徵，以攻鄭箋之本源。陳奐所以專毛廢鄭者，以鄭箋毛，而時復破毛，不守師法。且鄭長于禮，恆喜引禮解詩，多生軋轉。孫灝亦作毛詩說三十卷，且進焉而以毛傳攻鄭箋。漢學家之後，宋學家繼起，則說詩舍訓詁而究義理，與漢學派不同。初起爲惠周，揚莊存與諸人。惠周揚的著作，有詩說。其孫惠棟繼之。莊存與作毛詩說，多引史事說詩。既而今文學興，今文派又叫做常州派。其學傳自莊存與與劉逢祿，而兩人則非純粹今文家。魏源繼起，作詩古微，攻毛傳及詩序，而宗三家，始標今文家旗幟。其書極多偏激之處，却有許多新的見解。龔自珍崇信魏說，非毛非鄭，並斥序文。丁晏作詩補注，專采三家之說。嘉道以後，繼起搜集三家學說的漸多。馮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九卷，三家詩異義遺說二十卷。陳左海輯三家詩遺說考十五卷，其子樸園輯四家詩異文考五卷，著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嚴可均有輯韓詩二十一卷，馬竹吾輯韓詩故韓詩薛君章句各二卷，韓魯詩說三卷，齊詩傳二卷。邵二雲輯韓詩內傳一卷。宋蘇初輯韓詩內傳

徵四卷。以至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義集疏，皆致力於三家遺說的搜集，以三家說攻擊毛傳。今文學的演進，大概如此。清代古文學雖不甚興盛，而于攻證一途，成效頗大。如包世榮焦循姚炳陳大章黃中松輩，皆博文廣識，于詩有相當之貢獻。包作毛詩禮徵，焦作毛詩草木蟲魚鳥獸釋，姚作詩釋名解，陳作詩傳名物集覽，黃作詩疑辨證。清末諸家，自阮元以至俞曲園等，皆于詩有一番研究。統看清儒對於詩之研究，約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毛鄭的學說攻朱。第二個時期，以毛傳攻鄭箋。第三個時期，以齊魯韓三家的遺記，攻毛傳。足皆與漢學宋學今古文之運動，有連帶之關係焉。其未捲入旋渦者，僅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等。姚際恆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皆于漢學潮流極盛之時，獨能攻擊詩序，而以己意說詩，多有獨創的新說。梁任公先生說：「詩經通論……可謂精悍無倫。讀風偶識謹嚴肅穆，純是東璧一派學風。詩經原始稍帶帖括氣，訓詁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論詩旨，卻有獨到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經學

總之，秦火而後，漢朝說詩的人共分魯齊毛韓四家。魯詩傳自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傳自轅固生，而盛于匡衡。韓詩傳自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傳自毛公，而盛于鄭玄。魯詩十五傳至許晏。齊詩七傳至伏恭。韓詩六傳至張敖。毛詩十四傳至賈逵。魯詩亡于西晉。齊詩亡于魏。韓詩亡于五季。今所傳者惟有毛詩。毛詩先有毛公的訓詁傳，繼有鄭玄的詩箋。毛鄭多相同之點。李唐時，孔穎達輩作正義，亦宗主毛鄭。到了宋朝，朱熹的集傳一出，因斥毛序的勢力影響了毛鄭，毛鄭以微。此後歷元明及清，漢宋兩學派，互相消長，以迄于今，仍有並峙之勢。

顧成志的治齋讀詩蒙說，以經典言詩之最先的爲喜起明良二歌。『帝庸作歌』三句，卽喜起歌序；『皋陶拜手稽首』七句，卽明良歌序。則周以前的詩，已經有序。三百篇的序，有魯齊韓毛四家。但魯齊韓三家的詩序，現已不傳，因爲同三家的詩一齊都亡了。現在僅有一二殘篇斷句，雜見于他書所引，皆係小序。自宋以來，學者因疑毛序，遂牽連到疑毛傳毛詩，多有蒐羅三家遺說于諸書中者。宋王應麟的詩考，明楊升菴的風雅逸篇而後，有范家相的三家詩拾遺，陳喬樞的三家詩遺說考諸書，直至王先謙乃集諸家之說，博引典籍，作詩三家義集疏，而三家之遺說，幾盡集于是矣。故欲備考三家之序，亦當求之詩三家義集疏。今特略言三家序說之大概，而獨詳論毛詩的大小序。

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是楚元王之孫，世傳魯詩。他撰的新序，以二子乘舟爲偁的傳

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他的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鄒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子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視毛詩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他作息夫人傳說：「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說：「君子故序之以編詩。」他自己所著的書，也叫做新序。由這裏看來，魯詩也是有序的。蔡邕的獨斷所載的周頌序三十一篇，也是本於魯詩的。

齊詩最殘缺，故鄭樵說：「齊詩無序。」六經奧論卷三詩序辨但魏人張揖習齊詩，他的上林賦注說：「伐檀，刺賢不遇明王也。」這明明是齊詩會有序。朱彝尊以爲：「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我們試一看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篇下注明齊說的，正復不少，可見齊詩原亦有序，與魯韓二家同。

新唐書藝文志載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

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商爲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其說或從韓詩小序。又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敝說：「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的，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惡也。」文選注「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蝦蟆，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溱洧，悅人也。」「雞鳴，諛悅一作人也。」文選注「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抑，衛武公刺王室以有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均班班可考。其例與毛詩小序首句相同。可見韓詩序是很完全的。

現在完全存在的序，惟毛詩的大小序。由魏以後始盛行。大序是總序，關於全部詩的；小序是分序，關於每篇詩的。如後世白居易的新樂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

也。『是仿大序體裁的。』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探詩官，鑑前王亂亡之由也。』等，是仿小序的。所以毛詩的大序僅一篇，小序則三百一十一篇。毛詩大小序的分別，說法很多。大序的首尾，共有四說：

一、蕭統以爲起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是關雎之義也。』見文選

二、陸德明說：『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

三、游儼錄說：起自『詩者志之所之也。』

四、朱熹說：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

小序的首尾，約有五說：

一、陸德明說：『舊說云：「起此，德也。」』指「后妃之」句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

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他是僅說關雎小序，卻未說到其餘各篇的小序。

二、游儼錄說：起自『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

三、朱熹說：起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又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至「是關雎之義也。」及各篇的序。

四、有些人說葛覃以下的序，皆爲小序。

五、又有把「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凡普通

所稱小序之第一句，爲小序。范處義說：「……蓋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詩補傳明

篇序李舜臣也說：「詩序其始一言而已，蓋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黃宗羲也主張此

說，說道：「先王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

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

大序至朱熹始分開。如以葛覃以下爲小序，則關雎的小序混入大序，關雎沒有小序。如以

關雎爲小序，則無大序，且與各篇小序不類。所以多從朱傳。且小序首句似經，首句以下似傳，單

把首句叫做小序，固然可以；但首句以下的話，既然存在，把他同首句統起來，叫做小序，豈不更

方便些嗎？本篇即用此說但傳說的人多有把大小序混起來的，還有許多爲大小序起了別名，與普通

所承認的不合，所以不可不辨。屬於小序的，約有六說：

一、把關雎的小序叫做小序的，陸德明說：「舊說云：起此德也。」指「后妃之」句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經義釋文毛詩音義上

二、把小序首句叫做前序的，姚際恆說：「案世以序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又謂小序……為前序……今皆從之。」古今偽書考詩序

三、把小序首句叫做古序的，程大昌說：「凡序發端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詩論姚際恆說：「案世以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又以小序為古序……今皆從之。」古今偽書考詩序

四、把小序一句以下的話，叫做大序的，范處義說……：「小序之下，皆大序也。」詩補

程大昌在詩議裏面也說：「兩句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姚際恆並釋名為大序之義，說：「案世以……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以其多也……今皆從之。」古今偽書考詩序

五、把小序首句以下，叫做下序的，鄭樵說：「詩之下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六經典論卷三

六、把小序首句以下，叫做後序的，姚際恆說：「案世以……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又……大序爲後序，今皆從之。」古今僞書考詩序

小序不見於史記。前漢書但說：「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迄東漢毛傳始行。」後漢書儒林傳纔說：「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隋書經籍志載……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已不能確斷其人。鄭玄以序初與詩離，不如後世的序附於詩。自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見鄭玄箋然小序實三百篇變遷的關鍵，後人多本末顛倒，祇知有序，不知有詩。吳澂歸罪於詩序分置於各篇之首，他說：

「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人從而增益。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置諸篇之首，失其初之自爲一篇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

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
章如愚也以序之有害於詩，更甚於三傳之有害於經。他說：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生，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自唐以來，說詩的，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韓愈成伯璵輩，僅致疑於小序。到了歐陽修著詩本義，由疑而漸趨於詆。但他並不是個急進革新的人，他說：『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悵悵然於去聖千百年後，不

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詩譜補又說：「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他這些話，雖不專指小序，卻包含小序的。約皆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舊說，亦不曲徇舊說。其訓釋，亦往往得詩人之本志。趕到了蘇轍晁說之程泰之鄭樵王質朱熹諸人，則漸趨於極端。蘇轍僅存小序首句。鄭樵作詩辨妄，並推翻小序首句。朱熹說：「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論，卻附會作小序美刺。」朱子語類卷八十。大詆毛序，漸趨極端，故陳振孫批評他不知妄作，說道：「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同時周孚做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實有五十一事他在自序裏而說：「自漢以來，六經之網羅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子書。」他這部非詩辨妄，除了第三第五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九第三十八數條外，其餘多沒有什麼價值。又有楊簡著慈湖詩傳，攻鄭康成陸德明，詆子夏，疑左傳，其疑古之勇，不讓程大昌鄭樵諸人。到了朱

烹以蘇子由留了小序上一句，便是病根，乃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作辨說，遂做反序軍的總司令，試引他兩段話，就可見他反序之一斑了：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輩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繁多。」朱子全書卷三十五詩綱領語類卷八十五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議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卻是譏罵，可以爲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卻是個識道理的人做。」並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五及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像他這樣一洗相沿之陋習，真是豁雲霧而觀青天。但他並不是把序完全去掉，只把那無徵不可信者去掉罷了。他所反對的，僅限於那些穿鑿附會的部分。他在詩辨說裏面說：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尙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托名證，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邱柏舟序辨說

王質作詩總聞，主張以意逆志也。大張反毛序之轍。陳日強說：『雪山王先生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主於以意逆志，自成一派。』於是詆序之風，一發而不可復遏。後之學者，變本加厲。王柏作詩疑二卷，欲刪竄朱熹所指出的淫詩三十篇。

召南一篇——野有死麇。

邶一篇——靜女。

鄘一篇——桑中。

衛兩篇——氓，有狐。

王兩篇——大車，丘中有麻。

鄭十三篇——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籊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墀，丰風，雨，子

衿，野有蔓草，溱洧。

秦一篇——晨風。

齊一篇——東方之日。

唐兩篇——綢繆，葛生。

陳七篇——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其疑古之勇氣，自

足欽佩；而其以為淫奔言情之詩而刪之，以終孔子之志，則未免以道學的眼光觀詩，殊失詩

意。經義考批評他說：「夫以孔子之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刪之；孔子之所不能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說的最爲痛快。近人林傳甲也曾聲討王柏之罪，說：「固哉，迂哉，王柏之惑也！自有六籍以後，第一怪變之事也……甚至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不知溱洧笑謔，樂而至於淫；澤陂滂沱，哀而至於傷，雖不得比於關雎。然采風問俗者，必不能諱其惡也。王柏刪淫詩，飾惡之尤者也。治以宋朝法律，常與縣吏隱匿聲妓同罪。」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第七篇淫詩辨正而楊守陳直以秦火之後，漢人誤收以備三百之數。他著的詩私抄，竟刪除而改編之。這些人都是遵經太過，昧於無邪之說，受了道學的傳染。

統看宋以前研究詩的人，都是尊序派。到了宋朝，則分有三派：一尊序派，二疑序派，三詆序派。第二派，可以說是第一派和第二派的過渡。三派之中，以詆序派爲最有勢力，而詆序派的中堅分子，則爲朱熹。他說小序求詩意於詩文之外，多迂曲不通，是後人湊合而成。只就詩中采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如見「漢之廣矣」就以爲「德廣所及」；見「牛羊勿踐」就

以爲「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就以爲「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就以爲「養老」；見「介爾景福」就以爲「成其福祿」——凡此謬誤，不可勝數。並且就是小序首句，已有很多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的。我們如求詩意於詩文之中，則較爲直捷明白。總其大要，反對小序的理由有兩方面。由消極方面，以小序的美刺爲非是。由積極方面，指出些淫奔之詩。他是重性情的，因以三百篇不盡是美刺。他說：「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朱子語類 卷八十按美刺之說，毛一家爲多，蓋三家詩序逸亡，後世不可盡考。韓詩序現存的，僅關雎、鵲巢、雨無極、正、那、四篇爲美刺，餘皆自作之言。新序列女傳所載的魯詩序，無一篇是美刺的。然即以三家而論，安知他們不與毛詩同受孔子詩教的傳導呢！詩是人生的表現，環境雖有時不同，而人情則千古如一，除了些負責任或好事的人，誰常作詩美人刺人？那麼朱熹反對美刺的話，不爲不是。詩序所以多美刺的話，大略皆起於傳詩者方面，不是由於作詩者方面。美刺實非詩人的本意。魏源辨說這一點最爲明白。他在詩古微裏面說：

「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卽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作，但斬上痛，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於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卽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臆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法；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齊

韓毛異
同論中

可見美刺問題，實因所注重的方面不同罷了。所以如東門之墀，本女悅男之辭，小序說是刺亂，女悅男的話，是做詩的本意；刺亂的話，是存詩的本意。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存詩者所以有美刺的緣故，大約有二：一由於德教的關係，二由於政教的關係。孔子本是主張禮教的人，三百篇經過他一回聖手，定爲六經之一。所謂「一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有誰敢不承認經裏面都是正經的詩呢？於是對於那些不正的，就不能不加以刺的解釋；而對於正的，自然須以美字解釋了。當時列國采詩，以待天子巡狩，以詩的真淫邪正，定黜陟陸降。及被太師比其音律，規爲樂

章，不能不指其美刺，以爲諸侯各國的獎戒。我們以詩爲社會美育化的工具，未爲不可；但詩本身的價值，是純粹文學的，我們不當以他的宗教倫理的功用，蓋過他本身的價值。誦詩當重詩人作詩之本意，至於一切采詩說詩賦詩者之意，可以不必理會。三家亦多美刺之說。故知四家詩均多屬說詩者之意，純係主觀，昧於詩人本志，不足深信。再說美刺兩種觀念的本身，更靠不住，因爲美刺的觀念，常受環境及心理狀態所支配，本來是渺渺無憑，無一定而常變的。往往同一種話頭，用在異時異地，便是美刺攸分。那麼作詩的人既自己不明白說出是美刺某人美刺某事，當時的人又未有在旁而得其親傳面授，因以爲之序注；而生於千百載之後的人，未見本人在當時的態度，偏說能相面，能算命，以附會其本事，小序真『神人也』，但也未免『不憚煩』了。詩固有贊美詩及諷刺詩，但他們僅詩裏面的兩種罷了，豈能篇篇都是美刺，如教坊裏面的娼妓，花言巧語，以博人之一顧；或指東說西，指雞罵狗，做個無賴的黃蜂，到處螫人。朱熹指明出來幾十篇淫奔的詩，把孔子『思無邪』的話，另加解釋，遂將美刺的背景或基礎推翻。朱熹以前，學者對於『思無邪』三字，以爲是由於詩的本身，或由於作詩人的方面說。朱熹則以爲

孔子說「思無邪」正是說詩本身或詩人作詩有邪正，故明言其可以勸善懲惡，誦詩的人，當存着無邪的觀念。他說：

「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風土，而實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

賓客耶？」朱子全書卷三
十五詩綱領

自宋以來，關於淫詩，駁朱熹的，約有四說：

一、淫邪者不至自道其淫私，播之歌吟，使道路傳爲非笑。況狹邪輕薄之人，未必盡工篇什。

二、季札觀樂歌，鄭衛之風，未嘗斥言其淫。

三、鄭伯如晉，而六卿所歌皆淫詩。何以對上國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好揚其本國之醜？

四、論語所說的鄭聲，和樂記所說的鄭衛之音，不是鄭風衛風。

詩聲詩音或是譜調，不是詩。樂雖不能離詩，詩則可以離樂。故鄭聲淫，而鄭詩則未必淫。郝敬說：「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於響，詩成於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釋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雖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

死靡，其誰不可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蓋士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卽鄭詩，衛音卽衛詩，齊音卽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卽詩也。歌有辭而聲惟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與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亦有之，然旣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毛詩原解序

近人陳柱主張孔子不錄淫詩，以鄭聲及鄭衛之音非鄭風，證之。他說：

「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喬辟傲志。』今以朱子所斥鄭風之爲淫詩者觀之，固合於好濫淫志之說矣。若以朱子所斥衛風之爲淫詩者觀之，未見其爲趨數煩志也。且以衛風之全詩論之，除式微北門北風頗類於趨數煩志以外，其餘皆優游而不迫，未見其趨數煩志也。更觀於齊風之全詩，其所喬辟者又何在？然則樂記所謂鄭衛齊之音，非卽三百篇鄭衛齊之國風，明矣。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於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此所歌之詩，卽孔子尙未刪之詩，而以鄭風爲「其細已甚」，與樂記「鄭音好濫淫志」相反。其所謂邶鄘衛「憂而不困」，齊爲「泱泱大風」，亦與樂記「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喬辟傲志」不合。夫孔子未刪之詩，尙如季札所論，不如樂記所言之惡，而謂孔子刪後之詩，反劣於未刪者乎？然則樂記所言鄭衛之音，非卽三百篇之鄭衛風，又已明矣。……禮樂記篇：「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此分論風雅頌之體甚當。夫

既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則國風必無淫詩可知。經解篇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
既可以教人溫柔敦厚，則三百篇中必無淫詩以教人淫奔可知。」學衡第
十二期

但以上四說，也有理由不充足的地方。第一個理由說淫邪不能自道其淫私，播之歌吟，使道路傳爲非笑。然淫詩以國風爲多，一半是當時的歌謠，太師采之譜成的。就現在歌謠裏面看，淫邪自道其淫私的，實不可勝數。如：

「天上星多數不清；

河內魚多水不清；

朝裏官多鬧成反；

小奴奴郎多亂花心。」

本是南通的歌謠，大半是小女兒自吟身世的，怎見得淫邪的不至自道其淫？又說輕薄之人，未必盡工篇什。「盡」字本來就用的不緊要；有些工於篇什就行了，豈必盡國風多係婦人孺子所歌吟的歌謠，難道淫邪輕薄的人，反不能做麼？再說最無行的，莫過文人；淫邪輕薄輩有才的

多啦。如漢朝的司馬相如，唐朝的元稹溫庭筠李義山輩，豈不都是風流才子麼？第二個理由以季札觀樂，對於各國之風，未嘗言其淫，證三百篇無淫詩。季札吳人，安能不美宗周的國樂？我們怎見得他不是只言其美而掩其惡？而祝音樂美惡的問題，又是很難評判的。第三個理由以鄭伯如晉六卿所歌皆淫詩，不能對上國之卿，而歌邪音，以揚本國之醜。然詩樂傳之既久，人皆重其藝術，而忽其來源及內容，往往斷章取義，作種種象徵之用。故季札觀樂，亦不言其惡。顧頡剛有辨護私情詩入樂的話，引據頗當，他說：

「有人說：野有蔓草若是私情詩，如何會收到樂章裏去，供給宴會的應用呢？其實無論什麼時候的樂章，都脫不了言情之作，何況春秋時並沒有經過漢宋儒家的陶冶，淫風的盛，翻開左傳就可以看見，如何情詩入不得樂章！既入了樂章，大家聽得慣了，自然熟視若無睹，可以移作別種意思的象徵了。我常說：那時人賦詩，樂工「一唱三歎」的歌着，用不到自己去唱，正像現在人的點戲。現在人喚優伶到家裏做戲，祝壽演蟠桃會，娶婦演閨房樂，上任演滿床笏，這是實指其事，和宴會中賦草蟲隰桑相類的。至於偏在象徵方面的，也看了事情而

定。記得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後，袁世凱差馮國璋和張勳打下了南京，懷仁堂上唱戲慶賀，因為那時江蘇都督一個位置，給馮給張，很費斟酌，所以點了一齣取帥印，又點了一齣雙搖會。雙搖會明明是一齣妻妾爭風的淫戲，如何可以在總統府裏演唱也無非做得長久了，大家忘其爲淫戲，只覺得可以做別種意思的象徵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而況探詩本所以觀民俗與貞淫邪正，如棄淫邪存貞正，又何取於探詩？皮錫瑞在詩經通論裏面會駁這一點，說：『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至於第四個理由，主張詩聲分離，以爲鄭聲淫，鄭詩不淫，固然有些理由。但已經有許多人說詩與聲本是相合的，詩淫聲亦淫。而且古樂多半是先有聲後有詩，既有淫聲，決不能以入正詩，譬如現在的四季相思等曲調，按聲以作國樂，恐怕是不倫不類吧！詩是人生的表現；人的行爲和思想，不能有善無惡，有真無淫，有正無邪，詩又焉能盡善，盡真盡正？顧亭林辨論孔子不刪淫詩，所見最好，他說：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

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繁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繁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魯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足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殺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

日知錄卷三孔子刪詩

孔子係講禮教的一位道學先生，安能不主張無邪之說？孔子是未敢刪詩，未能刪詩，故僅編了一部周詩的專籍；如果他刪詩，我恐怕國風裏面的詩，將要刪去不少。後世研究詩的人，以經目之，更不敢有所異議。自詩序出，又多以小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

義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先以詩序存於胸中，安得不自壅蔽！朱熹竟能實地推翻舊說，不使詩序害詩，雖有些錯誤的地方，他這種思想獨立的精神，以道學先生而具有文學家的思想和眼光，實不能不使人佩服的。故吳激說：「……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之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范家相也說：「以千載下之學者，翻千載以上之成書，其學與名之相副，而能深挾古人之病，不可奪也。……是故古詩之難攻，莫如小序，使非朱子，焉能使天下後世之信從如是哉！」潘詩傳二集

但趙宋以來，尊序的人也很多，程頤最贊成序。有人問他：「詩如何？」他說：「只於大序中求。」他又說：「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孫宜也說：「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自來反對朱熹去序的所持理由，不外兩種：

一、詩有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者。小序之說，合於婉而多諷之義，而朱熹之說，則失之直。郝敬對於這一點說得很詳。他說：

『詩序義理周布，法戒昭然。朱子悉改從今說，則車棗非刺幽王，采芣非刺怨曠，崧高韓奕非美宣王之中興，則雅與風無別，而所謂朝廷獻替者失矣。臣工非助祭，噫嘻非祈穀，則頌與雅又無別，而所謂宗廟登歌者失矣。』

『朱子詆詩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證之，不然卽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卽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爲主文譎諫乎？二南文王詩，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若盡責名與事爲證，二南諸詩亦鑿空矣。』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芣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敝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篇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鷓鴣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頰者弁之類是也。有首一二語後全不

露者，如楚次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施邱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蠡斯黃鳥無衣縣橙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麇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仿風人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矣。」

他在毛詩原解序裏面說的更爲深切，他說道：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於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己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旣爲鑿空。朱子

又後千五百年，謦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給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蔣佛生以朱熹排序說，或有太過，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亦將爲謬陋的所累，一例入於排斥之例，誠爲未妥。遂指明詩小序重於書小序。因爲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的裏面，而皆存於言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述何人何時之事呢？皮錫瑞作詩經通論，以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所論更爲確切：

「……則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作者爲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邪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陳傅良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竊所未妥，藏其說，不與朱子辨。朱子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錫瑞案：陳止齋詩說，今不可得見。據朱子謂其以說男女者，爲說君

臣，則風人之義，實常有作如是解者……朱子以詩之六義，說楚詞，以託意男女爲變風之流；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爲興。其於楚詞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述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不類乎？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託意男女，而據爲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論風人多託意男
女不可以文害辭

二、詩序去古爲近而可靠；朱熹去古已遠，其言不可憑。胡紹曾說：「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卻周公之車者矣。」方鵬說：「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葉適說：「詩序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從之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以上是分說兩種反對去序的理由，以下再舉兩個例，把這兩種合起來的。一是范處義說的，一是馬端臨說的，

范處義說：

「人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詩之美刺，實繫於序，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文中子曰：『聖人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聖人於春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于書又各冠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于詩苟不據序之所作，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詩序所書，皆無曲筆，宜爲聖人所取也。又考論語：『周有大賚，』此夫子記周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反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邪！』」

馬端臨說：

「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

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深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者。苟非其傳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詩序

至於爲朱熹辯護的，反對毛序理由，在上面已見其概，今再引崔述的話做代表。他說：『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高承埏主調和。他的五十家詩義裁中序說：『五十家所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是本於孔子『思無邪』的話；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是本於孟子『以意逆志』的話。然而萬時華詩經偶箋自序駁逆志之說，以爲千載之上，千載之下，無從得逆。况且現在所傳的毛序，又未必盡是本來的面目；因流傳而失的，當然不少。關於這一點，我們

可引范家相的話來證明，他在詩譜裏面，曾舉出下面三個理由：

甲、傳義的不齊，劉歆說：『孝文時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各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按劉歆的話，詩在秦火以後，本產生於漢諸儒的聯綴的研究，他們對於詩義，各有各人的說法，一定是不齊的了。

乙、經師易改古序，鄭玄篤信小序，但於曹風的下泉四篇，雅的雨無正四篇，皆改從己說。至於那些不信序的人，改易的更不知多少啦！

丙、後人補易而非真，先儒說序出於毛氏，然毛傳卻不盡與序合。如羔羊序以爲『在位皆節儉正直』，毛傳卻沒有這個意思；鴈鳩序以爲『德如鴈鳩』，毛傳也沒有這個意思。就小序本身說來，如魚麗序，既然說『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明是文武時候的詩；然常棣又說『閔管蔡之失道』，像這些類的，明明不是出於一人之手。可見毛公的原序，也有被後人移易失次，牽合補湊而非真的地方。以上均見詩譜卷二詩序五

毛序最爲完全，最有勢力，尙且如此，三家的殘篇斷簡的序說，更可想見了。因爲小序的本身和

小序的歷史，皆有問題，後來研究詩的人，又各執一說，遂使我們不知所宗。大概自來說詩的，盡注重詩教詩意或詩本事，只有把人鬧得越發糊塗。我們生在千載之後，當由辭求意，目的在享受原詩的藝術和思想，不僅原詩意義一部分。那麼我們就不應當牽強附會於某事某人，爲死者說法了。再說詩不能全無寄託，也不能全無淫邪；盡信序則不如無序，盡信詩則不如無詩。如不玩其原文，參之各家序說，有事足徵，有理可釋，然後信納，則必趨於偏說而有遺漏不通的地方。今特引沈鯉的話，做個結論：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衷哉？信之於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之於理而已矣。』

我們到了這裏，已經把毛序的變遷和爭辨說完了，繼續要說毛序作者的問題。

毛詩大小序究竟是誰作的呢？是一人作的，還是多數人作的呢？有說詩人自做的，有說國史做的，也有說孔子夏毛公衛宏漢儒或經師做的。研究詩的人已經打了一二千年的筆墨官司了。現在依次論述一下。

一、詩人自作，王安石以小序係詩人自製的。晁公武以安石的話爲臆論，他說：「……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茅苜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姚際恆說：「王安石且以小序爲詩人自製，益可笑矣。」古今僞書考詩序范家相直斥王安石之說爲妄談，說道：「王氏安石曰：『詩序者，詩人所自製。』此妄談也。古人之詩，豈必如今人先命題而後作乎？」詩譜卷二序四其實國風裏面，多係賤隸婦女口誦的歌謠，爲輶軒所采。他們多目不識丁，怎會爲自己作序呢？卽由三百篇全體看，作者數百人，有出於士大夫的，有出於平民的；歷時數百年，有文王時的詩，有平王時的詩，時間空間都有不同。倘詩序是詩人自製，其體格詞意，斷不能三百篇一律。

二、國史所作，主張小序出於國史者，始於程頤。他說：「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竝見二程語錄卷十一及程氏遺書卷十七「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二程語錄卷十二又說：「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二程語錄卷十五鄭樵以小序首句爲國史作，他說：「蓋嘗謂詩之大序，即本書所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六經奧論卷三范處義說小序是國史所作，他說：「……蓋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聞。」詩補傳明序篇但黃以周以詩序出於國史之說爲非，以爲如詩序出自國史，則齊魯二家當與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與毛詩合，不應別生異議。他在傲季雜著裏面說：「以周按：詩有四家；毛詩有序；齊魯詩不聞有序；韓詩之序，又不與毛同。如詩序出自國史孔聖，則齊魯二家當與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與毛合一，不應別生異議；何以關雎一篇，毛詩序以爲美，而三家皆以爲

刺乎采芣汝墳諸篇，韓毛兩序說不歸於一乎？謂詩序出於國史孔聖，可以知其非矣。詩經說二論詩序

三、孔子所作，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說：『鄭玄且以小序爲孔子作。』詩序未知所據。程頤

以大序及關雎小序爲孔子作，他說：『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

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更無人理會得。』二程語錄卷十一『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二程語錄卷十二

又說：『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二程語錄卷十五王得臣以小序首句

爲孔子所題。他說：『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

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

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范處義也說詩序爲孔子之言，以賈序合於論語，柏舟淇

澳諸篇，合於孔叢子等證之。見范家相詩譜盧楊復贊同程子之說，說道：『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

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所

以從程子主張的人，皆說大序的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漢儒惟有董仲舒一人之文相近，然尚

未必像這樣醇，其他諸儒，皆不能作；毛公衛宏輩，更不配作這樣的文了。但鄭樵以序中每引後

代諸書文字，定小序非聖人作。他說：「謂大序他把小序叫做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六經與論卷朱熹也

說：「……以此見大序亦未必是聖人作；小序更不須說。」朱子全書卷三十五范家相也說：

「……不知此皆經師之守而不失其傳者耳。子夏尙不序詩，何得屬之孔子？」黃實夫也駁之，

說：「大序之言，雖是深得風雅之旨，然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

夫子爲之，必不若是也。」見毛詩李而尤以崔述的辯證最詳。他說：

「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

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

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強屬之於孔子？至於各

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

他是辨大小序皆非聖人作的。黃以周則以齊魯二家當與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

與毛序合，不應別生異議。反證出於孔子之說之非。見羣經說二論詩序

四、子夏所作，程大昌說：「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也。」詩但毛公之言，不見於

傳。鄭玄論序，亦僅兩見。詩常棣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說：「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係僅指常棣小序。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說：「沈重云：『案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毛詩音義上然現存鄭玄的詩譜，並未言子夏序詩。其言子夏序詩者，僅一見於笙詩箋。鄭箋在南陔白華華黍下面說：「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則鄭玄係以小序首句爲子夏作。王肅的家語注，以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蓋指小序而言。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也說：「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授魏人李克……根牟子授趙人荀卿。」梁蕭統的文選，也載詩大序，標明卜商子夏所作。惟文選所載的大序實包括關雎小序陸德明在毛詩音義關雎序下面說：「沈重云：『案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經典釋文卷五毛詩文上音義陸氏從沈重「按鄭譜意」之說，故在經典釋文序錄裏面說：「……是以孔子……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隋書經籍志說：「……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蓋亦沿漢儒傳說。成伯瑜則以大序及小序首句爲子夏所作，說道：「……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

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毛詩指說孔穎達晁說之孫宜輩也以序爲子夏作。崔銑也說大序淵粹，非子夏不能作。朱彝尊以小序作於子夏，以絲衣序及維天之命注證之，說：「……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據子夏之序也。」錢大昕以孟子曾引小序，證其出於子夏。說道：「……又考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十駕齋養

新錄卷一詩序陳奐作毛詩傳疏也說：「卜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襲括詩人本意，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毛公依序作傳，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訓詁特詳。」毛詩傳疏自敘但否認子夏序詩的人也不少。成伯璜以小序首句以下非子夏所作，故說：「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作，不能無惑。」韓愈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又說：「子夏不序詩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韓昌黎文集而范處義范家相

又皆以韓愈之說爲非是。范處義說：

「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皆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于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獨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疏矣。」

范家相駁韓愈說：

「至昌黎之說更有未盡然者。子夏篤信聖人，文學最著，何云知有未及中冓之言，春秋不道，而左氏道之；左氏非孔子弟子乎？詩序之作，國史既著其得失，諸侯之所惡，在國史而不_？在詩序。蓋傳經之說，非必著之方冊，以班列國者；况聖賢著書立言，豈必天禍人刑之懼是三者烏足以爲定論？」詩譜卷二

歐陽修的詩本義，以二南序繫之周召，反證子夏必不序詩，說：「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

之大旨；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序范
家相以歐陽修的話爲非是，說：「歐陽公之疑序，尤在二南之繫周召。然以文王之風，繫之二公
分陝之地，仍爲王國之詩，卽爲所言，亦無害於義也。」詩譜詩序二 鄭樵以序有鄭注而無鄭箋，謂小
序不作於子夏。見六經奧論卷三然范處義范家相二人並未嘗承認子夏序詩，不過他們兩位所主張
子夏不序詩的理由與他人不同罷了。范處義說：「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
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范家相以
子夏序詩之說，作俑於鄭玄之貽誤，他說：「……子夏之序詩，必不至龐雜如此。然此實鄭氏之
貽誤，非毛公之罔人也。……子夏……作序則未之聞也。」詩譜詩序二 並言大小序皆非子夏所作，
說：「漢志但云「毛序自謂出於子夏所傳」未嘗謂是子夏所作也。卽毛公亦不言子夏作序：……
如毛公謂子夏所作，何不於序首明標子夏之名。如「孟仲子高子」之文乎？是非特小序非
子夏所作，卽大序亦非自出西河之手無疑。」詩譜詩序一、姚際恆批評梁蕭統的文選直以爲子夏
作序，乃承前人之說。而持論最爲深切的，除范家相外，莫若崔東壁。他以當時子夏之門人，多在

魯國，齊魯既傳其詩，亦必並傳其序。然而後世所傳的魯詩遺序與齊詩解說，皆與毛序義絕異。

子夏作序之說，不見於史漢傳記，實乃無徵之言。見讀風偶識卷一

五、子夏與毛公合作。陸德明說：「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

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陸德明所說的小序，僅指關雎小序而言。然現存鄭

玄的詩譜，並無子夏毛公合作詩序之意，或者此段佚亡了。

六、毛公所作。成伯瑜以小序首句以下爲毛公作，證以六亡詩僅存首句。說道：「其餘衆

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但據亡篇

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而措其辭也……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毛詩指說小序辨定詩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其下爲毛萇所續，實成伯瑜的毛詩指說發其端。王得臣也

以小序一句以下係毛公發明的。段玉裁也說：「……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序爲毛

公所自述，故傳詩不傳序也。」毛詩訓詁傳題辭反對毛公作序之說的，以鄭樵程大昌丘光庭范處義

姚際恆等爲著。鄭樵說：「或者謂……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

作序又明矣。六經與論卷三程大昌也說毛公於詩，僅爲之傳，並未作序。宋丘光庭的兼明書，以鄭風出其東門序『民人思保其室家』與毛傳的『願其室家得相樂也』之意不同，定小序非毛所作。今把他的話引在下面：

『先儒言詩序並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則「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且聊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兼明書詩序

此外如宋曹粹中的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鴉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說傳與序意不相應。朱鶴齡的毛詩通義序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餘如關雎葛覃四牡無將大車，都是

序傳各執一辭。如果毛公自己作序，決不會自相背謬；即使依序作傳，也決不會看着這樣明白的序，而作出絕不相同的傳。崔述的讀風偶識，因毛公作序事不見於史漢傳記，不當信此無稽之言。見讀風偶識卷一

七、衛宏所作及所續，范曄在後漢書儒林傳裏面說：「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

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衛宏傳

隋志本後漢書說：「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

又加潤色。」鄭樵以詩序爲衛宏所作，而非出於春秋以前人之手。周孚的非詩辨妄引鄭樵語

說：「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

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言！」他把衛宏作序的原料

分爲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雜探諸家之說而辭不堅者，委曲婉轉附經師以成其義者三種：

「……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之

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

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

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

六經與論卷三詩序辨葉夢
得的衛宏詩序說與鄭說同

蘇轍作詩集傳以小序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疑爲毛公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故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他在詩集傳序裏說：『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程大昌亦以小序首句以下爲宏作，他說：『……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凡詩發端兩語，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則其中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詩議辨小序綴朱熹說：『詩序之作，說者不同，……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詩序辨說又以序不盡出於衛宏一人之手，說道：『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首合成一序，愈說愈疏。』朱子全書卷三十五詩綱領朱子語類卷八十李樗又從蘇轍之說，以爲毛公作而衛宏續。崔述也說：『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

曼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之言，非果有所據也。」讀風偶 然際恆亦以小序首句以下爲衛宏所作，說道：

「大序他把小序首句以下叫做大序固宏爲之。」古今僞書 緊接着又說道：「小序他把小序首句叫做小序亦必漢人所爲。何以知之？序於周頌潛詩曰：「季冬獻魚，春獻鮪。」全本月令之文。故知爲漢人也。」他頗信

范曄的衛宏作序的話，故所說漢儒，亦指衛宏而言。故統看主張衛宏序詩的人，可分兩派：一派是說宏根本序詩的，如崔述等；一派是說宏申續詩意或潤色的，如蘇轍程大昌等。否認衛宏序詩的人，有范處義沈鯉蔡卞朱彝尊黃以周等。范處義說：「子夏尙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朱彝尊說：「……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范家相作詩濬，深論衛宏未曾做序。

「子考詩序，如果創自子夏，毛公敬仲何敢從而潤益其遺文微特此也？毛序行於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數十年，立之學官，流傳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見，起而更益之，其誰肯

信且漢時最重師傳；敬仲乃棗七傳之弟子，豈可擅更古序乎……宏烏能明目張膽以作偽哉？况毛公本古序以作傳，使宏僞序，寧不與傳相左。若云傳亦爲宏僞作，則鄭箋具在，何並不一字及宏乎……康成與宏略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子夏之言者？其理甚明。予謂宏與賈徵同受業於曼卿之門，使宏作僞，徵等豈肯聽之？詩譜卷二 衛宏

黃以周也說：

「鄭箋華黍云：『詩序篇義合編，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鄭志云：『絲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據。此詩序在毛公之前，其傳已久。而衛宏晚出，其詩序豈毛公所及見乎？抑鄭君與衛宏時代不甚遠，豈衛宏作序，鄭君有不及知而妄爲斯說乎？序篇分合，鄭君言之鑿鑿，必得其實。後儒何爲反據范書，多生異說？且范書言宏作序，別爲之序耳，非即今之詩序也。是猶鄭君序易，非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非百篇序也。則謂詩序作自衛宏者，尤不可信矣。」擊經論說詩序

八、漢儒或經師所作，主張漢儒做序的，由韓愈發端，他認詩序爲漢儒附託。其後朱熹、姚

際桓輩均有主張漢儒做序之說，然皆係指衛宏，非泛言漢儒。經師係指漢時經師，實即漢儒。唐粹中的詩說，以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之說，乃有序。張敞的詩貫說：「其諸篇之序，首句詩小序不可信，即大序亦未可信。……乃執漢人摭拾補湊之序，奉爲不刊……真所謂其失也愚，固哉高叟也乎！」四庫總目定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

以上均係由作序的方面說，現在再由序說的本身簡單看一看。小序的問題多於大序的問題。惟有許多人只說詩序，未指明是說大序或小序。現在只就已指明者分言之。相傳大序的作家約有二：

一、孔子作——程頤輩主之。

二、子夏作——蕭統輩主之。

小序則因其名稱本身多歧異之故，須分爲數條說明：

一、關雎小序——有說孔子作的，程頤輩主之；有說子夏作的，沈重輩主之。

二、小序首句——鄭樵輩以爲國史所作，王得臣輩以爲孔子所作，鄭玄輩則以爲子夏所作。

三、小序首句以下——有說毛公作的，成伯璩王得臣輩主之；有說衛宏作的，程大昌姚際恆輩主之；有說經師所傳的，四庫總目諸書主之。

四、小序——共有六：主張詩人自作的，以王安石爲代表；主張國史作的，以程頤爲代表；主張子夏作的，以王肅朱彝尊爲代表。

總觀毛序作者的爭辨，大序比小序的問題少。惟作序者未給我們留些直接的鐵證，終難決作者何人。況且小序多猜度之詞，近於附會，非皆果有所據。司馬遷作史記，未提到毛詩及小序。前漢書僅說毛傳，亦未及毛序。後漢書始言衛宏作序。至隋書經籍志，明說先儒相承，蓋本於魏晉以來的傳說，亦未決詩序爲何人所作。較爲可據的，是後漢書所載，然衛宏所作的序，是否就是現在所傳的小序，尙難確說。我們現在只由正史中觀察，確定小序是漢代的作品，至於大序是否是漢人所作，尙不能找出實證。我恐怕詩序的問題，將和三百篇俱存，成爲一歷史上的

問題了。

本篇係論述四家詩序。關於毛序，又分爲大小序的界說，小序的變遷和爭辨，大小序的作者三個問題。魯齊韓毛四家均有詩序，但三家序與三家詩俱亡，而毛序與毛詩並傳於後世。本篇所論述的多屬毛詩的大小序。因大小序的界說未明，致歧異疊出，誤會實多。今則取概括主義，而廣爲分析之，以定大小序的境域。毛序言美刺，多附會。歷傳至唐朝，學者均遵而信之，未有異言。到了宋朝，則由尊序一變而爲疑序，由疑序一變而爲詆序。此乃漢宋學風之異，原是時代爲之，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其集趙宋一代詆序之大成的，厥惟朱熹。他從人類的性情，及詩人的本意上討論，近于鑿空。然而他們所差雖遠，而實相同。作詩者之意，不同于采詩編詩者之意；說詩者之義，不同于賦詩引詩者之義；實因所注重的方面不同罷了。且詩序出于漢人，朱熹生于宋代。漢人不能悉周人詩裏面的美刺，宋人又安能知周人詩裏面的性情？則未免以五十步笑百步。惟人性較爲普遍，較爲永久，從朱熹之說，則多近于詩的本身；從小序則多趨于詩的旁

附的問題和事跡。且小序傳至唐宋，已多失本來的面目，而朱熹的辨說，則傳到現在無一字失滅，那麼小序和辨說的本身，已經因為歷史上的關係，有優劣之分了。就事實而論，二說固各趨極端，但亦互相參助，原有並存的必要。惟獨存小序，則流弊可以把詩本身的價值泯滅。但我們所反對的僅小序的無稽的附會，並不是反對詩有比興之意。所以我們對於序說，最好衡之乎理。至于毛序的作者，因大小序的界限不明，又多零碎紛歧的意見。正反兩方面雖皆言之成理，終乏直接的鐵證。故只能斷定作者的時代，而難決作者的本身。我們只能說小序係漢人所作，而首句及首句以下的話，彼此多不聯貫，恐非一人及時代相及之人所作。大序的產生，且在小序之先，大略也是漢初人的作品。因為秦火而後，詩亦遭殃，傳流于平民之口的，多為詩的原文，不是詩的原序。詩經博士也恐怕未能背序。即使以前有序，也是與秦火同歸于盡了。

四

古詩因孔子出，周詩的專籍，多棄置無聞。見傳於後世的，也都是真偽參半。三百篇既純係周詩，對於周以前的逸詩，當然無考論的必要。三百篇外，見於子史所稱引的詩，大半有孔子以前逸的，有孔子以後遭秦火逸的，孔子所刪逸的很少。他所刪去的，皆是那些殘篇斷句，早已不能弦歌，實際上已亡的詩。朱熹嘗欲採韓詩章句於文選注中，王厚齋因此作了一部詩考。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楊升菴的風雅逸篇，蒐羅雖廣，而少裁別。至范家相作三家詩拾遺，分古逸詩爲四：一篇辭俱逸；二篇名存辭逸；三篇辭俱存；四詩句存篇名逸。逸詩的蒐集，始較爲詳備有序。但第四類僅存一二殘辭斷句，與詩的大體，無甚關係，並限於篇幅，我以爲有三類就行了。他們所考的那些周以前的詩，我們因限於周詩的緣故，也略而不述了。

一、篇辭俱逸

商頌七篇。國語說：『戴公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祀其先王。孔子錄之，以備三頌。』正考父校與未校，孔子錄與未錄，我們暫且不問，而今詩商頌僅存五篇，其餘七篇定是亡逸了。

商齊七篇。大戴記說：『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廢不可歌，商齊七篇可歌也。』鄭注誤以『商』爲商頌。按樂記說：『商者五帝之遺聲，』大約這七篇也是周詩現在亡了。

二、篇名存詩辭逸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這六篇詩的篇名現存在小雅裏面。小序說：『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有說這六篇詩亡於秦，而存其義的；有說是笙詩，原來就有聲無辭的。第一說，鄭康成主之，他說：『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第二說，董氏倡之。學者多反對第二說，而從第一說。以嚴粲朱載堉郝敬等爲著。嚴粲以辭義爲一而不可分，他說：

『董氏謂笙詩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朱載堉以聲辭詩義四者爲不可離異。他說：

『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尙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闕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以金奏九夏函管等有辭，反證南陔六詩無辭爲非。他說：

『儀禮鄉射奏騶虞，狸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獻函詩，卽七月也。籥獻七月，猶笙獻南陔。』

白華也；爾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此外如劉遵海等又以辭爲詩聲義三者必有之物。他在經義存參裏面說：

「南陔六篇先儒以爲笙詩，有聲無辭，心竊疑之。夫無辭何以言詩？且無辭何以度聲。嘗考燕饗之禮，升歌間歌合樂各三終，皆有詩辭，何獨笙詩無之？竊意堂上則人歌其詩，堂下則人吹其詩，本有其辭而偶佚之耳。且無辭又何以知南陔爲孝子養親之詩乎？再詩中如般賚，雨無正與詩無干，而特以名篇，缺略不可考者甚多。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束廣微特強作解事耳。」夢園叢書本

所以現在說詩的人，仍多主張這六篇詩是有義亡辭的。其實詩原有聲無辭的。我們可以戴長庚論琴旨無詞的話來證明。

「大抵作琴操者，或以爲孤臣孽子，去婦棄友，宛結憤鬱，有感於中，不得已而以其言託之於音，不忍明言君父之過；或賢者憤時嫉俗，有所刺發之爲聲，拘於忌諱，而不敢明言其事；

又或以詞與音相雜，如饒歌之「妃呼晡」，巾無之「吾何嬰」，不可讀，而不足存。且三百篇中笙詩六篇，本無詞，若孔子聆師襄之操，而知文王，師曠聞師涓之音，而知濮水，與夫「高山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豈俱從詞得之者哉？此王吉途琴旨無詞之說也。」律話

他這段話的上半，是解釋無詞的理由，下半是證明詞義是獨立的。然南陔六詩，元起是否有聲無辭，我們在數千年以後是很難決定的。明何楷以六詩本在小雅諸篇以內，並非亡逸。他說：

「六笙詩非真亡也，本具在小雅諸詩之中；以其用爲樂章，特於篇中摘一字二字以異其名，而讀者不覺耳。南陔卽草蟲也；東哲補亡詩注云：「陔，隴也。」隴者，大坂也。篇中言「陟彼南山」故曰「南陔」也。白華卽采薇也；其第三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以常棣華白，故曰「白華」也。華黍卽出車也；其第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是「華黍」也。由庚卽吉日也；篇中有「吉日庚午」之語。崇丘卽繇蠻也；曰「丘阿」曰「丘隅」曰「丘側」是「崇丘」也。由儀卽菁菁者莪也；其首章曰：「樂且有儀。」且夫詩中此例非乏也。——姑舉江廣亦摘篇中二字，常武亦摘篇中一字，不於此六詩創也。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

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鴛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正與今詩見在篇數相合。則六笙詩篇目，其爲衍無疑也。」

朱彝尊以何楷的話爲臆說。後世補亡詩的人很多。千百年以後的人，補千百年以上的詩，殊爲無謂，這些人也未免太多事了。所以有些人不贊成他們補亡。補這六篇詩的有夏侯湛等。夏侯湛的補亡詩，現只存補南陔一章，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峻注。今錄如下：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侍朝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莘莘恭敬，夙夜是敦。」

潘安仁作補亡詩，見葛洪的抱朴子。朱彝尊的經義考以潘黃門集中的家風詩爲葛稚川所說的補亡詩。束皙的補亡詩六篇，並載於昭明文選。鄭剛中補南陔詩五章，載北山集。鄭僖的補白華詩三章，載鐵網珊瑚。明朱載堉有補亡詩二十五首。見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百五十九震澤任兆麟的虎阜集也載有笙詩：南陔白華各三章，華黍由儀各一章，由庚崇邱各二章。清黃燮清有擬補亡詩，共補南陔四章，白華三章。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醵夏。這些叫做九夏。周禮說：「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九夏。」鄭注說：「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醵夏。」九夏皆詩篇，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國語說：「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微異。按這樣說來，那麼九夏僅闕其六，與鄭不同；然樊遏渠實不是九夏。如肆夏就是樊，何以國語既說「肆夏」，又說「肆夏樊」呢？樊遏卽執競，何以但說「肆夏樊」，不說「樊遏執競渠思文」呢？蓋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因時邁有「肆于時夏」罷了，遂牽連說「樊卽執競，渠卽思文」，而二詩並無明文可證。韋昭因之，小變其說，皆不足信。且如韋說，則享元侯的意思在那裏？所以當以鄭注爲正。尙書大傳說：「始奏肆夏。」那麼肆夏大略是始於有虞而周仍之的了。汪堯峯以九夏非周頌，蓋因於此。鄭樵劉敞直說九夏皆有聲無辭，與笙詩同，益不足信。唐皮日休有補九夏系文。

采齊舞一作周官說：「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康成注，以爲逸詩。玉藻與周禮同。惟大戴禮作「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說：「場中采茨，趨中肆夏。」熊朋來以大戴禮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說：「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義說：「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鄭注：「小雅逸篇。」春秋左傳載：「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婍聘於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杜預注：「逸詩也。」後漢書載：「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俱備，萬舞於庭。」」困學紀聞說：「新宮，斯干也。」與熊朋來所引儀禮注相同。錢澂之也以斯干末章爲新宮，他說：

「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詠「乃生女子」事，事正爲婚姻發耳。」

但斯干宣王之詩，而周公制禮時，已有此篇，可知不是斯干。唐邱光庭從鄭說，以新宮爲小雅，作補新宮詩三章，並補小序說：「新宮成室也。」見說

明書

河水 左傳：「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賦河水。」信公二
「河水逸詩，義取朝宗於海。」國語載：「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晉語
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之詩。但無所徵。

茅鷗 左傳載：「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諷茅鷗。」
襄公二 杜元凱注：「茅鷗逸詩，速不敬也。」邱光庭以爲不是舊亡，蓋孔子刪去。他的兼明書說：「……然茅鷗非舊亡也。蓋孔子刪去耳。何以言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

「男子十五，出就外傳學書記，十有三年學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况周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尙得見之，而孔子度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鷗之作，不合禮義，又爲依孔子刪而亡明矣。」

又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定茅鷗爲國風。他補了四章，載在兼明書。中有茅鷗序說：「茅鷗刺食祿而無禮也。」

鳩飛 國語載：『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讌，秦伯賦采芣，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語韋昭說：『鳩飛，小宛之首章也。』他是因爲首二句『鳩飛』二字的原故。按內外傳引詩，未有舍篇名而別佔詩中一二字以爲命篇的，鳩飛大略是逸詩。

九德之歌 周禮說：『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理矣。』注：『九德卽九功之歌，今軼。』

武宿夜 禮記說：『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以『武』爲曲名。皇侃說武王伐紂，到了周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爲『武宿夜』。其樂今亡。熊安生說就是大武之樂。按樂記載：『晷而總干，舞大武。』大武固爲舞曲，但篇中不見宿夜的意義，並且樂記何不說『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大武』呢？

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大戴記投壺篇說：『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按史辟史義等名，不知所解。所說的『間歌』，自是歌詩。

的篇名叫做『拾聲』，是合兩篇爲一聲，所以合商齊七篇爲十。商齊爲五帝三代的遺聲，商齊之人識之，故列于雅。

三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說：『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高誘注：『三象周公所作樂名。』

桑林 春秋左傳載：『昭公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杜預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明明崇禹生開 逸周書世俘篇說：『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孔晁注以明明崇禹生開爲詩篇名。

三篇名詩辭俱存。

貍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儀禮大射儀說：『樂正命太師說奏貍首，開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樂記載：『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射義載：『貍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六經與論說：『騶虞，貍首，采蘋，采蘋，古之樂節也。』熊朋來說：

「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鷓虞之下，采蘋采芣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所託，必第二第三也。不幸逸於詩人，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鄒肇敏作詩傳闡以爲瓠葉有「有兔斯首。」卽係狸首，未免近於穿鑿。又有說狸首就是鵠巢篆文「狸」似「鵠」「首」似「巢」這也恐怕是附會的話。劉敞以「曾孫侯氏」非狸首疑爲原壤所歌的「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他說：

「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詩，非也。鷓虞采蘋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

七經
小傳

林光朝也以狸首爲國風。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爲狸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略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狸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了。浚儀王氏以

狸首新宮先孔子而亡。

「惟若寧侯，毋或者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記考工

「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大戴記

「嗟爾不寧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白虎通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大戴

禮投壺篇

祈招 左傳說：「右尹子革對楚王。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

焉。祭公諫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云：

「祈招之悖悖，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公十二年

杜注說：「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此詩逸。」

轡之柔矣。逸周書太子晉弟篇說：「師曠蹶然起曰：「暝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

曰：「大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

以是御之。」左傳說：「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其辭不載，杜注說：

「逸詩也。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馭六馬也。」

徵招角招。孟子說：「景公悅，大戒于園，出舍于郊，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見之樂。」

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趙岐注：「樂詩也。」然孟子所引的約爲原詩裏面

的一句罷了，並非全詩。

樂詩。尙書大傳咎繇篇載樂詩，亦名大唐之歌。

支國語載：「周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

將合諸侯，衛彪僂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者，亦不可支也。

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佻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周語

白水 管子說：「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曰：『浩浩乎，儻儻乎。』管子不解，歸而不語，有少妾問焉。管仲曰：『非爾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寧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之詩：

「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焉居？」

按列女傳少妾名嬀，但詩不全。

驪駒 漢書儒林傳說：「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心嫉王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生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曲禮。」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恥之。」服虔注：「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傅武仲舞賦，

李善注，引大戴禮也與漢書相同，但今大戴禮無此四句。

嘏 儀禮說：「少牢饋食禮文。」鄭注命祝以嘏辭，不言逸詩。今依朱彝尊的經義考錄出：

「皇尸命工祝，承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無射 逸周書太子晉第說：「師曠歌無射曰：

「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

孔晃注：「坐歌此辭，而音合于無射之律。」

嶠 逸周書太子晉第說：「王子歌嶠曰：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注：「嶠曲名也。」

白雲謠 穆天子傳說：「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母爲天子謠。」

「白雲在天，山陰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

天子答之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四卷

世民憂吟 穆天子傳說：「西王母之山還歸，乃世民作憂以吟曰：

「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于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願。世

民之恩，流涕歸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下望。」三卷

黃澤謠 穆天子傳說：「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

「黃之池，其馬顛沙；皇人威儀。」

黃之澤，其馬顛玉，皇人受穀。」五卷

黃竹 穆天子傳說：「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云：

「我徂黃竹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忘！」

我徂黃竹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卿，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忘！」

有皎者鶴，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則勿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五卷

志服 尤射志服箝載：「寅籍詩媵我志服也。」

「鷄鳴獸獸，明燈皙皙。靡彼華衿，三載在是。薄言眠之，爛矣初製。」

方防伊何，榜人擊鼓。其聲撞撞，歷我江漭。思子不見，踳然獨舞。」

昔我遯子，茵菴葳蕤。今我懷子，有蒲參差。日月疾邁，永矣我思。

青青綠竹，蔭我宮牆。馥馥幽蘭，發我堂廡。安得覲子，薦以兕觥？

曰汗印手，于彼清水。丹魚羣游，衍衍其體。彼何修斯，天祐之祉？

歷觀重門，以眺元里。楊柳方方，倉庚嚙止。願乘行雲，言觀君子。」

采薇歌 見史記。

麥秀歌 見尚書大傳和史記。

鳳凰歌 羨里歌 見琴操。多以爲後人賈作，然亦無確實的考證。

五

現存的詩共三百十一篇，中有六篇，只存篇名。對於這三百十一篇的篇名及次序，也當說一說。篇名即後世所說的題目。古人的詩，有詩纔有題；今人的詩，有題纔有詩。有詩纔有題的詩，多本着情；有題纔有詩的詩，多徇于物。所以古人篇名繫篇後；後人篇名冠篇前。郝敬以爲古人也先有題而後有詩，他說：「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彊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與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毛詩原解序他說詩義微婉，常託與象外，固然很是；但三百篇的篇名，是否與詩的內容有關係？以我們研究結果看，三百篇的名篇，本無一定的義例，我們現在可以能看出來的，約有下列三樣：

一、取通章之義和字而成的，如召旻韓奕等類。

二、取字句的，三百篇的篇名，以這類爲最多。約分六種：

1. 取首章首句二字的，如關雎葛覃等類。

2. 取各章末句二字的，如騶虞權輿等類。

3. 取首章首句一字的，如氓抑等類。

4. 取章中一字的，如丰板等類。

5. 取首章首一句的，如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等類。

6. 取篇中字的，如漢廣桑中等類。

三、無所取義的，這類是舍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的；如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等。但無正摭韓詩，篇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那麼也係取篇首字的，不能算完全無所取義。巷伯他人所名。酌賚般取樂節爲名，皆無深意。常武一篇，特立篇名，應自有義，實爲三百篇裏面特見的。

統看所有的篇名，皆不足以發詩內之蘊微，如只看題目，誰能知道他的內容呢？故亦不得爲「

據辭撰題。三百篇都是先有詩而後有篇名的。名篇的人說來也不一樣：有說是國史名的；有說是子夏名的；有說是毛萇題的；又有說是采詩太史題的。鄭樵說：「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太史之所題。……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然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故春秋傳說：「史爲書，瞽爲詩。」又有說詩人自名的。羅璧說：「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滕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則詩名乃作者自定。」疏詩我以爲詩的篇名，有樂官定的，也有詩人定的，也有詩人沿用舊調名的。樂官所定的篇名，皆係原詩無篇名的。凡原詩由詩人自己已定好篇名的，樂官卽仍存原名。怎見得呢？如「絲絲瓜隄」和「絲絲葛藟」同一「絲絲」；一取「絲絲」之義，一取「葛藟」爲名。「絲蠻黃鳥」和「交交黃鳥」同一「黃鳥」；一取「絲蠻」爲名，一取「黃鳥」爲名。像這一類的篇名，都是樂官隨意定的，以免篇名重複的弊病。如二谷風，邶風，三羔裘，鄭風，羔裘，唐風，二甫田，齊風，二無衣，秦風，二白華，小雅，三揚之水，王揚，二柏舟，邶風，二白華，小雅，二白華，雅都人士，二白華，小雅，二揚之水，王揚，二柏舟，邶風，二柏舟等均是詩人自定的，或原來卽有某調名而詩人沿用的，故樂官仍存其舊。如盡爲樂

官所定，一定改個旁的名字；那能取些重複的篇名以亂其篇次呢！通志堂本詩經疑問附編引項氏詩說，說篇名重複是因：

「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其有取於馬與日也，特取其音節而爲詩耳。」原注晦翁所謂變風變雅者變用其腔調卽此意也楊柳枝曲每句皆是以楊柳枝，竹枝

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辭。作者本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審是則篇題之重複者，間有爲而然也。」

這話很對。凡這些重複的篇名，除了大部分爲詩人自製外，必有一小部分是沿用舊題舊調的。其篇名同的，其詩的義類多相同。如邶柏舟朱熹以爲婦人不得于夫者之作，鄘柏舟則婦人喪夫而守義者所作。王風揚之水鄭風揚之水皆曰：「不流束楚」，「不流束薪」。邶風谷風則夫婦失道，小雅谷風則朋友道絕。羔裘三篇皆言君大夫之辭。今把揚之水兩篇對抄下來看一看：

「揚之水，不流束薪。」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

終鮮兄弟，

維予與女。

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

終鮮兄弟。

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風鄭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周王

現在的時調裏面，如四季相思調，其內容皆寫女思男之情，而又分四季思之。起首不是「春間裏相思艷陽天，百草呀！回芽遍地鮮，柳含煙。我郎呀！一身爲客在外邊。」就是

「春季裏相思，春歸在客先，傷心呀！人兒悶坐小樓前，恨難言。伊人一去經歲又經年。」等，正與此相同。篇名的長短，則由一字至五字；以二三字的爲多，五字的僅昊天有成命一篇。後世詩的篇名，竟漸有繁至十數句的；這是因爲他們不知古人篇名自篇名，序自序，把篇名和序混了，或把序當做篇名的原故。

詩的次序，爲便利起見分兩種討論：一是以世爲次的，一是以國爲次的。以世爲次的，當首

推鄭玄的詩譜。他這部書，也有些地方屬於以國為次的。全書有作為一卷的；有作為兩卷的；也有作為三卷的。究竟幾卷，我們現在不能斷定，因為宋時譜已亡了。多虧唐時詔撰正義，割詩譜設置風雅頌的前頭，所以不致全亡，直到了歐陽修他自稱在絳州得詩譜殘本，遂為補缺。但舛駁的地方很多。同譜如檢鄭戴東原訂詩譜，仍踵其謬。所正的僅檜鄭同譜，王居雅上兩點罷了。以後關於詩譜的問題研究的不下十餘人，各人皆有獨到之處。現在據釋史本把鄭譜抄出做個例。然如求完善，還當從最後訂正的詩譜，如丁晏的毛詩譜考正等。

一、商詩五篇

成湯——商頌——那

太戊宗中——商頌——烈祖

武丁宗高——商頌——玄鳥長發殷武

二、周詩三百六篇內小雅六篇僅列書名實三百篇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蠡斯桃夭兔置采芣漢廣汝墳麟之趾

文王

召南 鵲巢采繁草蟲行露羔羊般其靈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鷓虞

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芣出車杕杜

大雅 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台

召南 甘棠何彼禮矣

武王

小雅 魚麗南陔白華華黍

大雅 下武文王有聲

豳 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成王

小雅 南有嘉魚南山有台由庚崇丘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

大雅 生民行葦既醉臯鼈假樂公劉酌卷阿

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惟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臣工

噫嘻振鷺豐年有瞽潛雖載見有客武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

良耜絲衣酌桓寶般

懿王——齊——鷄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

夷王——郟——柏舟

厲王——檜——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
陳——宛丘東門之枌

共和——唐——蟋蟀
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

宣王——鄆——柏舟

秦——車鄰

陳——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

于無羊

大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

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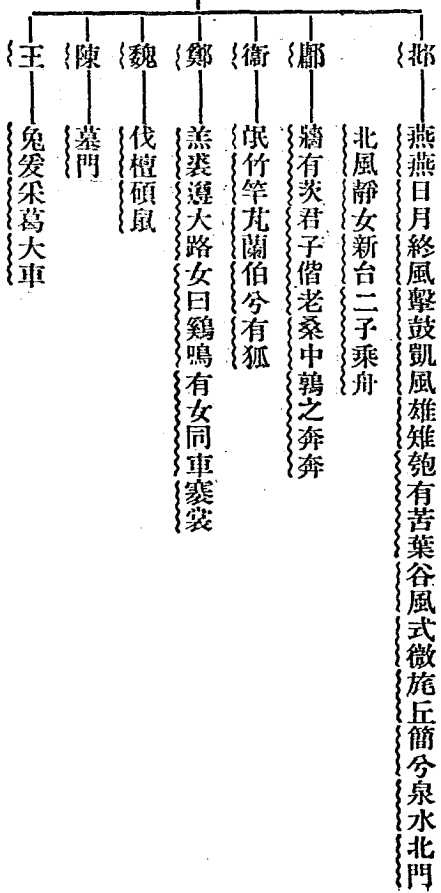
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
 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
 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鳩弁車壘青繩賓之初筵魚藻采芣角弓宛
 柳都人士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縣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大雅——瞻邛召旻

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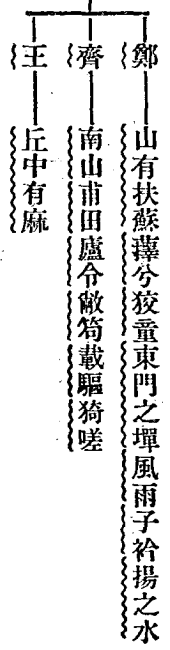
邶——綠衣
 衛——淇澳考槃碩人
 鄭——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
 魏——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
 唐——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扶杜羔裘搗芻
 秦——駟鐵小戎兼葭終南
 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蓀葛藟

三百篇演論

桓王



莊王



釐王
釋史等本作僖
王今從他本改

鄭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唐
無衣有杕之杜

鄆
定之方中蠲棘相鼠于旄載馳

衛
木瓜

惠王
鄭
清人

唐
葛生采芣

曹
蟋蟀

衛
河廣

秦
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襄王
陳
防有鵠巢月出

曹
候人鳴鳩下泉

三百篇演論

魯頌——爾有駮泮水閔宮

定王——陳——株林澤陂

除了鄭譜以外，還有一按世代排列的，就是明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他這部書，一改舊說，甚至把風雅頌也不分，並且舉夏詩八篇。所以許多人反對他的次序。然他這種精神是可佩服的。吳應箕說：『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朱彝尊的經義考也稱其書有足取者。錢澂之以爲自成一家之言，說：『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于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今將詩經世本古義所列的次序錄下：

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七月幽甫田幽大田幽良耜幽載芣幽行葦

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

殷高宗之世詩三篇——那烈祖玄鳥

殷祖庚之世詩一篇——般武

殷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鵲巢桃夭螽斯葛覃

殷文丁之世詩五篇——采薇卷耳鹿鳴南山有台伐木

殷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出車四牡杜杕杜皇皇者華

殷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芣兔置樛木南有嘉魚羔羊小星江有汜標有梅漢廣芣苢

野有死麕麟之趾殷其雷鷓虞行露菁菁者莪汝墳魚麗采蘋

鳧鷖

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絲早麓皇矣天作既醉離思齊棧樸靈台臣工白駒小宛

周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匏有苦葉鷓鴣狼跋伐柯九罭假樂載見烈文訪落小毖

敬之東山破斧泮水常棣大明文王有聲思文生民我將絲衣

楚茨信南山潛桑扈蓼蕭湛露彤弓緜蠻吉日振鷺有瞽武酌

齊般時邁桓武王有客文王蟋蟀天保清廟維天之命斯干河

酌卷阿凱風

周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菽昊天有成命下武噫嘻甘棠

周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鼓鐘

周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

周懿王之世詩一篇——還

周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北門北風

周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桑柔四月采綠民勞板蕩宛丘東門之枌衡門

周宣王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鴻雁韓奕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無衣崧高黍苗烝民無

羊車攻汎彼柏舟庭燎雲漢祈父河水黃鳥鶴鳴

周幽王之世詩三十篇——無將大車隰桑大東巷伯鴛鴦白華車鰲角弓頰弁瓠葉小戎

正月瞻邛召旻小旻青繩小弁蓼莪十月之交雨無正北山何

草不黃小明匪風素冠逍遙丘中有麻隰有萋楚菀柳巧言若

之華

周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

瞻彼洛矣緇衣車鄰裳裳者華溱洧東門之墀女曰鷄鳴出

其東門駟鐵賓之初筵抑淇與終南兼葭黍離中谷有推碩

人綠衣終風日月簡兮考槃采芣葛藟大路白石山有樞椒聊

戊申君子于役葛藟叔于田大叔于田將仲子野有蔓草

周桓王之世詩三十篇

燕燕擊鼓節南山雄雉新台蟋蟀君子偕老靜女相鼠谷風氓

何人斯著敝笱葛屨墓門習習谷風伯兮兔爰有女同車鶉羽

山有扶蘇狡童蘼兮褰裳二子乘舟芄蘭牆有茨鶉之奔奔桑

中東方未明盧令令

周莊王之世詩九篇

揚之水風雨南山東方之日猗嗟甫田載驅何彼穠矣鷄鳴

周僖王之世詩二篇

大車無衣七兮

周惠王之世詩十六篇

君子陽陽防有鵠巢伐檀園有桃河廣干旄竹竿載馳泉水有

狐清人木瓜定之方中采芣陟岵葛生

周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秋權輿十畝之間蟬螭候人渭陽羔裘有秋鳴鳩羔裘閔宮

有駉駉晨風交黃鳥

周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

周定王之世詩八篇——汾沮洳株林東門之楊東門之池月出澤陂施丘式微

周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丰

周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

以上是說以世爲次序的，現在再說以國爲次的。詩的次序，初見于左傳季札觀樂，係以國爲次的。後來鄭玄的詩譜序所載的次序和現在毛詩的次序，凡關於全體風雅頌的皆同，惟關於國風一部分少有更變。

周太師樂歌的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

毛詩詩詁訓傳的次序——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

鄭玄的詩譜序的次序——周召邶鄘衛檜檜齊魏唐秦陳曹幽王

此外如子貢的詩傳和申培的詩說又把詩次列爲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鄘鄭陳秦豳。但二書均係僞本，不足信。現在從毛詩詩詁訓傳的次序，因宋後朱傳盛行，朱傳的次序，一沿毛詩詩詁訓傳的緣故。今特列下，並附以篇名。

一國風

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蠡斯桃夭兔置芣苢漢廣汝墳麟之趾

召南

鵲巢采芣草蟲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

穠矣騶虞

邶

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匏有苦葉谷風式微施丘簡兮泉水北門

北風靜女新台二子乘舟

鄘

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蝦蟆相鼠干旄載馳

衛

淇奧考槃碩人氓竹竿芄蘭河廣伯兮有狐木瓜

王

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雅兔爰葛藟采芣大車丘中有麻

鄭——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鷄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齊——鷄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

魏——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碩鼠

唐——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搗羽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芡

秦——車鄰駟鐵小戎兼葭終南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陳——宛丘東門之枌衛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

檜——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

曹——蟋蟀候人鳴鳩下泉

豳——七月鷓鴣東山破斧伐柯九毀狼跋

二雅

甲、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芣薇出車杕杜南陔

白華之什——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台由儀蓼蕭湛露

彤弓之什——彤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水鶴鳴

祈父之什——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

小旻之什——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

北山之什——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桑扈鴛鴦類奔車臺青繩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菟柳

都人之什——都人士采芣綠黍苗隰桑白華縣瓚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乙、大雅

文王之什——文王大明縣械樸旱麓思齊皇矣靈台下武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河酌卷阿民勞板

蕩之什——蕩抑桑柔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瞻卬召旻

三、頌

周頌清廟之什——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旻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瞽潛雛載見有客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賚般

魯頌——駟有駟泮水闕宮

商頌——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

因為什麼風先于小雅，小雅先于大雅呢？又因為什麼召南次于周南，邶鄘衛次于召南呢？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詩的全體的，第二個問題是屬於國風一部分的。現在要按次分說。

自來說詩的人都說先風次小雅次大雅次頌，成功的次序如此。魯係諸侯之國所以魯頌

次於周頌；商頌係前代的樂章，所以又在魯頌後面。宋章俊卿說：

「詩正風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

衛首惡滅與國也。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以統臨天

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爲列國，故次之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風紀既泯，天下相胥而移矣，故次之以秦。西秦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法典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敍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

他是附會風雅頌次第有意排列的。馮登府說商、頌不是商代的詩，如果是商代的詩，那麼天子的詩反居列國的後面，順不順呢？遂引樂記、鄭注說商是宋詩。按馮登府的說法，則魯爲宗室，和

宋比起來較近，應當在宋詩以前了。皮錫瑞又以爲存三統之義，證以樂緯，他在經學通論裏面說：「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引樂緯動聲儀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此詩三頌有通三統之義，與春秋存三統大義相通。三家詩之遺說不傳，而散見于緯書者也。」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以上是關於風雅頌全體的，以下要說關於國風一部分的。

國風的次序尤屬特別。如以國地爲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可見不由于國之大小。如以采得爲次，則鷄鳴之什，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先作後采，後作先采呢？可見不由于采得的先後。如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可見也不由於作之先後。卽以各國的詩而論，有些說是以世爲次，如周南先關雎終麟趾之類。但裏面多有顛倒失次的。故朱熹疑國風次序未必有意，他答范伯崇說：「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顧亭林因以詩次絕不可信，因而疑今詩已失古人之次。他說：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

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而功。」其三章曰：「敷時釋思，我徂繼求定。」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者定而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日知錄卷三

然附會次序有意的人也不少。程子說：「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二程語錄卷之十五郝敬則以三百篇次第雖有參差，而無傷于風雅頌。他說：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後；清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酌賚桓殷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雅頌各得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因對於國風次第，疑其有意，他說：『十五國風次第……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豳居篇末，魯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最附會國風次第有意排列的人，就是王安石。看他周南詩次解，就可以見出他對國風次第的意見。他說：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也，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而求賢審官之志以助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以樛木。無嫉妒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蟋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妒忌，則致國之婦，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繆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繆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

多，是以室家和平，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他的根本觀念，皆基于小序，但說的未免太近情理了！真是這樣麼？韋俊卿也甚附會國風次第，看以上引他通論國風及雅頌次第可見一斑。所以後世附會國風次第的人很多。魏源以太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間。而論國風次第最詳細而有條理的，就以孔穎達成伯瑜歐陽修黃燾李燾等爲著。他們各有各的獨到之點。有除周召外，以下十餘國的次序是：（一）述其先封；（二）善否；（三）參其詩的美惡；（四）驗其時政得失；（五）詳其國的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的，這派以孔穎達爲代表。有校其優劣，以爲次序的倡，自成伯瑜。又有把國風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的。比法有六：（一）以淺深比的；（二）以世爵比的；（三）以族氏比的；（四）以

土地比的；(五)以祖裔比的；(六)以美惡比的；這派爲歐陽修所倡。歐陽修的方法是屬於梯形的，均以次兩兩相比，不是線索式的。現在把他們的主張合集一塊兒，以孔穎達成伯瑜歐陽修的話爲例。

一、周南召南 二南所以居十五國風之首的，以其爲正經。召南之次于周南的，以其得之有深淺。前說爲孔穎達成伯瑜所主張。孔穎達說：『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成伯瑜說：『周召二南之風，聖人之詩，以爲正經，故處衆國之首。』後說爲歐陽修所主張。歐陽修說：『周召以淺深比也。……淺深云者，周德之深，故先于召。』

二、邶鄘衛 邶鄘衛所以爲變風之首的，以其土地廣大，而詩人又早作。邶鄘所以先衛底，則由于作之先後。孔穎達說：『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人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也。成伯瑜也說：『邶鄘衛居殷之舊地，畿內方千里，比諸侯爲大，故次二南。』

三、王風所以次于衛風的，大都由于世爵；或與諸侯比，或與商朝比。孔穎達說：「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于衛頃，國地狹于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于衛也。」成伯瑜則以周室衰微，而土地又狹于衛，故居衛後。他說：「黍離謂王風歎宗周之傾覆，伊洛之地，不過六百里，既狹于衛，故以次之。」歐陽修則以東遷之地比于紂都。他說：「衛王以世爵比也……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于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于正焉。」

四、鄭之次王，皆以其有功于王室。孔穎達說：「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成伯瑜說：「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于王室，故次王風。」

五、齊鄭與齊則以國土族氏相比。孔穎達說：「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則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他是以齊的國土爲大的。成伯瑜說：「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加太公之後，居五百，小于

王國，宜次鄭。」毛詩指說他是以齊的國土比王國小的。歐陽修則完全以族氏相比。他說：「鄭齊以族氏比也。……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者爲後，鄭先于齊，其理然也。」

六、魏魏之次齊先唐，大都由于封祚的關係。孔穎達說：「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次于齊。」成伯瑜說：「魏國爲晉獻公所滅，晉滅同姓見貶，故升魏于晉之上。」

七、唐唐次于魏，孔穎達本于國祚說。「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于魏下。」成伯瑜則兼本于土地之廣袤。他說：「晉唐叔受桐葉之封，地有四百，既小于齊，又居魏後。」歐陽修則根本于歷史方面之土地說：「魏唐以土地比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于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罪也。」

八、秦孔穎達說：「秦……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成伯瑜以秦不如晉，故列于晉後。他說：「秦雖處西戎，能救周室，平王東遷之後，以豐鎬之地賜之。周畿之內，地方八百，比晉則爲不可，故宜次之。」

九、陳之次秦，原于國無令主，不克自振。孔穎達說：「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成伯瑜也說：「陳本侯爵，雖備三恪之裔，至于哀公，荒淫不恤民事，故劣于秦，是用次之。」歐陽修以秦陳之次，由于祖裔也，歸咎于陳主之不能自振，以與其國。他說：「秦陳以祖裔比也。……祖裔云者，陳不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十、檜曹。檜曹之次，皆于內政不良。孔穎達說：「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得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國風次之于末，宜哉。」成伯瑜以曹又不如檜，故次之，說：「曹子爵，昭公奢侈，奸任小人，土地侵削，故居檜後。」歐陽修也說：檜曹是以美惡相比。

十一、豳。豳殿國風，皆以周公之詩，應兼乎風雅。孔穎達說：「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成伯瑜說：「豳詩是周公遭流言之作，且以救亂，別繼公劉，故國風之後，列在小雅之前也。」歐陽修則以豳能終之以正，故居于末。

總之，篇名皆起于詩成之後，名篇的義例，亦無一定，故不足以發詩內的蘊微。有由樂官命名的；也有由詩人自己命名的；又有沿用舊調名的。詩人未命名，樂官則命之。詩人已命名，樂官則仍存其名。惟其名爲樂官所命，故首句相同的詩，而有不同樣的篇名。惟其沿用舊調及爲詩人自命，故三百篇裏面，有很多重複的篇名。至於詩次，則有以國爲次的。以言世次，有始于商成湯，而終於周定王的，有始于夏少康，而終於周敬王的。然除了在子史裏面有限可靠的材料外，多半是附會。頌周朝先人的詩，安知其非追述而作于周朝得天下以後？即使作于夏商兩代，也都是和周朝先人有關係的事跡。史記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厲之缺。」關於周朝祖先的詩，當然歸入周詩。關於宋國祖先的詩，當然歸入那般商後裔宋國——的詩。但宋乃周朝的諸侯，把列國的歸之王朝詩的裏面，誰曰不宜？史記的話，實證孔子整理了周朝的一部全詩。那麼，統認三百篇爲周朝一代的詩，未嘗不合論理。以國爲次的，關於風雅頌全體的次序，已屬牽強，關於國風一部分的次序，尤多附會。而各國一部分的次序，如先關雎，次葛覃等更不無慮說。

六

自來談詩的人，開口就是「四始」「六義」「四始」亦作「四詩」本始于大序。大序說：「……是以……謂之「風」……謂之「雅」……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而後世學者多誤以爲始于司馬遷。今分爲關於局部的和關於全體的兩派如下：

一、關於局部的，共有兩派：一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篇詩爲風雅頌始的，一以正風正雅正頌爲風雅頌始的。第一派以司馬遷爲首，在諸派中爲最有勢力。他在史記裏面說：「……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孔子世家第二派爲成伯瑜等所主張。他說：「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毛詩指四始關於全體的，也有兩派：一派是

以風雅頌爲興廢之始的，一派是以風雅頌爲全詩之始的。第一派的主張，倡于鄭玄。他答張逸說：『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大序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孔穎達因之，故正義說：『……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第二派的主張，倡自王安石，他說：『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義不相襲，故謂之「四始」。』詩經傳說彙纂卷二他是承認國風小雅大雅頌爲四種詩體。其言略近于大序。此外還有一派，可以說是屬於局部的，也可以說是屬於全體的，爲戴震所倡。他在詩考裏面說：『余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于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爲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者而已。』卷三而皮錫瑞的詩經通論則說：『……可知四始實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並非周初所有矣。』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之外『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統看以上數派的學說，以王安石戴震的話爲略近情理。大序明明說『四始』是屬於詩的全體體裁的，後世學者不知玩索大序之言，竟多以訛傳訛。但大序所說的，也有些籠統，我以

爲風雅頌是詩體的「四始。」這四種詩體，是以音調而分。周時以有此四種調子，當時詩人或按此四種調子作詩，或詩成後，樂官審其音節，譜之以歸入此四種調子。孔子說他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因雅頌等調相傳已久，故孔子將當時周詩，審其音調，分別歸入。」

齊詩「也有四始。」詩汎一作汎歷樞說：「建「四始」而「五際」而「八節通。」又說：「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中，金始也。」說盛于漢，但僅爲翼奉輩所樂道，後世言之者頗少。所以自來所說的「四始」實爲「六義」的一半，包括在「六義」之內；和「六義」是一件東西，不是兩件東西。

「六義」也作「六藝」，又作「六詩」。初見于周禮和大序。周禮春官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說：「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大序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但今詩僅有風雅頌，

沒有賦比興。後世研究詩的人，遂分了兩派：一派說賦比興與風雅頌是一樣的，惟亡逸了。王質的詩總聞說：『當是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近來章炳麟說：『孔子刪詩，求合詔武，賦比興不可歌，因以被簡。』國故論衡 又有一派說風雅頌是詩的名或體，賦比興是詩的用途或義，賦比興不可以名詩。毛傳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把興寓于風雅頌以內，實開第二派的起端。孔疏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程子也說：『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鄭樵分別「六義」，更爲深切。他說：『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與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六經與論卷三到了朱熹作集傳，也說：『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制作風雅頌之體也。』又把風雅頌叫做「三經」，賦比興叫做「三緯」。在語錄裏面說：『「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在集傳每章末尾，綴以「賦也」「比也」「興也」「賦而比也」「比而興也」「賦而

與又比也」等字，研究詩的人，皆趨于第二派。近人廖平以賦比興爲國風小名，否認三經三緯之說。他在重刻日本影北宋鈔本毛詩殘本跋裏面說：

「昔余攻毛詩，以序首六義之說，出於周禮；賦比興三字，爲劉歆臠補，意在攻博士經文不全，與連山歸藏鄒夾春秋同爲僞造。又僞傳箋，據周禮說詩之誤，蓋十年於此。……近來談瀛洲論大統，大通周禮之說。乃知賦比興爲國風小名，卽樂記之商齊。如以賦比興爲僞，則樂記之歌商歌齊，亦爲劉歆臠補乎？蓋十五國統名爲風，別有四小名：周召爲南，鄘衛爲賦，王鄭齊爲比，豳秦魏爲興。九風分配三頌。鄘衛殷之故都，樂說所謂商人；孔子殷人，自敘祖宗舊法故爲賦。……魯詩以王風爲魯，齊風言「魯道有蕩」，至於數見。……孔子法周公，故以魯統比。……豳秦魏應周頌爲興，周實爲天子，與周孔不同。……樂記子貢問歌，宜歌風，歌頌，歌大小雅，歌商，歌齊爲六。六與六義之數巧合，是賦比興爲國風分統要義。不得此說，不惟無以解樂記之商齊，而國風分應三頌，亦無以起例。是賦比興三字，於詩最爲有功，爲不可廢之說，特不可以三經三緯解之耳。」戊午周報第四十五期

然季札觀樂之時，詩次已與今略同，廖氏竟附會于孔子刪詩之意，實屬穿鑿。我以為風雅頌是屬於詩的體裁的，賦比興是做詩的方法和義例，完全是屬於藝術的。賦比興決不是亡了，實在是本來就沒有這種體裁；當然以第二派的主張爲是。關於第一派的主張，可由四方面反證。

一、由逸亡本身證明的，如果賦比興是屬於詩體的，何以現在我們連一句話也看不見像那齊韓魯三家的詩，雖然亡逸，關於他們的殘篇斷句，我們仍舊可以尋出，賦比興焉能亡的如此乾淨，使我們一句也找不着！

二、由大序裏面證明的，大序舉「六義」于風雅頌三樣，皆有解釋，獨于賦比興三樣，一句也未提。雖大序本身有些來歷不明，然關於這一點不能使人無疑。可見賦比興本在風雅頌以內，並不是與風雅頌並立的。

三、凡周秦以來談詩的，皆曰風雅頌；或雅頌，而未言賦比興。

四、毛傳只注明「興也」，而無比賦，蓋緣孔子「詩可以興」的話添上的。

風雅頌類別的標準不一，約有六種；有些種均彼此連屬，只因所觀察的方面或注意點不同，故持說各異。

一、以篇章的長短分的，有以二雅三頌與國風的分別，是前者長，後者短。這雖未指明風雅頌三者彼此的分別，却指出雅頌與國風的不同。

二、以體裁分的，風雅頌的分別，全在體裁的不同。

三、以詩的情意及作者分的，風係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詩；雅係朝會燕享公卿之詩；頌係鬼神宗廟祭祀歌舞或告神之詩。

四、以用途分的，這也就是以階級分的。用之于民庶的叫做風。用之于朝廷的叫做雅；用之于國君的叫做小雅，用之于天子的叫做大雅。用之于宗廟的叫做頌。所以國風專屬之諸侯；雅專屬之天子；頌專屬之宗廟。王柏說大雅之正詩，其體有二：一為燕享賓客；一為勞來行役。李光地的詩所說：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與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和鄉樂之類。

五、以事的關係不同分的，王通說：「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中說述 史籍 孔穎達和歐陽修也都說：事有繫于一國的利益，而本于一人躬行的爲風；繫天下之利害，而形合四方之風俗的爲雅；關於神明的爲頌。

六、以音調分的，風雅頌乃樂章的腔調，如仲呂調越調等類。這派是完全注重節奏的。程大昌說：「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詩 鄭樵從程氏之說，說：「風雅頌詩之體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詩辨妄風 朱熹也說：「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在語錄裏面又說：「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惠周揚也說：「風雅頌以音別也。」詩說 卷上 王靜安也主張以聲分別風雅頌，他在說周頌裏面講：「竊謂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樂詩考略

關於以篇章長短爲標準的分類法，最易反證。大概看來，雅頌固多長篇，國風固多短篇。但詳細一看，國風裏面，豈無長篇？雅頌裏面，豈無短篇？不用詳細的計算，就可以知道以篇章長短爲標準的是不確實的。風雅頌本屬於體裁的問題，以體裁爲標準的，實不能指示什麼意義，未

免犯了「不當假定的誤謬」了。以詩的情意或作者爲準，以用途爲準，和以事的關係不可爲準，也均不能包括一切。如按這三種標準分類，則國風裏面兼雅的，有如衛風的淇澳。小雅而類大雅的，有如天保楚茨甫田大田。大雅類小雅的，有如鳧鷖行葦。小雅類國風的，有如祈父谷風黃鳥我行其野和都人士以下。而豳風更是個有力的反證。七月的情意，在陳王業，與大雅的公劉有什麼分別？鷓鴣的情意，在閔管蔡與小雅的常棣有什麼分別？東山的情意，在勞還卒與小雅的采芣有什麼分別？甚至真如鄭玄所說，七月一篇，兼備風雅頌三體；或如程子所說：「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二程語錄卷之二風雅頌混亂，明之而實滅之。至于以雅頌歸之天子之國，以國風屬之諸侯之邦，亦不足以爲類別之準。故汪堯峯說

「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堯峯文鈔

六說之中，以音調爲類別的爲合情理。惟惜古樂不傳，唐朝開元十二詩譜，實爲今樂而冒古名，

不能指出風雅頌之別。于此古樂淪亡二千年之後，求以音分別風雅頌的詳細條件，恐比挾秦山以超北海還難了。

風雅頌三樣，還有正變的不同。此說始于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後世研究詩的人，遂以風雅頌皆有正變。文武成時的詩爲正，康昭以後的詩爲變。風之變始于懿王夷王，迄于陳靈公。雅之變始于厲宣幽。鄭康成說：『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詩譜孔穎達作正義，以雅有正變，與鄭說相同。歐陽修也主張變風變雅之說，他說：『風生于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風雅的正變表如下。

{風} — 正風 — 周南召南 — 共二十五篇
 — 變風 — 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 共百三十五篇

{雅} — 大雅 — 正大雅 — 文王至卷阿 — 共十八篇
 — 小雅 — 變小雅 — 六月至何草不黃 — 共五十八篇
 — 正小雅 — 鹿鳴至菁莪 — 共三十二篇
 — 變大雅 — 民勞至召旻 — 共十三篇

朱熹以頌裏面商魯爲詩體之變，所以頌也有正變。

{頌} — 正頌 — 周頌
 — 變頌 — 魯頌商頌

周頌歌功以告神明，商頌僅舉其先王，魯頌僅詠生君。所以以魯頌爲變的，皆說他無宗廟告神的樂歌，蓋是諛頌祝願底泛詞，且皆不頌先王，而頌生主——詠僖公之德。名頌而實變風裏面的美刺。以商頌爲變的，皆說周文商質，而周頌反質于商，商頌反侈于周。長發殷武二詩，尤與宣

王諸雅無異。比魯頌較好的地方，就是烈祖玄鳥頌先王，與魯頌頌諛生君不同。然祭先王的廟，述生時的功，正是死後頌德，不是以成功告神。商頌的體裁，仍異于周頌。我們可以說商頌是頌之變，魯頌又頌之再變了。孔穎達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萬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備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商頌是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明韋調鼎雖未明言魯頌爲頌之再變，卻指明其無所誦告。他說：「周頌昌明典範，得誦揚登告之體。商頌古奧灑噩，恐不盡出考甫。魯則靡然，何所誦，何所告乎？後之磨崖勒石，益多慙德矣。」
章詩經
氏攷定惠周揚在詩說裏面，說周魯二頌的異點，也很詳細：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壽母而先令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詩說
卷下

但否認正變說的人也很多。鄭樵對於風雅頌正變之說，則絕對不承認。他在詩辨裏面說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書于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風有正變辯

「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棣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雅非有正變辯

葉適也不重正變之說，舉季札觀樂論和孔子教小子的話未及正變證之。惟信鄭樵的主張的很少，所以學者仍多從正變之說，而擴大其範圍，略把國次世次的正變說打破。劉瑾說：

「詩人多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于爲正爲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爲康昭以後所作。——而豳風不可以爲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爲正，以刺爲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

其可疑者多矣。」

他本來是一方面否認國次世次的正變說，而一方面却承認對待的美刺的正變說。所以他又說：

『二南王教之端，故爲正風。至男女亂倫，而鄘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風變。豳遊荒淫，而齊風變。儉嗇褊急，而魏風變。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故以豳終之，欲其變而之正，進風而雅也。』

汪琬疑正變不可拘于國次世次，當以善惡美刺爲標準，說：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麕，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爲婦，淇澳緇衣之爲君，七月之陳王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以下二十二篇，文王以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勞以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

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既從而美之矣，則異于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爲正，則刺譏之詩爲變也；和平德義之詩爲正，則哀傷淫佚之詩爲變也。故曰國次世次不可拘也。必自懿夷訖于陳靈謂之變風變雅，毋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之執正而執變也不幾于溷與？曰：視夫善惡美刺而得之矣，奚其溷！魏峯文鈔

惠周揚也和汪琬表同情，而主張打破國次世次的正變說，但他直以正變爲美刺。他說：

「正變，猶美刺也。……如美衛武，美鄭武……刺衛宣，刺鄭莊……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時，衛女思歸……此隱言美刺者也……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詩說卷上

劉瑾汪琬等由積極方面，倡美刺一類的對待的正變；由消極方面，推翻一切世次國次的正變。

正變說無形中已亡了一半，與鄭樵所主張的，實有廣義狹意的分別。崔述在他的讀風偶識裏面也反對正變的世次絕對性，他說：

「且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鳴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于施之下賢，羔裘之真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麇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于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于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爲變乎？」

所以我們若把正變變成對待的——如以樂爲正，即以憂爲變；以美爲正，即以刺爲變；以善爲正，即以惡爲變。——則各句各章各篇皆有正變，或者尙可以說得下去。不然，再把正變視爲絕對的，未免近于囁語了。郝敬說：「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澳，容非正乎？周南之于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毛詩原解序他證風雅頌正變的理由，雖不甚充足，而末句「詩不可執一觀」實爲卓見。我們當信三百篇不但風雅

頌裏面，各有若干篇正的，若干篇變的，卽一篇一章一句的裏面，也有正變；正變之說完全是對待的。其實正變之說，完全同于美刺，並且與美刺互相爲用，故均不足信。如正風的卷耳，與變風的伯兮，有何分別？正雅的采芣，與變雅的小明，有何分別？強分正變，徒見其多事耳。

以上是總說風雅頌和他們的正變的關係，以下再分說風雅頌三樣。

『風』這個字解釋很多，約有八說。

一、作風教解，大序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二、作風動解，大序解釋風字，雖說風動，但與教化並重。故風動說，以程朱爲著。程顥說：『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二程全書卷二上朱熹說：『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風動物也。』

三、作風刺解，風有諷刺不直言的意思。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四、作風意解，何黃如說：「風有三義……一者繫乎體。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其體則一。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常超于言辭之表，蓋一如風之爲物，輕揚和婉，託物而不著于物也。」他是于風氣風俗之外，又就風的蘊蓄的性質設論的。

五、作風俗解，大序說：「……是以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漢書五行志亦以風作「風俗」解，而兼有「風土」之意，說：「風，土地風俗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夫天子舍風以作樂」注引應劭

六、作風土解，鄭樵說：「風土之音曰風。」又說：「風者，出于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則淺近重複，故謂之風。」六經典論卷三

七、作風誦解，梁任公先生說：「依我看，風卽諷字。但要訓誦誦之諷，不是訓諷刺之諷。周禮大司樂注說：「倍文曰諷。」晉賾疏引作「背文曰風」然則背誦文詞，實「風」之本義。

釋四詩名義

八、作風氣解，章炳麟以風爲空氣之激盪，氣出自口，故曰風；當時之所謂風者，只是口中所嘔唱罷了。

以上八說：風教與風動風刺相同，風俗與風土略近，而風教風動風刺，差不多又是風俗風土的結果，本可合爲一說。故綜起來只有四說，而各不相悖。國風裏面所說的多屬土話，所紀的多爲土產及本地風光。孔子說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司馬遷在史記自序的裏面也說：『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風』卽『民風』，所以禮記載天子巡狩列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換句話說，風就是歌謠而相習成風的。故朱熹以十五國風爲民俗歌謠之辭。雖然國風不純粹是閭巷風土的歌謠，卻無一篇不習爲風氣，間有不是歌謠的，也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社會上一般人均可以懂得，皆可以背誦的。

風字本身解釋，我們已略知道了。但是三百篇從邶至豳這幾十篇詩，因爲什麼叫做風呢？其原來與南雅頌不同之點何在？風起初實在與現在的歌謠相近。說文說：『謠，徒詩也。』左氏傳五年傳疏說：『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論語說：『風乎舞雩，』論衡明雩篇釋風字說：『風，放歌也。』故程大昌謂國風爲徒歌，與南雅頌之入樂者不同。然此不過風之來源如此罷了。及風既經采錄，則皆按聲製譜，不復徒歌，卽使當時未能製譜，到了孔子定周

詩專籍，已必爲正之于譜。

有些人以爲國風非古，古來祇有二南，並沒有什麼風。程大昌首倡此說。他以國風名目，始于左氏荀子，成于詩序。左傳有『風有采繁采蘋』的話。荀子見左傳季札觀樂，有『其衛風乎？』『泱泱乎大風也乎！』等語，遂漫于十三國之上，冠以風字，傳之中公，漢代學者奉之。詩序因據以立國風名目。故在詩議裏面，著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篇以辨之。程氏又以論語但說南雅頌，不說風雅頌，反證國風之非，現在把他的原文抄下幾句：『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詩議又進而以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事，亦無國風名目證之，說：『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序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詩議他又以南雅頌是樂詩，風是徒詩，說道：『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

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詩但周禮大師教「六詩」，以風爲首。左傳載「風有采，繁采蘋」，樂記記師乙告子夏，明明有「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的話。禮記王制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季札觀樂，也說「……其衛風乎……」——安見得不古。程大昌說「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于詩者，若此其盛云耳。」不承認季札所說的「風」爲國風，恐非是。且荀子說「……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也。」儒教「國風之好色也。」大略當淵源有自，恐非盡盲從左氏。又有些人雖承認有風，却把南或南豳除外，如顧亭林等。顧氏以風存于古，但把二南和豳風各爲一體，以二南爲南，以豳爲豳詩。他在日知錄裏面說「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日知錄又說「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秦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采。」日知錄崔述因主張風自風，二南爲詩之一體，他說：

「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自武王之世，

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列之於風；南也，即列之於南。——如是而已。『諷風

一 幽詩的獨立，後世不成問題。反對他獨立的理由，大略如下：

『東山七月雖爲賢者周所作，然所言皆平民日常之事，故曰風，不爲雅。黍離本賢者作，當歸雅，然其閔周室之顛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于燕享，非所宜，奏之于朝會，又不可。』

南的問題，勢力很大，幾乎與風雅頌三樣，齊趨並駕。有說是獨一體的，有說是與風同體的。但『南』字的解釋，實與『風』字不同。今特分說如下。

一、南面說。宋劉克以國風皆繫之以國，或繫之以地，未有繫之以義，繫之以人的。惟二南不然。就着『南』字說，則繫之以義；以『周』『召』說，則繫之以人。遂追意而造南面的學說。他說：

『南之爲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于此。文王之化，自

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于人心，及于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于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于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

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劉氏詩說

劉克雖不是主張把南特歸一類的，卻看出二南與十三國風的不同，把「南」字另加了解釋。至于以「周」「召」繫之周公召公，以為詩得之于周公之地的為周南，得之于召公之地的為召南，則又由「南」字的爭辨，變而為「周」「召」兩個字的爭辨了。汪琬以「周」「召」不繫之于人，指明二南不特非繫之周召二公，而且非二公所作或歌詠二公而作，其原文見下南土說。

二、南化說，關雎小序說：「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陸德明的毛詩音義在「周南」下面說：「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釋文卷五音義上汪堯峯解釋「南」字，引用小序，也是這派的一位代表。

三、南音說，這派以「南」為音體，或樂歌的名字。「南音」的字樣，雜見于各書的，約有

以下數條：

1. 左傳說：「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襄十年

2. 左傳說？「楚鍾儀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成九年

3. 詩小雅鼓鐘說：「以雅以南。」

4. 禮記文王世子說：「胥鼓南。」

5. 禮說樂記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宋王質說：「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

風。夔始制樂，以賓南侯。『南，』即詩之南也；『風，』即詩之風也。舜始見之于琴，夔始播之于

樂。」

6. 左傳說：「舞象箛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

7. 呂氏春秋音初篇說：「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

其要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

周南召南。」

8. 文選吳都賦「操南音」劉注說：「南國之音也。」

王質以風爲樂歌名，南風同類，本屬一體。惟南聲簡于風聲，故存者南少風多。他在詩總聞裏面說：

「風，樂名也。禮：『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言風不及南，當是風也，南也，其聲同律。故舜樂先南，次風，同被之于琴，其聲無爽也。季子獨稱南，不稱風，凡及風者，止稱國；至雅則稱雅，頌則稱頌，惟衛齊因辭及風，亦非指名稱風，蓋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也。……風南，一也；往往南聲簡于風聲，故存者南少風多。」

吳樹聲以二南爲有聲有詩底詩。南係南籥，凡舞皆有南籥二部，所以二南稱南，並以詩和左傳證之，說「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崔述以南爲詩的一種體裁，不論南北，皆可以有，與漢人尙有楚歌一樣的他說：「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

者然。」讀風偶識李光地則合「南化」「南音」二說爲一。他在詩所裏面說：

「夫南風溫和，北風勁厲，天地之氣殊焉。殷周之際，德教又徧，故詩以南名，遠紹大舜之音，近表又王之化也。其時紂之北鄙，尤尙淫靡之俗，多殺伐之聲。亡國徵兆，實惟先見。二南之後，次之以邶，則南北之義明，與亡之揆顯矣。」南周

四、南國說，這派以「南」爲商世的國名。諸詩采自南國，故叫做南。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他們分主的，就是二南國的土地。采自周公采地的，叫做周南；采自召公采地的，叫做召南。所根據的，約有數種：

1. 江漢間古稱南國。成湯解網，漢南諸侯，聞而來歸。小雅四月篇也說：「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2. 汲冢周書載二南分國的理由，說道：「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史記解第 六十一

3. 論語說：「南人有言曰：……」孔注：「南人，南國之人。」

4. 呂氏春秋音初篇高誘注說：「南音，南方南國之音。」

5. 史說夏本紀說：「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潘夫論亦作「南」，「男」「南」同音，假借通用，男氏就是南氏。

6. 鄭玄的詩譜說：「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周南召南譜

五、南土說，此派以「南」屬之于地。詩樛木「南有樛木」傳說：「南，南土也。」樛木箋說：「南土謂荆揚之域。」惟與南土說相連的，又有周召土地說。酈道元的水經注引韓詩序說：「南在南郡南陽之間。」司馬貞的史記燕世家索隱從之，說：「詩有周召二南，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他是以岐山的南面定的。主張周召土地說的，有吳樹聲、章如愚、汪琬等。吳樹聲說：「按「周」地名，猶之「召」亦地名也。「周」「召」同爲地名，猶「邶」與「鄘」，「魏」與「唐」亦同爲地名也。周召皆畿內之地，應同隸于王，必繫之周召者，猶邶鄘久入于衛，必別之爲邶鄘者，存其舊也。」章如愚引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以證「周」

「召」皆爲周地。見詩序

吳樹聲章如愚皆以「周」「召」繫之于地，汪琬以二南非繫之于

人——周公召公——而繫之于地，與吳樹聲章如愚相同。並說「南」字係說教化自北而南，

本于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的話。他的意思，是說文王之化，遍及周召二地以南，——江沱

——不能以周召二地爲限。共有三個理由，反證「周」「召」非繫之周公召公。一，非二公所

作；二，非詠歌二公而作；三，無繫二公的理由。下面就是他的原文：

「夫二南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概以他詩繫之二公也！文王在上，而繫其詩于二公，則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之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于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濫于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召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他們三位對於「周」「召」的解釋相同，對於「南」的解釋則異。蓋吳樹聲章如愚的南土

說是狹義的，汪琬的南土說是廣義的。

統看以上五說，南面、南化、南國、南土各說，皆謬于普通命名的道理。南化說雖最早，但已有很多的反證，我們暫把崔述的話做個代表。他說：「……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漢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故諸說之中，以南音說爲合于命名的道理。周南召南之爲風體，實同于古來的楚辭，現在的粵謳。所以與十三國國風不同者，因其地所產的詩歌音調稍異，故另有專名罷了。譬如現在我們徵集全國的歌謠，他省皆題以「直隸」、「山東」或「直隸」、「魯」等字樣，廣東廣西的歌謠，已有「粵謳」的專名，故不題「廣東」、「廣西」或「粵東」、「粵西」而總題以「粵謳」。粵謳，直魯……實同于周南召南鄘衛……南本是南夷的舞樂，亦謂之任，又謂之兜。古者「男」皆得訓「任」周禮春官賈疏：「鞀，韃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禮記明堂位也說：「任，南蠻之樂也。」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注也說：「南，南夷之樂也。」白虎通說：「……故……南夷之樂曰南。」又說：「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

蓋就舞言曰任，就歌言曰南。方其舞，則執籥秉翟；及其歌，則頡籥合聲。故南實乃外國樂而傳入中國者。多以之合樂。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所載的作樂程序，都是于工歌間歌笙奏之後，最末一套爲『合樂』。合樂所歌的是周南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鵲巢采芣采蘋。論語也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曲終所歌名曰『亂』。楚辭及古辭多有之。所以我們不妨仍舊以國風爲一，二南豳皆包括在內，無須承認二南豳詩的獨立。

雅之名稱，大概發源于樂器。周禮『應雅』注說：『雅狀如漆笛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鞞之，有兩紐疏畫。』歌誦雅詩時，大概作此種樂器，遂相沿以爲樂歌之名。周時名此種樂歌爲雅樂，與俗樂不同。宋王質在詩總聞裏面說：『雅，樂歌名也。』關於『雅』字的意義，約皆以『正』字爲歸。大序說：『雅者，正也。』鄭康成說：『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程子說：『雅者，正言其事。』又說：『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熹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蓋雅是當正聲。儀禮鄉飲酒禮載：『工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鹿，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說「正樂備」可見公認雅爲正聲了。正聲因何名爲雅呢？鼓鐘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鄭箋：「雅，萬舞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梁任公先生以「雅」「夏」古字本通。荀子榮辱篇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而儒效篇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見「安雅」之「雅」卽「夏」字。說文說：「夏，中國之人也。」故雅卽夏音，中國正聲，與南之爲夷樂俗聲者有別。見釋四詩名義章太炎則以「雅」「鳥」相通，鳥爲旣爲秦正聲，則秦爲周舊畿，證雅亦爲周正聲。今錄其一段演講：

「雅何以訓作正？歷來學者都沒有明白說出，不免引起我們的疑惑。據我看來，「雅」在說文就是「鴉」，「鴉」和「烏」音本相近，古人讀這兩字也相同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雅」卽「烏」。史記李斯傳諫逐客書，漢書楊惲傳報孫會宗書，均有「擊缶而歌烏烏」之句，人們又都說「烏烏」秦音也。秦本地，烏烏爲秦聲，也可以說烏烏爲周聲。又商有頌無雅，可見雅始於周。從這兩方面看來，「雅」就是「烏烏」的秦聲，後人因爲他所歌詠的

都是廟堂大事，因此說「雅」者正也。」國學概論 第四章

楊樹榮曾駁章氏之說，說道：

「章氏之說，固自新穎，然雅非必關中之人作之，安得有關中之聲乎？且夫「擊磬叩缶，彈箏搏鼗，歌呼烏烏」，「仰天附缶，而歌呼烏烏」，所謂關中之聲者也，而顧可以春容大雅，詞旨正大，氣象開闢之雅當之耶？抑烏烏舊稱蠻夷之音，秦人且自棄之，而以就鄭衛矣；而謂彼春容大雅，詞旨正大，氣象開闢之雅，反引以爲名哉？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今之雅，乃作於周鼎既定之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安得強以秦聲概周聲——以關中之聲概全國——若周聲可以秦聲名之，則豈獨雅而已；彼風之與頌，其可名爲雅者亦多矣；亦見其不能自圓其說也。」讀詩 劉記

按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的鄭箋：「雅，萬舞也。」則雅亦舞樂。歷來分雅爲二：一，小雅，二，大雅。大小的分別，主要的學說，約有二種：

一、主政，以政的大小，定爲大小雅的。始自大序，孔穎達朱熹等皆沿其說。大序說：「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穎達本序大序之說，說：『王者政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季逯仲則以言一事和泛言天下之事，定大小雅的分別。他說：『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也。至于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熹則由二雅施用的方面立說，他說：『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又有由二雅之本立論的，如馮時可他說：『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

二、主聲，主聲之說，始自樂記的『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孔穎達鄭樵等均主之。孔穎達本係主政的，但他以大小雅各有其聲，因用音體以別變大小雅，可見他是一個主政而兼主音的。他說：『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

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鄭樵以大雅小雅之音，猶如大呂小呂之律，他在詩辨妄裏面說：「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雅非有程大昌也是以音律解釋大小雅的他說：

「南雅頌，樂名也。若樂典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均之爲雅言。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

陸深以大小雅比之于大小樂。他說：「大雅小雅，猶今人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箎曰小雅箎，有鐘有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聲，而名義求，非詩之全體也。」惠周揚據樂記師乙和季札觀周樂的話，以爲雅之大小，猶如呂之大小，與鄭樵程大昌的主張相同。他說：「……據此則大小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之也，如律有大小呂。」詩說卷上

以上二說，以主聲的爲近。鄭樵在六經輿論裏面會說道：「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

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淇露爲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耳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非雅變辯有正郝敬曾說道：「小雅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可爲二雅區別的定論。

頌體不外乎稱揚贊美一類的觀念。大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鄭玄的詩譜以「頌」「容」「古字通，作「誦德以美之」解。孔穎達的正義，從鄭玄「容」「誦」的解說，說「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鄭樵說：「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程子說：「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朱熹也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皆以「頌」作稱美而無諷刺解，指明「頌」的積極和消極的蘊義。

然則周頌魯頌商頌等詩何以名爲頌呢？按頌即容之本字，指容貌威儀言。頌實一種舞詩，

舞之所重在「頌貌威儀」樂記說：「舞，動其容也。」這一類詩舉其所重者以爲專名，故叫做頌。阮元說：

「頌」字卽「容」字也。故說文「頌，覓也」……「容」「養」「叢」一聲之轉……今世俗傳之樣字……從「頌」「容」「叢」轉變而來……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頌釋

王靜安疑三頌各章不皆是舞容，而獨揭頌聲之說，以其聲較風雅爲緩。在樂詩考略裏面說：

「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聲表之，亦可也。竊謂風雅頌之別，當于聲求之。頌之所以異于風雅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爲緩也。何以證之？曰：風雅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故其聲促者，韻之感人也深；其聲緩者，韻

之感人也淺。韻之娛耳，其相去不能越十言或十五言，若越十五言以上，則有韻與無韻同。卽令二韻相距在十言以內，若以歌二十言之時歌此十言，則有韻亦與無韻同。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分章者亦然。風雅皆分章，且後章句法多疊前章。其所以相疊者，亦以相同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若聲過緩，則雖前後相疊，聽之亦與不疊同。頌之所以不分章，不疊句者，當以此。此二證也。頌如清廟之篇，不過八句，不獨視鹿鳴文王，長短迥殊，卽比關雎鵲巢，亦復簡短。此亦當由聲緩之故。三證也。……肆夏一詩，不過八句，而自始奏，以至樂闋，所容禮文之繁如此。則聲緩可知。此四證也。然則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則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聲而不在容可知。以名頌，而皆視爲舞詩，未免執一之見矣。」

說周頌

以上是分說風雅頌，以下要說賦比興。

大序和周官，總載『六義』。至毛公始將賦比興分出。然毛傳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

與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明「興也」二字，而不稱比賦。孔穎達以爲因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的緣故。見詩大序「疏」故一直到了朱熹作毛詩集傳，纔在每章的末尾，綴以「賦也」「比也」「興也」「賦而比也」「比而興也」「賦而興又比也」等字。又在語錄裏面說：「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惟「三緯」多備于風雅頌爲少。故尊毛的，多以大雅三頌皆無比，周商二頌並無興。今引一段論六藝的話：

「且賦比興三體，惟風獨得其全。大雅三頌皆無比，周頌商頌并無興。朱子于大雅三言比。緜桑柔二篇，毛傳皆云興，卷阿九章，傳不言興。爾雅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嚙嚙啻啻，民協和也。」義與上二章同，是亦興也。周頌振鷺，朱子屬賦，毛傳云興。蓋誤魯頌近雅，間有興體；小雅近風，間有比體。朱子于小雅言比十有六，以毛傳覈之，大半是興。六義之先風退雅頌，而崩賦比興于間，其以此夫？」皇清經解續編卷二〇三

他這未免太注重廣義的比興了。如說大雅三頌無廣義的比，周商二頌無廣義的興則可；如說他們沒有狹義的比興，那就錯了。然注重狹義比興的人也不少。郝敬以「三緯」原非離析，他

說：

『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鷓鴣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邪！』毛詩原解序

郝敬的主張，未免範圍太廣，把『三緯』的價值，越法減小。黃宗羲也是主張『三緯』的範圍廣大的人，並且以用詩也有『三緯』。他說：

『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蕪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威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

這未免折衷太甚了。朱熹倡作詩有三緯，亦屬多事。黃宗羲又被朱熹的三緯鬼附在身上，還要

再從而爲之辭。真是『明之不如其已。』申培的詩說也談到賦比興，如

『鑫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采芣兒童鬪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麟趾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比中有賦也。……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於文王，晉人美之，比也。……菁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但申培的詩說，原是明豐坊偽書，不足深信。這以上是三緯由來的大概。關於三緯的本身，可分三個題目研究。一賦比興本身，二賦比興彼此的關係，三賦比興在後世文學上的勢力或關係。

賦是什麼？鄭康成的周禮注說：『賦之言鋪，直鋪陳政教善惡。』鍾嶸的詩品說：『直書其事，盡言寫物，賦也。』朱熹的集傳說：『賦者，直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胡致堂引李仲蒙的話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又有些人說直指其名，直敘其事的是賦。他們的主張，有偏于物的方面的，有偏于事的方面的。賦在三緯的裏面，最爲明顯，狹意的賦，差不多與英文法裏面的『直疏句』相近；廣義的賦，差不多與文體裏面的『敘述體』相彷彿。不但陳述事實，並且陳述

物類。總一句說，賦就是直陳事物的藝術。

什麼是比？鄭司農的周禮注說：「比者比方於物。」鍾嶸說：「因物喻志，比也。」摯虞說：「比者，喻類之言也。」劉勰說：「比者，附也。……附理切類以指事。」朱熹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又說：「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李仲蒙說：「索物以託情，謂之比。」又有些人說引物爲說的是比，又有些人說「以其所類而比之」叫做比。這些說的雖然不錯，但終嫌籠統不明白，並且還有些地方僅說到狹義的比。所以我現在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比就是以事物相物比事物，而所指的事物常在言外。像這樣說，三百篇廣義的比，才見得出來。若只說以事物相比，未免限于狹義的了。三百篇狹義的比也很多，但三百篇比的價值却在于廣義的。鄭玄又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把比的詩都爲刺詩。這話毫無義理。即以螽斯一篇說，完全是美，無一點刺的意思，然這篇却是比。怎見得比是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呢！

興的定義，最爲複雜。鍾嶸說：「文已而意有餘，興也。」他誤以興做去聲，與現在雜誌日報

裏面餘興攔的『興』同意。誦三百篇的人都覺着篇篇是餘韻悠揚，試問那一篇沒有餘興？按鍾嶸的話，那麼三百篇都是興，沒有賦比了。擊虞說：『興者，有感之辭也。』在興起的一方面看，這話不算不對，但終是不明白。三百篇都是有感而發，沒有不關痛癢的詩，那麼三百篇裏面的興義也未免太多了。鄭玄說：『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把興義限于美詩，却不知三百篇裏面刺詩有興義的很多，難道不算興嗎？這與他比爲刺詩同一謬誤。鄭玄又說：『興者，託事于物。』劉勰說：『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孔穎達說：『取喻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見意者，皆興辭也。』程子說：『興有興餘之意。』朱熹說：『興者，託物興辭。』又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辭也。』又說：『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李仲蒙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這些定義還近一些，但終覺不完全，不清楚。我以爲興是借物以引起事，而物在先，事在後。如只說借物以引起事，則限于狹義的興，因爲廣義的興，其本來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而因接續下去的。

以上是說賦比興的定義，現在要說這三樣的關係。

賦比興三體，本來各有不同，以統篇數章皆一體的居多。

統篇三章皆賦體的，——如葛覃之類。

統篇三章皆比體的，——如蟋蟀之類。

統篇三章皆興體的，——如兔置之類。

一篇中各章異體的居少數。還有一種異體的，就是一章的裏面兼比興或兼賦比興的。朱熹說：『比興之中，蟋蟀專于比，而綠衣兼于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于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學者不可以不考。』分析出來，約有十二種。

一、賦而比的，即賦之中兼比的。如『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厭浥行露』、『坎坎伐檀』和小弁八章之類。

二、賦而興的，即賦之中兼興的。如『采芣苢』、『陟彼南山』、『彼黍離離』、『氓』的六章，中谷有推，野有蔓草，溱洧，和小弁七章。

三、與而比的，即興而兼比的，如「關關雎鳩」漢廣，「麟之趾」椒聊，「鴈鳩在桑」

「中原有菽」和巧言的四章之類。

四、比而興的，如下泉氓的三章和綠衣之類。

五、比之比，如谷風爲全篇皆比，則「葑菲」「荼薺」「涇渭」「梁笱」皆比之比之類。

六、賦而興又比的，如頍弁之類。

七、賦其事以起興的，如泮水首三章之類。

八、一句興一篇的，如「縣縣瓜瓞」之類。

九、興之興的，如野有死麇的二章，以「林有」興「野有」；伐木以「丁丁」興「嚶嚶」；

小宛以「中原有菽」興「螟蛉有子」之類。

十、兩層興一層的，如「沔彼流水……飲彼飛隼……」之類。

十一、一章興一章的，如「鳳凰鳴矣」一章之類。

十二、一章之中兼賦比興的，如氓的三章，「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比女之未老，她的容

色光麗，是比。『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鳩食桑葚則醉，女與士耽則淫。上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上之所比，卽是下之所賦；比喻彼物，興起此辭，上下喚應，是興。『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直言事實是賦。

三緯彼此的關係，大略賦近乎比，比近于興，賦興則相差甚遠，與三經彼此的關係相彷彿。那麼拿什麼做他們類別的標準呢？朱熹說：『大抵興之有意者，似比；其不取義者，得興之體而已。』賦之直陳者，是賦；其託言者非比而猶比也。比有下文顯言其事者，是比；有隱言其事者，難于直陳，託之于物，是比而實賦也。』可見賦比興是由于屬辭命義的不同而別的。賦是直陳事物，最易看出。難分別的，就是比與兩樣，因爲比興是活句虛句，賦是實句。朱熹說：

『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個對一個說。蓋公本是個好的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

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并見朱子全書卷三十五詩綱領朱子語類卷八十五

又說：「說出那事來是興，不說出那事來是比。」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今特比列于下：

比——隱的——不說破的——不入題——虛渺的

興——顯的——說破的——入題——實際的

興有取所興爲義的，乃以上句形容下句的情思，下句指言上句的事實；有全不取義的，則僅取

一二字相應。廣義的興體上句虛，下句實，內容包括賦比，所以孔子說詩，獨說「詩可以興」

「興于詩」。朱熹說：「比是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

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朱子全書卷三十五詩綱領朱子語類卷八十五呂祖謙說：「興

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

矣。」這些都是說興的範圍廣于比的，然並不是說興愈于比。至于說興兼賦比最明了深切的，

當以日人元貞公幹爲著。他說：

「後世之以花爲花，以美人爲美人，是賦也。以花喻美人，以美人喻花，是比也。故此二者則易得而知，而謂所興者，其名在此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此二者之間……」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凡此類上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以上二句之比，喚起下二句之賦，是興也。故興之名在於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于二者之間。古來無知之者，非以其難知乎？雖然，得予之此解，而興之一字，昭然明白，雖兒童可得而知，則後之學詩者，或當以予解爲正焉。」九經談

他自以爲啓千古的幽秘，並非自誇。按他的學說，可得一個興的公式。

比（前項）＋賦（後項）＝興

所有廣義的興，皆可以按着這個公式分配。如

無田甫田，維莠騷靡。（前項）＋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後項）＝興。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前項）＋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後項）＝興。

「毛公朱晦菴以桃夭爲興，是其不知比興之明驗也。」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比女子之少好，皤其容色，是比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直言實事，是賦也；——是賦比合體，而上下不相喚應，則非所謂興者也。詩中此例極多，而晦菴概以爲興。則其義之難解，則斷爲無義之興；詩辭比興，豈有無義者乎？予曾言王注出而易滅，朱傳行而比興燼，有明者當知予言之不妄也。」九經談

元貞公幹是偏重廣義興的，故將狹義的興，概皆否認，而反對無義的興。其實三百篇裏面廣義狹義的興皆備，詩固有無義的興，試看近世的兒歌，比興備有，由不相聯貫的事物上而發表情感，何可勝數！然元貞公幹的方法，固爲自來談三緯的人所未會道。

以上是說賦比興兼義，證明三樣的關係。以下說賦比興在後世文學的地位。

賦比興是三百篇的創義，三百篇以後，惟離騷兼之。除離騷外則比興被賦的勢力戰勝。試看後世的詩，有了那些『賦得』『賦此』的名號，多是賦，很少比興。然並不是說比興亡了，只是滅

少罷了。劉勰以爲後世比存興亡，他說：「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文心雕龍比興第三十六

他又把後世的比，細分爲六類：

一、比聲的 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宋玉的高唐賦

二、比貌的 如「森森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枚乘的菟園賦

三、以物比理的 如「禍之與福，何異糾纏。」——賈誼的鵬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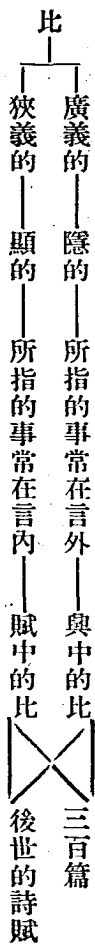
四、以聲比心的 如「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也。」——王褒的洞簫賦

五、以響比辯的 如「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馬融的長笛賦

六、以容比物的 如「起鄮舞，覆曳緒。」——張衡的南都賦

他却不知後世的比，多是賦中的比，是狹義的比，不是那廣義的比，與中的比。並且既名之爲賦，那裏有廣意的比？三百篇的比，包括廣狹二義的，而以廣義的比爲著。後世的比，則多以狹義的

爲著。我只能承認他的話，一半是對的。今分別如下：



怎樣分別呢？如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是比子孫衆多的話，但在外面看來，却只說螽斯。如不知道這篇的原意的，恐怕說是一篇螽斯吟了。像這些類的，是廣義的，是隱的，是所指的事常在言外的，是與中的比。如碩人的「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天保的「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等，以手比柔荑，以膚比凝脂，以領比蝤蠐，……我們一看就知道詩的本意。這些是狹義的，是顯的，是所指的事常在言內的，是賦中的比。這與英文修辭學裏面的直喻（simile）和隱喻（metaphor）相似。直喻是一件事物，表明或行動像旁的與他有些地方相同的事物的一種修辭。他的形式，常用「如」「似」「比」

「養」等字和一切形容字疏狀字的比較級做成的，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蠧，齒如^{苑犀}」等類，都是屬於這類的。隱喻乃一件事物，表明或假設旁的與他有些地方相同的事物的一種修辭。所比的事物，常有一種情形或行動，如「螓首蛾眉」等類，以爲首就是螓，眉就是蛾；不說首如螓，眉如蛾，是屬隱喻的。

又有些人如吳喬輩以比興只存于唐，宋明以下，二義俱泯，說：「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見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與也……「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盞露一盃。」言雲表露未能治病，何況神仙？託漢事以憲武，比也。」答萬季整詩問他在圍爐詩話裏面，也說「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是興；「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是比。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會
有批評吳喬的話，今錄如下：

「至于賦比興三體並行，源於三百；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聞興比則必優，賦則必劣。况唐人非無賦，宋人亦非盡無比興；遺詩具在，吾將誰欺？乃劃界分疆，誣宋人以比興都絕，而所謂唐人之比興者，實皆穿鑿附會，大半難通。」卷一百一十七賦比興的分別基于範圍辭意的不

同，並無優劣的關係。即宋明以下，比興仍存，不過把廣義的比興多半泯滅罷了。所以比興並未全族淪滅，只有一小部分優秀的民族式微而已。大部分平庸的民族還是作義皇上人，過他們的太平日子呢。如唐張籍的「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于節婦，而非節婦；見四朱慶餘的「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託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其尤著者，如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台瓜詞：

「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

與芣苢正相同。若不知其旨，則淡而無味。「瓜稀」「瓜好」何殊于里巷之俗談耶？凡此皆為三百篇廣義之比。故皮錫瑞在詩經通論裏面說：

「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漢唐諸家近于比興者，陳沆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託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託，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于節婦，而非節婦；朱餘慶「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

第後謝薦舉作，託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箋釋而明者。卽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爲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溫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莊之菩薩蠻，戀留蜀思，馮延己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蝶戀花，爲韓范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接迹風人者。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下至清人之詩，亦多有之。如施閨章的萍浮兔絲篇：

『浮萍寄洪波，飄飄東復西。兔絲附喬柯，裊裊復離披。兔絲斷有日，浮萍合有時。浮萍語兔絲，「離合安可知！」健兒東南征，馬上傾城姿。輕羅作障面，顧盼生光儀。故夫從旁窺，拭目驚且疑。長跪問健兒：「毋乃賤子妻！」賤子分已斷，買婦商山墜。但願一相見，永訣從此辭。」相見肝腸絕，健兒心乍悲。自言「亦有婦，商山生別離。我戍十餘載，不知從阿誰。爾婦旣我鄉，便可會路岐。」寧知商山婦，復向健兒啼：「本執君箕箒，棄我忽如遺。」黃雀從鳥飛，比翼長參差。雄飛占新巢，雌伏思舊枝。兩雄相顧託，各自還其雌。雌雄一時合，雙淚沾裳衣。」

以上半首詩引喚下半首，至「離合安可知」爲廣義與公式的前項。「健兒東南征」以下爲

後項。完全是一首廣義與體的詩。不過像這類的作品很少罷了。且後世寄託及寓言之作，尤其是咏物作品，均係廣義的比興，在在均可引證，則廣義的比興，也算不了什麼希奇的藝術。

綜之，本篇述論六義。六義分爲三經三緯。四始實卽三經。三經爲詩的體裁，三緯爲作詩的方法。三經的分別，是由于音調的不同。與三經連帶的問題，就是正變說。正變本爲對於時的對待的解釋或概念，並不是絕對的。卽一篇一章一句的裏面，也可以發生正變的問題。若把三經分次說，風之初本爲徒歌。與風有連帶關係的，爲南的解釋。南係南夷的舞樂。雅則爲中國正聲，亦爲舞樂。頌乃容字，其得名蓋亦原于舞及聲。至于三緯方面，則重廣義比興的多小其範圍，重狹義比興的多大其範圍。賦僅直陳事物，最易明了。比乃以事物比事物，而所指的常在言外。與爲借物引事，而物常在先，事常在後。比興雖有廣義狹義的分別，而他們最有價值的地方却在于廣義的方面。狹義的比興，最易見；廣義的比興則不甚易見。我們給比興所下的定義，是趨向于廣義方面的。賦雖較爲普遍，與雖範圍較大，然他們並不分什麼優劣。到了後世，賦盛行，廣義的比興漸衰。然廣義的比興並未嘗亡，不過受了時代風氣的束縛，家道式微罷了。

七

自來談詩的人，大半都帶着道學先生氣味，盡說些詩法詩教，把藝術一層拋開。即有時談到藝術，也是抽象的籠統話。左傳載季札觀樂說：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倔；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襄公

二十九年

像這一類的話，都是說性質或功用，怎能算得藝術！所以我們如研究三百篇的藝術，當實際分析他一回。共由三方面研究：一形式方面，二聲韻方面，三情意方面。

第一形式方面

三百篇的形式，可以說是極自然而不受束縛的。即以章句而論，句的長短由一言至八九言。詩疏說：「句者，聯字爲言。」那麼一個字不能算做一句。但日知錄以一言可以爲詩，如緇衣的「敵」「還」爲句，若連下，則言不順。詩本音改緇衣章四句爲章六句。魏善伯詩經原本以抑「辟爾爲德」的「辟」字爲一字句，而與「德」叶。並且明郝敬早已在他的毛詩原解序的裏面以生民的首章的「歆」字爲一字句。摯虞的文章流別以三百篇有九言的，如「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郝敬又以「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爲九字句。顏延之說詩體無九言，蓋因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所謂九言的，實合兩句爲一，故詩疏駁之。但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九言的，則顏延之的話也不能成立。不是詩體無九言的，是三百篇少九言的罷了。試看唐宋以來，句還有長至二十多字的哩。今特依次舉例：

一字句 如緇衣的「敵」「還」；祈父的二「予」字；抑的「辟」字；生民的「歆」字之類。

類。

二字句 如祈父的「祈父」、魚麗的「鱠鯊」、鱣鯉、魴鯉、維清的「肇禋」之

三字句 如「江有沱」、「標有梅」之類。

四字句 如「關關雎鳩」之類。

五字句 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之類。

六字句 如「嘉賓式燕以敖」、「我姑酌彼金壘」、「政事一埤益我」之類。

七字句 如「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知我者謂我心憂」之類。

八字句 如「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胡瞻爾庭有縣貆兮」之類。

九字句 如「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之類。

句以三四言爲多。各篇除了些四言單調外，都是長短互雜的。如卷耳第二章，兩四字句，一六字句，一五字句；麟趾每章一三字句，兩四字句；行露第二三兩章，每章四五字句，兩四字句；江有汜每章四三字句，一四字句。凡此諸例，難以枚舉，與後世律詩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了。成伯瑜

的毛詩指說：『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時雜二三五七八言。意已明則不病其短，旨未暢則無嫌于長。短非蹇也，長非冗也。』詩疏曰：「言已申情，維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是也。』沈德潛也說三百篇短以取動，長以取妍。疎密錯綜，爲文章最妙的境界。實爲三百篇自然創造應得的批評。三百篇後，只有歌謠禽言等能當這個名稱。宋詞元曲，平仄有分，譜調有定，失去了很多自然的創造，不能與三百篇相比了。篇章的長短多少，也是無一定的。或如烈祖玄鳥一章分爲五篇，或如騶虞渭陽二章合爲一篇。多不過十六章，如桑柔篇。章之短的，如芣苢僅二句；多的如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三十八句。與後世的詩定爲幾言幾句的，又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我把三百篇的形式，的自然優美的地方，分析說一說。一面關於字句的，二是關於篇章的。

關於字句的有八重疊的，助語的，蟬連的，對偶的，斷續的，轉折的，反覆的，倒插的。

一、重疊的 共分兩種：第一種是用疊字于各句的裏面的，第二種是用疊字于一句的裏面，相連不分的。換一句說，一種是分的，一種是合的。

1. 分的 如鷓鴣二三兩章，連下九「予」字；天保三章，連下五「如」字；天保卒章，連下四「如」字；蓼莪三章，連下九「我」字；北山四五六三章，連下十二「或」字；楚茨首章，連下五「我」字，六「以」字；緜四章，連下八「迺」字；生民五章，連下十「實」字；體格錯落，又極自然，蓋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此外如「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也是這類的一種。此類多逐層備進。

2. 合的 疊字之相連者，叫做重言。三百篇藝術上的創造，以字的描寫形容方面爲多，而描寫形容最精采部分，是疊字的創造。這類重言，並且與聲韻有很大的關係。劉勰說：

「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杲杲」爲日出之容；「瀼瀼」擬雨雪之狀；「喑喑」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乎？」

文心
雕龍

所以如螽斯一篇不過三十九字，却用了六疊字；碩人末章，連用六疊字，鷓鴣卒章五疊字，複而不厭，繁而不亂。清王筠類集三百篇的重言，作毛詩重言一書，共分三篇。他自敘：

「詩以長言詠歎爲體，故重言視他經爲多，而重言之不取義者爲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則比附，此正例也，故輯爲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爲重，則一也，故輯爲中篇。其或單詞卽同重言者，……茲據傳箋正義，亦或以例推之，故輯爲下篇。一見者先之，屢見者次之，字異義同者又次之，則上中二篇之所同也。下篇出自創獲，各以其句例之同者類聚焉。」

甲、同字而其義迥別的，如「陶陶」見于君子陽陽的「君子陶陶」的，傳以爲和樂貌；見于清人的「駟介陶陶」的，傳以爲驅馳之貌。字雖同而義則異。

乙、字異音同而義則比附的，如「揭揭」「桀桀」「子子」，「揭揭」見于碩人的「葭揭揭」；「桀桀」見于甫田的「維秀桀桀」；「子子」見于干旄的「子子干旄」三字皆做「長貌」解。其字雖異，其義則同。

丙、兼取義的 分專字的和引伸的兩類：

1. 專字的 如「遲遲」，谷風采芣有「行道遲遲」，七月出車有「春日遲遲」，長發有「昭假遲遲」，義皆爲「舒緩」，「長遠」。

2. 引伸的 如「洋洋」，「泱泱」，碩人有「河水洋洋」，傳「盛大也」，衡門有「泌之洋洋」，傳「廣大也」，大明有「牧野洋洋」，傳「廣也」，閟宮有「萬舞洋洋」，傳「衆多也」，瞻彼洛矣有「維水泱泱」，傳「深廣貌」，「洋」「泱」兩字，音同義近。

丁、單詞 以一字代重言，即當重而不重的。此類係類聚句例相同的，共分十七種。

1. 本字之下，加「其」字的 如殷其雷的「殷其雷」，中谷有蓷的「條其蓷矣」，宛丘的「坎其擊鼓」等類。

2. 本字之上，加「其」字的 如綠衣的「絲衣其紕」，泂水的「角弓其觶，束矢其撻」等類。

3. 本字之下，加「彼」字的 如晨風的「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殷武的「撻彼

般武』等類。

4. 本字之上，加『彼』字的

如騶虞的『彼茁者葭』采芣的『彼爾維何』等類。

5. 本字之上，加『有』字的

如匏有苦葉的『有彌濟盈』有鴛雉鳴的『有客』有妻有且』等類。又有句法變的，如擊鼓的『憂心有忡』皇矣的『臨下有赫』等類。

類。

6. 本字之上，加『斯』字的

如采芑的『朱芾斯皇』斯干的『如跂斯翼』等類。

7. 本字之上，加『思』字的

如車牽的『思變季女逝兮』文王的『思皇多士』等

類。

8. 本字之下，加『如』字的

如烝民的『穆如清風』常武的『闕如虓虎』等類。

9. 本字之下，加『若』字的

如皇皇者華的『六轡沃若』猗嗟的『頎而長兮』等

類。

10. 本字之下，加『矣』字的

如生民的『后稷呱矣』皇矣的『皇矣上帝』等類。

11. 本字之下，加『兮』字的

如『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關『其葉湑兮』者華等

類。

類。

12. 本字之下，加「止」字的，如「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杜等類。

13. 本字之上，加「伊」字的，如「王公伊濯」文王有聲，「其笠伊糾」良等類。

14. 本字之下，加「然」字的，如「宛然左辟」葛，「烝然來思」南有等類。

15. 本字之下，加「焉」字的，如小弁的「怒焉如擣」，大車的「潛焉出涕」等類。

16. 不加字的，如蕩的「顛沛之揭」，箋「揭，蹶貌；與「葭莩揭揭」近似。」清廟的

「肅雝顯相」的「肅」「雝」與思齊的「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的「有來雝雝，至止

肅肅」相同。

戊、不必重而重的，此類正與「鳳兮鳳兮，原是一鳳」相同。

1. 屬於人名的，如楚茨的「子子孫孫」之類。

2. 屬於物名的，如南有嘉魚的「烝然罩罩」，「烝然汕汕」之類。

3. 屬於色名的，如子衿的「青青子衿」，都人士的「狐裘黃黃」之類。

4. 屬于事名的，如公劉的『于時處處』，『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之類。

二、助語的。三百篇詞句的自然，多由于虛字。後世詩所用的虛字，不過『些』『只』『兮』等字。洪邁說：

『毛詩所用助語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女」「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楚辭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

玄經「其人輯抗可與過其」，此用「其」字住。至「些」字，獨招魂用之耳。」容齋五筆

三百篇裏面，差不多普通散文所用的虛字都有，並且虛字以用于句尾的爲多。但有全篇都用的，有僅數章用的，有僅數句用的，舉例如下。

1. 句尾有『也』字的 如牆有茨和旄丘的第二章。

2. 句尾有『矣』字的 如桑中和氓的第五章。

3. 句尾有『兮』字的 如蟋蟀采芣。

4. 句尾有『之』字的 如河廣的首章。
5. 句尾有『哉』字的 如『謂之何哉！』
6. 句尾有『只』字的 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7. 句尾有『且』字的 如『椒聊且，遠條且！』
8. 句尾有『其』字的 如『夜如何其！』
9. 句尾有『止』字的 如『征夫勞止，』『女心傷止。』
10. 句尾有『乎』字的 如『是究是圖，賣其然乎！』
11. 句尾有『而』字的 如逸詩『常棣之華，偏其反而。』
12. 句尾有『思』字的 如『神之恪思，不可度思。』
13. 句尾有『諸』字的 如『日居月諸。』
14. 句尾有『乎而』字的 如『俟我于庭乎而。』
15. 句尾有『只且』字的 如『其樂只且，』『既亟只且！』

餘如「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的「矣」字，「也」字；「有駟者騅」的「知我者謂我心愛」的「者」字；「其虛其邪」的「其」字等助字在句中的，尤不可勝舉。三百篇的助語，不但使詞句自然，並且表現很深的意義。成伯璵說：「已焉哉」「謂之何哉」「口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爲助者，悔之深也。「其樂只且」美之深也。」毛詩指說助語實爲思想的代表，如「喫飯了」「喫飯了麼」的「了」和「了麼」實有很大的分別。前一句可有四種情形：一是驚歎，二是命令或懇請，三是問，四是答。後一句有兩種情形：一是驚嘆，二是問。真是一字之差，千里之謬！最好的文學作品，是用助語能表現說話的口吻。

三、蟬連的
大雅文王下武既醉三篇，下章首句，蟬連上章之尾；桑扈「之屏之翰」假樂「之網之紀」截上章尾句；鴟鴞二章，章末一「予」字，而下連接九「予」字；靈台卒章，雙承上章末二句，玄鳥二章「方命厥后」單承上章尾一字；魚麗後三章首句，分頂前三章尾字，均屬蟬連。且此類多逐層偏進，以小雅巷伯最爲顯明：

「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後世曹子建的贈白馬王彪，顏延之的秋胡行，均祖此體。蔡中郎的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又施此法于一章的裏面。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緊，遂極情文的妙處。

四、對偶的 三百篇裏面，二句一聯，四句一截，實爲常體，爲後世律詩的肇端。但三百篇的偶句，或開合，或反覆，參差變化，不拘繩墨，極其自然，全無律規的束縛，與後世的駢儷不同，約有三種。

1. 當句對的 又名爲「就對」，卽詩句中自對的。如「螻首蛾眉」「檜楫松舟」「有聞無聲」「倡予和女」「匪我伊蒿」「彼疏斯禱」等句。

2. 兩句對的 如「深則厲，淺則揭」「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念子懍懍，視我邁邁」「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等類。有以偶句起的，如「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有以偶句結的，如「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3. 扇對的 凡詩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的，叫做扇對。如「昔我往矣」四句。」

五、斷續的 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本上句三字，下句五字，趁韻故各爲四字。」入又可
爲倒「履帝武敏，攸介攸止。」古注「歆」屬上句，集傳據爾雅移屬下句，亦趁韻。郝敬以「
一字句不屬上「續女維莘，長子維行。」本上句二字，下句六字，欲令齊，故各四字。「不念昔者，伊余來暨。」「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等
本來皆係一句，因爲韻的關係，或長冗的關係，所以多把他們各分爲兩句。近人黃侃論句讀有
係於音節與係於文義之異，說得極爲詳澈。他說：

「文章與語言本同一物，語言而以吟咏出之，則爲詩歌。凡人語言聲度，不得過長，過長則不便於喉膾，雖詞意未完，而詞氣不妨稽止。驗之恆習，固有然矣。文以載言，故文中句讀，亦有時據詞氣之便，而爲節湊，不盡關於文義。至於詩歌則句度齊同，又本無甚長之句。顏延之譏摯虞文章流別以詩有九言爲非，以爲聲度闌緩，不協金石。斯可謂諳製句之原者也。世人

或拘執文法，強作分析，以爲意具而後成句，意不具則爲讀，不悟詩之分句，但取聲氣可稽，不問義完與否，如關雎首章四句，以文法格之，但兩句耳。「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但當爲讀，蓋必合下句爲義始完也。今則傳家並稱爲句，故知詩之句，徒以聲氣分析之也。又如定之方中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七月篇「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自文法言皆一句也。而傳家仍分爲二若三，此又但以聲氣論也。其最長者，如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旗綏章，簞第錯衡，玄衮赤鳥，鉤膺鏤錫，鞞鞞淺幘，降革金厄」凡二十八字，使但誦爲一句，不幾令人唇吻告勞矣乎？……要之，以聲氣爲句者，不憚文法，必待意具而後成辭，則義旨或至離析，以文法爲句者，不憚聲氣，但取協節，則謳言或至失調。……學者自治之時，直知文法之句讀，口治之時，直知音節之句讀。」范文瀾的文心雕龍詩疏卷七頁二十九所引

六、轉折的，如「云何——吁矣！」「誰與——獨處。」等類，中間的意思，均有轉折。

七、反覆的，本句如「不遠伊邇，」「無罪無辜，」上下句，如「俾爾戢穀，罄無不宜。」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

無辜。」均爲句中之反覆的。

八、倒插的，有句之倒，如谷風「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簡兮「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小明「至于芄野，二月初吉。」閟宮「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殷武「勿予禍適，稼穡非解。」等類。有字之倒，如「有敦瓜苦，」「以我齊明，」「矧敢多又，」「苑彼桑柔，」「標有梅，」「有蕢其實，」和「中林」「中谷」「中逵」「中露」等類皆爲倒一字的。如「婉如清揚，」「終其永懷，」「匪言不能，」「式飲庶幾，」「何辜今之人，」等類皆爲倒二三字的。謝疊山說：「語倒則峭。」然古人非有意爲之，大抵趁韻者居多。

關於篇章的有五半平列的，平列的，依次的，平列兼依次的，倒插的。

一、半平列的，共分三類：一類是章首同，章末異的；一類是章首異，章末同的；一類是前數章皆同，惟末章異的。平列式的詩，固然很耐人反覆咏歎，但半平列式的詩，忽同忽異，更爲耐人尋味。今分列如下：

1. 章首同章末異的，如東山之類。

2. 章首異章末同的，如漢廣之類。

3. 前數章皆同，惟末章異的，如湛露前三章句調全不變，至第四章，別引『其桐其椅』；下泉卒章，別引『芄芄黍苗』；善我卒章，別引『汎汎楊舟』之類。

二、平列的，這類也有兩種：一種是意和事同的，一種是意和事異的。如牆有茨木瓜江有汜等篇，每章共述一事，意和事皆相同，僅僅換了幾個字，是屬於第一種的。如桑中三章序三人三地，鶉之奔奔，二章序二人，而在詞句上，不過換了一二個字，是屬於第二種的。

三、依次的，這類是按着發生的程序表現的，也分爲兩種：第一種是每章僅換幾個字，與意和事異的平列式的相類。第二種是每章詞句完全不同的。

1. 每章僅異數字的，如黍離所換易的字不滿十個，却把黍稷生長的次序和作者每次的觀察感想，完全描出。始而見苗，則中心搖搖；繼而見穗，則中心如醉；終而見實，則中心如噫。將仲子三章所換的字，不過八個，而仲子的行踪和自己所畏的人的遠近內外先後程序，

已表現無遺。仲子始而至里，繼而至牆，終而至園，是由外及內，由遠及近的。已則先畏父母，次畏諸兄，末畏他人，是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的。與平列式的意和事異的相類，惟平列式的未表明次序罷了。最顯明的，如采芣一篇，僅換六個字，卻把採芣苢的手續活潑潑的描出。

2. 每章詞句完全不同的，如氓詩一篇，辭句完全不同，但詩裏面的次序，全是按事實寫的：始而期，繼而望，繼而奔，繼而自傷，繼而離，又繼而歸，終乃悲悼，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四、平列兼依次的，如甘棠篇，以上二句論，則屬於依次式的第一類，以末句論，則屬於平列式的第一類。所以像這一類的，都歸于平列兼依次式的裏面。

五、倒插的，如望楚二章，當在「定之方中」之前；碩人卒章，當在「碩人敖敖」之前；駟鉄卒章，當在上章之前等類。

第二聲韻方面

自來談音韻的，約分三種：一等韻，二今韻，三古韻。等韻乃辨字母的清濁輕重，別韻攝的開

合正副，按等尋呼，據音定切，以考人聲自然之音的。今韻是以沈約陸法言等爲宗，以廣韻集韻諸書爲本，證以諸名家的詩和有韻的文，以考六朝唐宋以來的音的。古韻則探源六經，旁徵諸子，下及屈原宋玉，以考唐虞三代秦漢之音的。等韻以審音爲主，古韻今韻，以考據爲主。元周伯琦的六書正譌說：『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和爲韻。』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至魏孫炎始爲四聲切韻，其書已逸，然屬於翻音，仍未言韻。直至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韻，乃爲韻書之始。三百篇的韻，是屬於古韻的，古韻之發明，在等韻今韻之後。今僅就古韻之關於三百篇方面者言之。

魏晉以來，研究毛詩音的共有九家：鄭玄徐邈蔡氏（失名）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

李軌。書均不傳。見聖典釋文序錄。至唐初陸德明著經典釋文乃總集各家之說，以明毛詩音義。故吳棫

說：『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爲一家之言，釋文是也。』毛詩叶韻補音自序他于燕燕之詩，以

「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他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實開清代古韻學之先河。

到了宋吳棫始以音母爲本，以轉聲相協，作毛詩叶韻補音十卷。他的自序說：『所補之音，皆陸

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

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又作詩經古音，也叫做叶音。刻本早亡，清惠棟存其抄本。現在河
北省立第一圖書館有抄本一部，係抄自惠棟的抄本。恐係偽書如定之方中末章的叶音：

「靈雨既零——命彼信官，星言夙駕，說稅于桑田。陳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因，驟來牝
三千稅。」

相鼠的首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蟻？」

又著補韻五卷。

他的毛詩叶韻補音與補韻本兩書書錄解題所載甚明而經義考誤合爲一書

錢大昕跋韻補說：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考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
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朱文公詩集傳開取
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
音「僚，」「四牡有騶，」「騶」叶音「高。」考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認朱氏之叶音爲皆
出於才老爾。詩「外禦其侮，」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騶

虞之「虞」朱子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子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他把叶音歸之朱熹，以吳棫未嘗言叶音。但魏了翁說：「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可見吳氏實主張叶韻。我們不必舉那原書做反證，就看以上所舉的詩經古音，引出吳棫的叶音。韻補引出五十種，下逮歐蘇諸作與張商英的偽三略，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漫無體例。其書就二百六部，注古通某，古轉聲通某，古通某或轉入某。後儒多譏其分合疏舛。毛詩叶韻補音亦多謬誤之處。楊簡曾批評說：「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惟棫書雖牴牾百端，後之言古音者，皆由此推闡加密。故仍居首功，不失老前輩的資格。朱熹作集傳，其中叶韻，多本吳棫的毛詩叶韻補音，而正其謬誤。我們看他批評這部書的話，就可見一斑了：

「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卻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

「下民有嚴」叶「不能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朱子語類卷八十

又在楚詞辨證裏面說：「余始讀詩傳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指天問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可見叶韻實倡於吳棫，而昌於朱熹。朱熹雖泥於叶韻，然亦不過以叶韻便於諷誦罷了，並非以詩爲必叶韻，所以他答陳填問叶韻之義說：「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又說：「叶韻只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後來一向於音韻嚴切，卻無意思……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卻愈壞了詩。」宋鄭庠亦深研古音，願學者多從吳棫。至明朝楊慎博洽多聞，對於古音，多所著述。惜才大而心未細，往往爲後人嘗議。明焦弱侯的筆乘有「古詩無叶音」一條，考證精確，首標反對叶音之幟。他說：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

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鷓鴣，「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狔」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遠」。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淩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縣「至於岐下」，上韻云「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

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

同時陳第亦大疑於吳棫之書，說古來沒有叶音，作毛詩古音考四卷，以正吳棫的誤點。他的毛詩古音考跋說：「往年讀太史筆乘曰：『古詩無叶音。』此前人未道語也，知言哉……此道久湮，知之者寡。即吳才老楊用修博采精稽，猶未敢斷言非叶也。太史與愚乃篤於自信，真千古一遺矣！」他這部毛詩古音考是舉一字定他的古音，然後用「本證」「旁證」以明之。「本證」是證以詩本文的，「旁證」是證以他書的。如「服」音逼，他說詩及易古辭皆當爲蒲北切。屬「本證」的共有十四：

- 一、關雎的「寤寐思服。」
- 二、有狐的「之子無服。」
- 三、葛屨的「好人服之。」

- 四、蟬的『采采衣服。』
- 五、候人的『不稱其服。』
- 六、采薇的『象弭魚服。』
- 七、六月的『載是常服。』
- 八、六月的『既成我服。』
- 九、六月的『共武之服。』
- 十、采芣的『簞第魚服。』
- 十一、文王的『侯於周服。』
- 十二、下武的『昭哉嗣服。』
- 十三、文王有聲的『無患不服。』
- 十四、蕩的『曾是在服。』

屬於『旁證』的有十：

- 一、易謙六三的「萬民服也。」
 - 二、豫象的「聖人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 三、成王冠頌的「王始加元服。」
 - 四、儀禮的「始加元服。」
 - 五、范蠡壽辭的「諸侯賓服。」
 - 六、離騷的「非世俗之所服。」
 - 七、離騷的「退將復修吾初服。」
 - 八、秦泰山刻石的「罔不賓服。」
 - 九、漢天馬歌「涉流沙兮四夷服。」
 - 十、魏繁欽定情詩的「俯仰正衣服。」
- 焦竑給這部書作了篇序，說：「……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一歸之論；而其功可勝道哉！」陳第的書，言必有徵，典必探本，焦竑以外，幾無人能通其說。雖卷帙無多，其精實殆過於楊慎之書。

清朝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實開清代研究古音學者之門。凡經三十年，五易其稿，爲生平得意之作。他自己曾說：『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約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音論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皆精核。唐韻正二十卷，則不免是古非今。古音表二卷，頗變亂舊部。又有韻補正一卷，絕無叫囂之氣，真是正其失，不攻其短。他以爲欲復三代之制，必自復古音始，此則可言而不可行。更析『東』『陽』『耕』『眞』而二，析『魚』『歌』而二，爲十部。他的詩本音，取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的話爲據。博稽遠考，以三百篇均是本音，並無叶音。江永曾批評他說：『顧氏詩本音改正舊叶之誤頗多，然亦有求之太過，反生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韻，或兩部相近之音各用韻，率謂通爲一韻，恐非古人之意。小戎二章，以「合」「朝」「邑」叶「驂」，以「念」字叶「合」「朝」「邑」，尤失之甚者。』古韻標又說：『細考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分十部，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同同時柴紹炳毛先舒輩皆治古韻學，有著述，而理解遠不逮顧炎武。王

夫之著詩經叶韻辨，舉叶韻十蔽，以爲「叶韻除，而真詩見。」爲吳棫朱熹輩下一總攻擊令，此後學者，乃專言古音，不復叶韻矣。其十蔽如下：

一、字本兼衆義，通衆聲，而叶者爲贅。如「服」本有「甸」音，自與「側」叶；「蛇」有「它」音，自與「純」叶；「角」有「錄」音，自與「族」叶；正可如字而讀，不必贅注叶「蒲北」「唐何」「盧谷」切之類。

二、本音合於沈韻，如字而讀，正與韻同。而叶者因流俗口齒之譌，妄爲改叶。如「子」本音「祖里」切，自與「李」叶；「汜」本音「詳里」切，自與「以」叶；「俟」本音「鉏里」切，自與「止」叶；「否」本音「方九」切，自與「友」叶；「怒」本音「奴古」切，自與「雨」叶；不當妄解，作「獎里」「羊里」「想止」「滿美」「暖五」切，以求合俗耳之類。

三、平上去三聲，古本不分。而叶者必變字音，以求合沈韻。如「居」「御」「永」「泳」「姻」「信」之類。

四、沈韻連類相次，古字通用，非如「江」「陽」「尤」「侵」之必不可合。而叶是必拘

一韻強爲之叶。如「降」自與「忡」「蟲」合；「笑」自與「悼」合；「敗」自與「憇」合；「行」自與「筐」合，不須轉「降」爲「紅」，轉「笑」爲「燥」，轉「敗」爲「背」，轉「行」爲「杭」之類。

五、沈韻雖不相次，而聲固可合，則叶不以韻而以聲；而叶者必破聲以求合於韻，盡失古人諧聲之本。如「語」「虞」二韻之合於「馬」者，古人諧聲，本無異響。故「芋」字從「下」得聲，而音「戶」；「賈」字從「西」得聲，而上音「古」，去音「稼」，可諗其通。則「馬」自與「澑」「下」「楚」叶，不當叶「馬」作「姥」，叶「下」作「戶」之類。

六、音相合，後失其傳，不可復通。而叶者勉強附合，母子異宮，非音響不成，則翻入他韻，盡失音聲之本。如「真」「先」「東」「侵」，全無相涉，而「天」「人」「田」「零」「風」「心」之相爲同用，自無從考。乃強叶「天」爲「鐵因」切，則似「汀」非「汀」；叶「田」爲「徒因」切，則似「庭」非「庭」；既不可收入「真」韻，亦不可收入「庚」「青」二韻。於古既無所據，於沈韻亦所不容。若叶「風」爲「爲悖」切，則其謬尤甚。「悖」韻閉口，不容

以「風」之撮口兩相混合。今乃合「爲」與「悖」以爲切，似「溫」非「溫」，似「云」非「云」，盡天下未有能呼之者；必無此字，必無此音矣。

七、韻無適主，而音有定則，任其扭合，則凡字皆可破讀。而叶者不恤其意之有無，恣情出入，一字兩處，分爲二音。如「懷」字自與「灰」「支」通叶，而左拘右牽，或叶「胡隈」切，或叶「胡威」切；「家」字本不可與「東」「屋」通，而一叶「各屋」切，一叶「各空」切之類。

八、開句餘文，本不用韻。而叶者概以韻合之。如「豈不夙夜」，開句也，而叶「夜」爲「羊孺」切，「送我乎淇之上矣」，「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餘文也，而叶「中」作「椿」，叶「宮」，「作姜」，以就「上」，叶「哉」作「茲」，以就「之」之類。

九、入韻古本互用，而叶者多另叶之。如「谷」「莫」「裕」「敦」，本自可相協，且「裕」原從「谷」得聲，「敦」之得聲，與「薄」「鐸」同意，抑同「莫」韻，不必叶「裕」爲「古略」切，叶「敦」爲「戈灼」切之類。

十、周頌多用韻，而叶者迷於樂理，巧爲割裂。如「此疆爾界」叶「界」以「訖力」反；「躑躑王之造」叶「造」以「徂侯」反之類。

毛奇齡著古今通韻十二卷，有「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言，雖博涉羣書，有稗考證，而不免近於穿鑿附會。江永說他病在「通」字：「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即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當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不可通。若第據漢魏以後樂府詩歌，何不反而求之三百篇某韻與某韻果通乎？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係一借韻矣，豈他詩亦常通用乎？」古韻標準江永據三百篇撰古韻標準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戴震從江永受音韻算數之學，而復古之志益銳，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復傳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段玉裁撰六書音韻表一卷，此書作于戴震之前附於說文解字注後。王念孫著古韻譜二卷，近人羅振玉刻入高郵行氏遺書中。孔廣森作詩聲類。段玉裁後，有江有誥著音學三書，亦多創獲。及苗夔作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訂，其詳明殆如詩本音。有正以古音的，如關雎首章：

「關關雎鳩，鳩古音交在河之洲。古音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亦作仇音喬」

竹竿末章：

「淇水滌滌，古音香 檜楫松舟。古音朝 駕言出游，古音搖 以寫我憂。古音要」

有正以古韻的，如采蘋第三章：

「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十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八」

野有蔓草的首章：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二十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婉。二十 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二十」

餘如嚴可均撰說文聲類二篇，張惠言作說文諧聲譜五十卷，章炳麟著成均圖，以及黃以周黃侃輩，大抵衍江戴段王之緒，稍事補苴罷了。古韻學之演進，大概如此。

統看研究三百篇音韻的人，可分兩派：

一、叶韻派，這派主張叶韻，如吳棫朱熹等。

二、本音派，這派主張古韻的本音，反對叶音，如陳第顧炎武苗夔等。

三百篇的音韻，現在我們覺着非常的難懂，甚至歷代的名師大儒多有誤讀的。試一看史

榮的風雅遺音所舉的『聲誤』『韻誤』『音誤』等類，可見一斑。致誤的原因，固然因爲三百篇的音韻太複雜，太隨便，但此外還有四個原因。

一、地理的關係，十五國的方音，各有不同，不能够以一地一國的音爲限。

二、時代的關係，代遠年湮，語有遞轉，不能够以我們現在的音爲準。

三、字音的關係，文字由大篆變爲小篆，由小篆變爲隸……已竟經過許多的變化了，音能不變嗎？所以古的字音，傳訛已久。古字少而音多；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以諧聲。

四、詩本身的關係，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不必但就結字以爲韻。自歌詩的法子不傳，餘音莫辨，遂致數千年來研究的人爭訟不休。

我以爲音韻係天然的節調，只要有了節調，韻的有無，無甚關係。現在各地的歌謠，都是自然的節調；且有非本地人不能懂者。三百篇的韻，多屬天籟，皆有節調；因爲韻本來是聲音自然節調大概的結果，或總計所造成的。節調爲本，韻爲末；有本然後有末。寧可遺末而從本，不當遺本而求末。試考驗人類所發的聲音，其自然而易動人者，多半是合於韻。而說的人當時並未想

到用韻，甚至他還不知道韻是什麼東西。三百篇的韻是偶然的，不是有一定的；多屬於方言的，不是盡屬於官話的。由寬泛的方面看，三百篇用韻的意境，有如大鵬入廣漠之野，翱翔六合，上天下地，頭頭是道，毫無網罟之險。由嚴格的方面看，則其境界有如孤軍陷於八陣圖中，萬馬千軍，面面都是刀戟，令人不惟不能舉步，而且不敢仰視。陳第說：『毛詩之韻，不可一律齊也；蓋觸物以攄思，本情以敷辭。從容音節之中，宛轉宮商之外。如清漢浮雲，隨風聚散；蒙山流水，依坎推移。——斯其所以妙也。……總之，毛詩之韻，動於天機，不費雕刻，難與後世同日論矣。』江永在他的古韻標準例言裏面也說：

『里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韻卽其時之方音，是以婦孺猶能知之協之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音既變矣，文人學士，聘才任意，又從而泊之。古音於是益淆，訛如夢絲之不可理。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稽其入韻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異今音者十三。』

甄士林作詩經音韻譜也說：『其難讀處往往諸法並用，令人不可端倪，如橫看成紫，側看成碧，

不主一色；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不主一峯。從來天地間奇文至文，未有執一法求索而即可得其精義者，豈惟詩乎？『總論』故除去通韻變韻普通的幾類外，三百篇所有的韻法，皆為後世所無。此乃由於今韻與而古韻亡。甄士林說：「自沈休文著『四聲』、『八病』之論，嗣是為詩者率以二句為韻，而三百篇韻法始亡。」『詩經音韻譜』諸緒論。我們可以說三百篇的韻是極無定的，也可以說是極嚴的。今分為有聲韻及無韻的二類述之。

甲、有聲韻的

三百篇的聲韻，以孔廣森的詩聲分例及甄士林的詩經音韻譜等為詳。詩聲分例分通例十門，別例十三門，雜例四門，舉式百有三十。然近於細碎，今特將關於有聲韻的分為偶韻，奇韻，奇偶互韻，增韻，通韻，變韻，雙聲疊韻，聯韻，重韻，隔韻，腰韻，續韻，選韻，逗韻，縮韻，助語韻，尾上韻，反韻十八種。例舉如次：

一、偶韻，偶韻有首句次句連用，隔第三句，於第四句用韻的，如：

「關關雎鳩，尤十八在河之洲；尤十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尤十八」

「鳩」「洲」「逑」都在唐韻的十八尤。凡漢以下的詩，和唐人五七言絕律首句用韻的，都源於此。有一起即隔句用韻的，即兩句一韻的，如汝墳的二章之類：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六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六至」

這章「肄」「棄」一韻。凡漢以下和唐人律詩首句不用韻的，都源於此。唐人叫做「側入體」。有首句不用韻，第三句疊一韻的，如竹竿首章：

「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係「淇」「思」「之」韻。有自首至末，句句用一韻，也叫做一句一韻的。如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卷耳的二章三章四章，車攻的一章二章三章七章，及長發一章至六章，皆屬於此類。凡漢以下的詩，像那漢高祖的大風歌，魏文帝的燕歌行，都源於此。三百篇一章四句八句者居多。四句用韻的，只有以上所說的這四種公式。疊兩四句，即成八句。錯而綜之，共有十六種的變形。如山有樞章前四句用第一例，後四句用第二例，爲八句的正格，即後世五七言律詩

的韻法。疊用第一例，則如「尹氏太師」章。疊用第二例，則如「就其深矣」章。疊用第四例，則如「濬哲維商」章。疊用第三例，唯換韻的有之，如「崧高維嶽」章。或前用第一例，後用第四例，如「不我能慙」章。前用第四例，後用第一例，如「敦彼行葦」章。前用第二例，後用第四例，如采薇的「昔我往矣」章。前用第四例，後用第二例，如「春日遲遲」章。前用第三例，後用第一例，如「天之牖民」章。前用第四例，後用第三例，如「肆筵設席」章。前用第三例，後用第一例，如「有饒簋殮」章。前用第一例，後用第三例，如「嚶嚶草蟲」章。前用第三例，後用第二例，如「君子于役」章。前用第二例，後用第三例，如「菀彼桑柔」章。前用第二例，後用第一例，如鹿鳴的末二章。至於六句的，如柏舟的首章，乃首句入韻的；「日居月諸」章，乃首句不入韻的。章十二句的爲兩六句之合；章十句的，爲四句與六句之合；不煩贅述。

二、奇韻，奇句奇韻的，可分三五七九四類。三句奇韻凡三例。如采葛的首章：
「彼采葛，韻兮，一日不見，如三月韻兮。」

是屬於第一例的。甘棠的首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韻召伯所茇。韻」

是屬於第二例的著的首章：

「俟我於著。韻乎；而充耳以素。韻乎；而尙之以瓊華。韻乎；而」

是屬於第三例的通章用韻，自三句至於九句，三百篇皆有。惟十句以上，過長則其聲曼衍，故必有空韻或轉韻。五句奇韻凡四例。第一例如召旻首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韻殛我饑饉。民卒流亡，韻我居圉卒荒。韻」

等類。第二例如四牡的「翩翩者騅」章：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韻集於苞杞。韻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韻」

第三例，如葛屨末章：

「好人提提，韻宛然左辟，韻佩其象揅。韻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韻」

第四例如江有汜首章：

「江有汜，韻——子之歸，不我以。韻不我以，韻其後也悔。韻」

七句奇韻有三例。第一例如兔爰的首章：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韻我生之初，尙無爲；韻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韻——尙寐無吽！韻」

第二例如「黃鳥」章：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韻無啄我粟。韻此邦之人，不我肯穀。韻言還言歸；復我邦族。韻」

第三例如「肅肅鶉翼」章：

「肅肅鶉翼，韻集於苞棘。韻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韻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韻」

韻

九句奇韻，也有三例。如大田的「有渰萋萋」章：

「有渰萋萋，韻興雨祁祁。韻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韻彼有不穫穉，韻此有不斂濟；韻彼有

遺秉，此有滯穗，韻伊寡婦之利。韻」

是屬於第一例的。伐檀的首章：

「坎坎伐檀，韻兮，眞之河之干，韻兮，河水清且漣，韻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韻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韻兮？彼君子兮，不素餐，韻兮。

是屬於第二例的。君子偕老的第二章：

「玼兮玼，韻兮，其之翟，韻也。鬢髮如雲，不屑髢，韻也。玉之瑱也，象之掬，韻也，楊且之皙，韻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韻也。」

是屬於第三例的。自爲一韻，並歸隔句協例。三百篇多奇句，常於偶句之外，更添一句。如「子惠思我」四句自成一章，而綴以「狂童之狂也且」。「文王有聲」亦四句成一章，而綴以「文王烝哉」。「有駉有駉」八句自成一章，而綴以「於胥樂兮」，皆意所未盡，特附一語以咏歎之。去其末句，仍自成韻。故以上所舉各例，九句以大田爲正，七句以兔爰爲正，五句以召旻爲正。四牡等篇，則後四句爲偶韻法，而起句爲綴句，均係變調。伐檀於第三句加一韻，與黃鳥正同。君子偕老於逆數第三句加一韻，與鴇羽正同。以上是說奇句奇韻的，以下再說偶句從奇韻的可分四類。如信南山的「是烝是享」章：

「是烝是享，韻。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韻。先祖是皇，報以介福，韻。萬壽無疆。韻。」

凡六句一章，平分之，上下半章各三句，則化偶爲奇。合而觀之，則第二第五句無韻，析而觀之，實上下半章各中一句無韻，與三句采葛例同。這是第一例。絲的首章：

『絲瓜瓞：韻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韻古公亶父，陶復陶穴。韻——未有家室。韻』

是第二例。『猗嗟』章：

『猗嗟名韻兮，美目清韻兮，儀既成韻兮，終日射侯，不出正韻兮。展我甥韻兮！』

是第三例。此二例亦三句分節。絲則上三句同采葛，下三句同甘棠；猗嗟則下三句同甘棠，上三句同著。猗嗟前後兩章第四句皆有韻，而此章第四句獨無韻；鼓鐘前三章，第四句皆無韻，而末章第四句獨有韻，皆小變以避拘整。大明的『牧野』章：

『牧野洋洋；韻檀車煌煌；韻駟驥彭彭。韻維師尙父，時維鷹揚。韻涼彼武王，韻肆伐大商；韻會朝清明。韻』

是第四例。八句一章，而上半章三句，下半章五句，故第四句不入韻。

三、奇偶互韻，卽孔廣森所說的『奇偶交變例』。如三句而四韻的，卽奇化偶；二句而三韻

的，卽偶化奇。在奇韻裏面已提到偶化奇，不過那是屬於一面的；現在則研究奇偶交相變化的。如賓之初筵的第二章，後一韻六句。前三韻八句。八句之中，「以洽百禮，百禮既至。」二句爲節。是變偶從奇。然前三句，「舞」字用韻，「鼓」字用韻，「奏」字無韻，「祖」字用韻，仍四句三韻之象。其後三句，「壬」字用韻，「林」字用韻，「嘏」字無韻，「湛」字用韻，亦四句三韻之象。雖八句而暗同十句韻式。故此爲奇偶交變韻例。

四、增韻 孔廣森謂爲疊韻。凡首句無韻，則第三句多有韻。如大叔於田首章的「執轡如組」，次章的「兩服上襄」，三章的「兩服齊首」，皆第三句疊韻。揚之水首章的「素衣朱襮」，疊韻，次章「素衣朱纁」亦疊韻，三章雖四句，而「我聞有命」亦疊韻。今各舉奇偶一章以見例。如君子偕老首章：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韻委委佗佗，韻如山如河，韻象服是宜。韻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是奇例的。並係鴛鴦韻法；首句不韻，次句之下加一韻。君子于役的首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韻曷至哉？韻雞棲於埘；韻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韻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韻」

是偶例的。又有篇章將終，重加一韻，以宕其聲，有類疊韻的。後世辭賦至「亂曰」以下，多連句用韻，蓋取義於此。關於奇章的例子，如斯干末章：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韻載衣之裼，載弄之瓦。韻無非無儀，韻唯酒食是議，韻無父母詒。韻」

關於偶章的例子，如韓奕的「韓侯」章：

「韓侯出祖，韻出宿於屠。韻顯父餞之，清酒百壺。韻其殺維何？維筍及蒲；韻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韻邊豆有且，韻侯氏燕胥。韻」

五、通韻，四聲通韻，以江永古韻標準的詩韻舉例爲詳。「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躋」入聲，「昭」平聲，「笑」平聲，「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德」「鞠」「育」「毒」皆入聲，「雋」「覆」皆去聲，「騏」平聲。氓第五章，「勞」「朝」平

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鷓鴣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去入通韻的，則如關雎的「芼」「樂」；平上去通韻的，則如漢廣一二三章的「廣」「泳」「永」「方」；平去通韻的，則如鸛巢首章的「居」「御」；平上通韻的，則如小星二章，平入通韻的，則如行露二章的「家」「屋」「嶽」「足」；上去通韻的，則如日月首章的「土」「處」「顧」；上平去通韻的，則如桑中首章的「唐」「鄉」「姜」；上去入通韻的，則如旱麓四章的「載」「備」「祀」「福」；平上入通韻的，則如清人的末章。所以有很多的詩人，主張古詩叶韻，不必切合的。

六、變韻，三百篇通章一韻的，——不換韻的，如柏舟四章，皇皇者華二章及五章等，——固然很多，且後世不換韻的詩又很普遍，我們不必多舉例了。現在研究變韻。變韻一名換韻，又名易韻，又名轉韻。轉韻由一轉至三轉，故多兩韻至四韻。今分兩韻三韻四韻三類研究。

子、兩韻的：

四句兩韻的，如采芣末章：

『被之僮僮，韻夙夜在公。韻被之祁祁，轉韻薄言旋歸。韻』

上下半章，句法相同。在八句的，若『既不我嘉』亦然。其有上下半章，句法不同的，四句若式微；八句若谷風之類。有下半章襲前的四句，若木瓜；八句若采芩之類。有承上作轉語的，四句若『棘心天天』、『令終有俶』；八句若『求之不得』、『吹笙鼓簧』之類。古樂府『絲絲思遠道』、『憶梅下西洲』諸篇，乃其遺調。五句兩韻的，如『斯干的』、『如跂斯翼』章：

『如跂斯翼，韻如天斯棘，韻如鳥斯革，韻如暈斯飛，轉韻君子攸躋。韻』

然『如暈斯飛』句，實從『暈』字轉韻，故二句而有三韻，仍與上三句相配，又歸於腰韻。七句兩韻的，如北門首章：

『出自北門，韻憂心殷殷。韻終窶且貧，韻莫知我艱。韻已焉哉！天實爲換韻之，謂之何？韻哉！』

小雅欂杜與此同例，而下三句，皆有韻。小旻末章，則第五句轉韻，第六句乃無韻。然此章助字，『哉』、『之』自相協，亦未嘗非第五句轉韻。九句兩韻的，如淇奧的首章：

『瞻彼淇奧，棗竹猗猗。韻有匪君子，如切如磋，韻如琢如磨。韻瑟兮僩轉韻兮，赫兮咺韻兮。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韻兮。」

十一句兩韻的，如七月首章：

「七月流火，韻九月授衣。韻一之日疇發，韻二之日栗烈。韻無衣無褐，韻何以卒歲？韻三之日於耜，韻四之日舉趾。韻同我婦子，韻饁彼南畝。韻田峻至喜。韻」

統以上五句七句九句十一句例，皆上半章多一句，爲奇句兩韻的定律。六句兩韻的，每韻三句，共有四例；韻法相重的二例，韻法相變的二例。如雨無正的「哀哉不能言」章：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韻維躬是瘁。韻哿矣能言！巧言如流，韻俾躬處休。韻」
及瞻彼洛矣章：

「瞻彼洛矣，韻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韻福祿如茨，韻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韻」

是上下韻法相重的。絲的「迺召司空」章：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韻俾立室家。韻其繩則直，韻縮板以載，韻作廟翼翼。韻」

及殷武的「天命降監」章：

「天命降監，韻下民有嚴，韻不僭不濫。韻不敢怠遑，命於下國，韻封建厥福。韻」

皆上下韻法相變的。八句兩韻的，如鹿鳴首章：

「呦呦鹿鳴，韻食野之苹。韻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韻吹笙鼓簧，轉韻承筐是將。韻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韻」

爲半章平分；上下半章各四句。十句兩韻例，如甫田首章：

「倬彼甫田，韻歲取十千。韻我取其陳，韻食我農人。韻自古有年。韻今適南畝，轉韻或耘或

耔，韻黍稷薿薿。韻攸介攸止，韻烝我髦士。韻」

上下半章各五句。十二句兩韻的，如頍弁首章：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韻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韻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韻薦薦與女蘿，施於

松柏。換韻未見君子，憂心奕奕。韻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韻」

上下半章各六句。以上八句十句十二句，皆半章分韻，爲偶句兩韻的正例。以下再舉些變例。八

句兩韻，有不平分而分爲前三句後五句的，如駟首章：

「駟駟牡馬，韻在坰之野。韻薄言駟者，韻——有驕有皇，韻有驥有黃，韻以車彭彭。韻思無疆，韻思馬斯臧。韻」

有上半章五句下半章三句的，如將仲子的首章：

「將仲子，韻兮，無踰我里。韻無折我樹杞，韻——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韻仲可懷，韻轉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韻也。」

十句兩韻例，有前四句後六句的，如閼宮的「天錫公純嘏」章：

「天錫公純嘏，韻眉壽保魯，韻居常與許，韻復周公之宇。韻魯侯燕喜，韻轉令妻壽母。韻宜

大夫庶士，韻邦國是有。韻既多受祉，韻黃髮兒齒。韻」

有前六句後四句的，如雲漢首章：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韻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韻——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韻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韻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有前三句後七句的，如抑的「質爾人民」章：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韻用戒不虞。韻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韻無不柔嘉。韻白圭之玷，尙可磨韻也；斯言之玷，不可爲韻也。」

有前七句後三句的，如篤公劉的「於胥斯原」章：

「篤公劉！于胥斯原。韻既庶既繁，韻既順迺宣，韻而無永歎。韻陟則在嶽，韻復降在原。韻何以舟韻之維玉及瑤，韻鞞琫容刀。韻」

十二句兩韻例，有前四句後八句的，如皇矣的「作之屏之」章：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韻修之平之，其灌其柵。韻啓之辟之，其樛其柅。韻攘之剔之，其槩其柅。韻帝遷明德，串夷載路。韻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韻」

有前八句後四句的，如有客首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韻有妻有且，韻敦琢其旅。韻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藝，以藝其馬。韻薄言追韻之，左右綏韻之。既有淫威，韻降福孔夷。韻」

以上八章，八句的或前三句後五句，或前五句後三句；十句的或前四句後六句，前六句後四句，

或前三句後七句，前七句後三句，十二句的或前四句後八句，或前八句後四句，皆偶韻的變例。此外有二句獨韻例，如定之方中首章：

『定之方中，韻作於楚宮。韻揆之以日，韻轉作於楚室。韻樹之榛栗，韻椅桐梓漆，韻爰伐琴瑟。韻』

等。凡通章同韻，而首二句獨別韻起，乃三百篇的達例。此乃屬於首章的。至屬於章尾的，則如碩人的二章：

『手如柔荑，韻膚如凝脂；韻頰如蠟蟬；韻齒如瓠犀；韻螭首蛾眉；韻巧笑倩轉韻兮；美目盼韻兮。』

孔廣森叫做『末二句換韻』。此亦三百篇的達例。唐人七言長韻古詩，往往有末四句或二句換韻的，即用此法。

丑、三韻的：

偶句三韻的，以六句十二句爲正。六句的如長發末章：

「昔在中葉，韻有震且業。韻允也天子，韻轉降予卿士。韻實維阿衡，韻轉實左右商王。韻」
十二句的，如東山三章：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韻鶴鳴於垤，韻轉婦歎於室。韻灑掃穹窒，韻我征事至。韻有敦瓜苦，烝在栗薪。韻換韻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韻」

奇句三韻的，如斯干六章：

「下莞上簟，韻乃安斯寢。韻乃寢乃興，韻轉乃占我夢。韻吉夢維何？韻轉維熊維罴，韻維虺維蛇。韻」

八句三韻的，如生民次章：

「誕彌厥月，韻先生如達。韻不圻不副，無菑無害。韻以赫厥靈，韻轉上帝不寧。韻不康禋祀，韻轉頤居然生子。韻」

及十月之交末章：

「悠悠我里，韻亦孔之痲。韻四方有羨，我獨居憂。韻換韻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韻天命不徹，

轉
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韻」

八句三韻的變調，如常武五章：

「王旅暉暉，韻如飛如翰；韻如江如漢；韻如山之苞；轉韻如川之流，韻緜緜翼翼，轉韻不測不

克，韻濯征徐國。韻」

及生民四章：

「延實匍匐，韻克岐克嶷。韻以就口食，韻執之在菽。在菽旃旃，轉韻禾役稊稊；韻麻麥幪幪；

轉
韻瓜臝嗶嗶。韻」章節從鄭箋

常武前三句轉韻法，與生民後五句正同。仍不外乎上半章三句，下五句；或上半章五句下三句。

故八句諸篇，獨無第三第六句換韻的，因為第六句換韻，則上半章五句，而五句兩韻之例，必第

四句換韻，不可第三句換韻。十句三韻例，如公劉三章：

「篇公劉——逝彼百泉，韻瞻彼溥原。韻迺陟南岡，轉韻迺觀於京。韻京師之野，轉韻于時處

處；韻于時廬旅；韻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韻」

及其四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韻踰踰濟濟，韻俾筵俾几。韻既登迺依，韻迺造其曹。韻執豕于牢，韻酌之用匏。韻食之飲，韻之君子宗韻之。』

二例皆五句爲半章。前例前半章分兩韻：上三句一韻，下二句一韻。後例後半章分兩韻，亦上三句一韻，下二句一韻。有與此二例韻法相反的，如大叔于田次章：

『叔于田，乘乘黃。韻兩服上襄，韻兩驂雁行。韻叔在藪，火烈具揚。韻叔善射，韻又良御。韻忌，抑罄控忌，韻抑縱送韻忌。』

及氓三章：

『桑之未落，韻其葉沃若。韻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韻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韻士之耽兮，猶可說韻也；女之耽兮，不可說韻也。』

皆上半章六句，下半章四句。又有上半章四句，下半章六句的，如氓四章：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韻自我徂爾，三歲食貧。韻淇水湯湯，韻漸車帷裳。韻女也不爽，韻』

士貳其行。韻士也罔極，轉韻二三其德。韻

及抑八章：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韻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韻不僭不賊，轉韻鮮不爲則。韻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換韻彼童而角，實虹小子。韻」

又有十句三韻，同七句兩韻式的，如公劉五章：

「篤公劉！——既溥既長，韻既景迺岡。韻相其陰陽，韻觀其流泉，轉韻其軍三單。韻度其隰原，韻徹田爲糧。轉韻度其夕陽，韻豳居允荒。韻」

及抑七章：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韻不遐有愆。韻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韻無曰「不顯，莫予云觀。韻」神之格，轉韻思不可度。韻思矧可射。韻思」

前例前半章同七句兩韻式，後例後半章同七句兩韻式。十二句三韻的，皆以八句四句分節，而八句之中，又分兩韻。是以黃鳥首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韻誰從穆公？子車奄息。韻維此奄息，韻百夫之特。韻臨其穴，韻
惴惴其慄。韻彼蒼者天，韻轉殲我良人。韻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韻」

其前八句，與韓奕五章韻法正同。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韻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韻孔樂韓土，韻轉川澤訏訏，韻魴鱓甫甫，
韻鹿麋嘯嘯，韻有熊有羆，有貓有虎。韻慶既令居，韻韓姑燕譽。韻」

又有十二句三韻，其八句韻法同于八句兩韻駢篇之例的自前三句後五句，則如溱洧次章和敬之篇。

溱洧次章的後八句，正同于敬之篇的前八句。

「溱與洧——方渙渙，韻兮。士與女——方秉蘭，韻兮。女曰「觀乎？韻轉」士曰「既且。韻

「且往觀乎？韻洧之外，洵訏且樂。韻」維士與女，伊其相諠，韻贈之以勺藥。韻」洧「敬之，

敬之！韻天維顯思，韻命不易哉！韻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韻換日監在茲。維予小子，

韻不聰敬止。韻日就月將，韻轉學有緝熙于光明。韻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韻」之敬

又有如敬之以前八句爲一節，而其分韻則上五句下三句的，如韓奕末章：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韻韓侯迎止，韻于蹶之里。韻百兩彭彭，韻八鸞鏘鏘，韻不顯其光。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韻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韻』

寅、四韻的：

四韻的以八句爲正，如巧言三章：

『君子屢盟，韻亂是用長。韻君子信盜，韻亂是用暴。韻盜言孔甘，韻亂是用餒。韻匪其止共，韻維王之邛。韻』

周頌雍徹十六句四韻，亦係正格：

『有來雝雝，韻至止肅肅。韻相維辟公，協韻天子穆穆。韻於薦廣牡，韻相予肆祀。韻假哉皇考，協韻綏子孝子。韻宣哲維人，韻文武維后。韻燕及皇天，協韻克昌厥後。韻綏我眉壽，韻介以繁祉。韻既右烈考，協韻亦右文母。韻』

十句四韻的，共有三例。如公劉末章：

『篤公劉——于豳斯館。韻涉渭爲亂，韻取厲取鍛。韻止基迺理，韻爰衆爰有。韻夾其皇

澗，韻轉其過澗。韻止旅迺密，韻轉內鞫之卽。韻

第一韻四句，餘皆兩句一韻。膽印三章：

「哲夫成城，韻哲婦傾城。韻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韻換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韻亂匪降自天，

轉生自婦人。韻匪教匪誨，韻轉維婦寺。韻」章節從朱傳

則前兩韻皆三句，後兩韻皆兩句。小戎末章：

「四牡孔阜，韻六轡在手。韻騏驎是中，韻轉騶驪是騶。韻龍盾之合，韻轉塗以艘輅。韻言立君

子，溫其在邑。韻方何爲期，韻轉胡然我念之。韻」

則又前兩韻及末韻各兩句；第三韻獨四句。十二句四韻的有二例。第一例如東山次章：

「我徂東山，韻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韻果臝之實，亦施于宇。韻換伊威在室，蠨蛸

在戶。韻町疇鹿場，韻轉熠燿宵行。韻亦可畏，韻轉伊可懷。韻也。」

第二例如楚茨末章：

「樂具入奏，韻以綏後祿。韻爾殺既將，韻轉莫怨具慶。韻既醉既飽，韻轉小大稽首。韻神嗜飲

食，使君壽考。韻孔惠孔時，維其盡換。子子孫孫，勿替引韻之。」

二例韻法亦相反。

三百篇變韻的普通格，略具于此。此外如十一句三韻的，豳風及周頌僅三見。然閔予小子前九句卽淇奧的分韻法，而末二句獨韻。七月次章，則首二句獨韻，後九句亦與淇奧的分韻法相同。「四月秀蓂」章，又析其後九句的前五句爲兩韻，而一章有四韻。「九月築場圃」章，又析其後四句爲兩韻，而一章有五韻。其十四句的，如賓之初筵五章，章各不同。魯頌閟宮有十七句韻式，商頌有二十二句韻式，要皆偶出一章，非常見正變之例，無可推準，故不贅述。

七、雙聲疊韻，南史謝弘微傳說：「……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

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凡同母的字即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澄澄孃精滂並明非數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曉匣影喻來

日三十六字母叫做雙聲；同部或同韻字即一東二冬等叫做疊韻。如「廳剔」「靈歷」是雙聲；因爲「廳剔」

同透母，「靈歷」同來母。「剔歷」「廳靈」是疊韻；因爲「剔歷」同錫韻，「廳靈」同青韻。

「岳伍」是正雙聲，「角古」是傍雙聲；因爲「岳伍」同疑母，「角古」同見母。「古伍」是

正疊韻。『角岳』是傍疊韻；因爲『古伍』同姥韻，『角岳』同覺韻。圖書集成引雙聲疊韻譜，訣以反切分雙聲疊韻，言之尤詳。

『雙聲疊韻者，韻之子母正切回切也。如龍字乃盧容切，反云盧零連龍。盧字乃韻之子，容字乃韻之母；零連字爲韻之祖。雙聲者，乃子正切得母，母回切得子，而且同祖；是謂之雙聲。疊韻者，乃子正切得子，母回切得母，而不同祖；是謂之疊韻。』

但中國文學非拼音，字母之說，起于造字之後。人之視字者，不易知其母之同異。故自來于此，異說紛歧；字母之數，亦多少不同。欲明同母同韻之說，莫如明發音收音之說。發音同而收音異者，叫做雙聲，發音異而收音同者，叫做疊韻。近人劉永濟的文學論曾舉此例，均以羅馬字母表明發音收音之說。例如『芬』『芳』爲雙聲，故『芬』『芳』之發音同爲 f，以羅馬字母拚之，爲 fen, fon。『芬』『芸』爲疊韻，故『芬』『芸』之收音爲 en, yn，以羅馬字母拚之，爲 fen, yen。再以此證之于古今音亦然。例如古音『靡』如『摩』，則 mi, mo 之發音同爲 i, 雙聲之變也；古音『陰』如『雍』，則 yin, yun 之發音同爲 y, 雙聲之變也。卽以方

言證之亦然。例如「沒有」湖南人曰「毛有」則 *mo* *ma* 之發音同爲 *ɿ*，雙聲之變也；「狗尾」江蘇人呼音爲「狗米」則 *ve* *me* 之收音同爲 *o*，疊韻之變也。見文學論 頁六〇

雙聲疊韻爲古音中一重要問題。古音之所以須有雙聲疊韻者，蓋取其聲音之宛轉鏗鏘。

清李重華說：「疊韻如兩玉相扣，取其聲鏗鏘；雙聲如貫珠相聯，取其宛轉。」真一齋詩說 實爲啓音

韻之秘訣。廣韻後附的雙聲疊韻法，玉篇後附的五音圖，鄧廷楨的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皆言

雙聲疊韻，但不專于三百篇。言三百的雙聲疊韻，當以清王筠的毛詩雙聲疊韻說爲最。文心雕

龍說：「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聲律第三十三「隔字」「雜句」皆以他字間隔攙

雜解；他却不知三百篇正以這類爲妙。其在一句首尾者，雙聲之「捋探其剗」，疊韻之「景山

與京」「思馬思才」。其多字聚于一句者，雙聲之「靡明靡晦」聚于上三字，「載獫狁驕」聚

於下三字，「既敬既戒」四字皆雙聲；疊韻之「景行行止」聚於上三字，「維予與女」聚于

下三字，「俾爾彌爾性」聚于中三字，「昏烟孔云」聚于首二字與末一字，「思馬思才」聚

于首一字與末二字，「禹敷下土方」聚于上四字。此正所謂隔字雜句之類。又有雙聲疊韻間

雜之句，如『瘠沸檻泉』上二下二，各爲雙聲；『蟬螭掘閱』上二下二，各爲疊韻；『之死矢靡他』二三一韻，四五一韻；『望楚與堂』一四二三，各爲疊韻；『聿來胥宇』上二雙聲，下二疊韻；『言觀其旂』上二疊韻，下二雙聲；『蝮蝮在東』一二雙聲，二四疊韻；『有瑱葱珩』二三雙聲，二四疊韻；『魚麗于罟』一三疊韻，二四雙聲；『蓼彼蕭斯』一三疊韻，三四雙聲；『衣錦褻衣』一四疊韻，二三雙聲；『無此疆爾界』二四疊韻，三五雙聲。又有三字疊韻，而皆隔字者，如『于嗟乎騶虞』的『于』『乎』『虞』之類。而其尤奇特者，莫如匏有苦葉之二章，全章不過四句十八字，而爲韻者十有四。現在把三百篇的雙聲，先說一說。雙聲也叫做同紐。紐就是字音，把同紐的字，在詩中相間著用，叫做用紐。三百篇裏面的用紐，跟他用韻相同，不限于句尾，凡停頭紐，停身紐等均有之，不過不像用韻那樣多罷了。我們實可以說用紐與用韻互相輔翼，似乎相反，而實相成。如大雅卷阿：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顛，邛同紐；聞，望同紐，而仍有韻。又如周頌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辟、福、保、封、邦、方、不、百、辟、不、同、紐、公、疆、功、競、同、紐、皇、訓、刑、同、紐；而仍不失其爲韻。如此之類，幾乎篇篇皆有。今分爲正變二例言之。

一、正例，凡合兩字之聲，以成一字之意者，爲雙聲正例，如『參差』、『黽勉』之類；其長言之，而演爲重言者，如『蟬蟬焯焯』、『濟濟跄跄』之類；或別加兩字者，如『有洸有潰』、『有萋有苴』之類。

二、變例，雙聲變例始于適合。適合者，本非以聲音取義，而按其聲音，則合于雙聲者也。如『蝦蟧』、『悠遠』是屬於天地類的；『匍匐』、『威儀』而屬於人事類的；『頃筐』是屬於物類的。凡此諸字，或爲物之名，或爲事之名，本不由雙聲以得義，而音則適合。雙聲之在句中者，位置亦不一定，約有五種：

1. 在二四的，如『如蠶如鬣』、『如蝟如螭』等類。

2. 在一三的，如「炮之燔之」「儼爾籩豆」等類。
3. 在句首的，如「似續妣祖」「克開厥後」等類。
4. 在句尾的，如「予口卒瘁」「及爾斯所」等類。
5. 在句腹的，如「巧趨踰兮」「或息偃在牀」等類。

更有以雙聲字分用于兩章的，如「何草不黃」「何草不玄」等類。又有顛倒的，如東方未明的首章末章本同，而前章說「顛之倒之」，後章則說「倒之顛之」，並且首章說「衣裳」，二章則說「裳衣」，魚藻的「豈樂飲酒」「飲酒豈樂」都是屬於這類的。

現在再說疊韻也分爲二例：

一、正例，如「虺隤」「籛篠」之類。其別加兩字者，如「其虛其邪」「有壬有林」之類。

二、變例，如「崔嵬」「泉源」是屬於天地類的；「窈窕」「壽考」是屬於人事類的；「錦衾」「凌陰」是屬於物類的。其分子句內者有六種：

1. 在二四的，如「宜民宜人」「爰方啓行」之類。
2. 在三五的，如「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之類。
3. 在一三的，如「恩斯勤斯」「條其獻矣」之類。
4. 在句首的，如「于胥斯原」「外大國是疆」之類。
5. 在句尾的，如「六月徂暑」「予髮曲局」「實左右商王」之類。
6. 在句腹的，如「葛藟纍之」「我居圉卒荒」之類。

更有以疊韻字分用于兩句的，如「隰桑有阿，其葉有難」的「阿」「難」，即葛楚的「猗儺」，而分用于兩句的。又有顛倒者，如兔置首章，首句的「置」，與三句的「夫」，次句的「丁」，與末句的「城」，相間爲韻，已竟是很奇的，乃「兔」「置」疊韻，「武」「夫」疊韻，合此四字，仍是疊韻。而冠乎首句的「肅肅」，與三句的「赳赳」，又是疊韻。其組織之工，真有如甄士林所說的「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不主一峯」。

八、聯韻 凡詩句對於本章或有韻或無韻，能合數章而歌之的，則章之末句，未嘗不自爲

韻，叫做聯韻，亦名遙韻。共有兩種：一在章首，一在章尾。隔章章首遙韻的，如東山的一二三十四章，瞻彼落矣的一二三章，及蕩的二章至八章等。隔章尾句遙韻的，詩本音名爲「章之餘」。如「麟之趾」一二三章的「于嗟麟兮」，騶虞一二章的「于嗟乎騶虞」，桑中一二三章的「送我乎淇之上矣」，君子陽陽一二章的「其樂只且」，褰裳一二章的「狂童之狂也且」，權輿一二章的「于嗟乎，不承權輿」，文王有聲一章至八章的「文王蒸哉」，皆係遙韻。

九、重韻，重韻也叫做犯韻，與疊韻不同；疊韻則韻字相連，句首句中句尾皆有。重韻則韻字不相連，而散在上下某句之末。四韻成章，而惟用二字的，如株林的首章共四韻，但只用了「林」「南」兩個字：

「胡爲乎株林」二十——從夏南；二十「羣匪適株林」二十——從夏南。二十

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的，如斯干的七章，僅用一「祥」字：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隔句的如采芣首章，連用二「玼」之故：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車犂的三章，連用二「庶幾」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

那連用三「聲」字：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連用三句的，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之類：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十七}。彼美人^{十七}，西方之人^{十七}。兮」

連用二句的，如正月二章，連用二「自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

召晏卒章，連用二「百里」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起末的，如行露首章，起末俱用「露」字：

「厭浥行露；豈不夙衣？謂行多露。」

重一字的，如采芣的「日歸日歸」，揚之水的「懷哉懷哉……」都是一言而重韻的。此類甚多，並屬於「腰韻」的一句中相協之類。

十、隔韻，隔韻也叫做間韻或插韻，還有時候也可以叫做遙韻。由一篇裏面看，如聯韻裏面那些隔章章首聯韻的例子，——如東山一二三四章等，——都帶着遙韻的性質。由一章裏面看，最顯明的，就是首尾韻。如車攻五章：

「決拾既飲，頰弓矢既調。頰射夫既同，與調助我舉柴。頰」

係四句首尾用韻的。抑三章：

「其在於今，與迷亂于政。韻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韻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與酒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韻」

係八句而中四句與首尾四句各自為韻的。此本逆承韻法，蓋首句一韻，次句又一韻。順之，則三句承首句，四句承次句，是為隔協。逆之，則三句承次句，四句承首句，而為首尾協。兩韻隔協的，如《離篇》：

「有來雖離，韻至止肅肅。韻相維辟公，與離協韻天子穆穆。韻於薦廣牡，韻相予肆祀。韻假哉皇考，與牡協韻。綏子孝子，韻宣哲維人，韻文武維后。韻燕及皇天，與人協韻。克昌厥後。韻綏我眉壽，韻介以繁祉。韻既右烈考，與壽協韻。亦右文母。韻」

乃四句隔句相協，而最整齊的。斯于七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韻男子之祥；韻維虺維蛇，與韻女子之祥。韻」

及四牡二章：

「四牡騤騤，韻嘽嘽駱馬。韻豈不懷歸？與騤韻王事靡盬，韻不遑啓處。韻」

皆四句隔韻之法，而用于五句詩的。後例係以第二第四第五句爲正韻，故其第一第三句隔韻。這是我們可以歸納出來的。是否作歌有定律，抑詩人相師而然，那就不敢斷定了。有與此格調相同，而于其無韻之句加隔韻的，如卷阿首章：

「有卷者阿，韻隔飄風自南。韻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阿以矢其音。韻」
六句隔韻的，如柏舟三章：

「我心匪石，韻隔不可轉韻也。我心匪席，與石不可卷韻也。威儀棣棣，不可選韻也。」
係兩句隔協，與八句隔韻的相同。六句無正韻之句，而句句隔協的，惟「殷商之旅」一章。十二句隔韻的，如韓奕首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韻隔之，有倬其道。韻韓侯受命，王親命與甸之。『續戎祖考，韻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韻幹不庭方，以佐戎辟。韻」
仍六句詩以三句分節，隔韻在每節的中句。兩韻隔協，有隔二句遙協的，如大明六章：

「有命自天，韻隔命此文王，韻于周于京。韻續女維莘，與天長子維行，韻篤生武王。韻保右

爾命，與天幸協變伐大商。韻

有隔三句遙協的，如節南山三章：

「尹氏大師，韻維周之氏。韻秉國之均，韻隔四方是維，韻天子是毗，韻俾民不迷。韻不弔吳天，與均不宜空我師。韻」

首句與第五句皆有韻，故上下半章韻法相同，而各空其第三句不入韻。此二句又自相爲韻。以上皆兩韻隔協的。還有兩韻分協的，卽分應韻，首提二韻，下分二節承着的。如有譬之類：

「有譬，有譬，韻在周之庭。韻別設業設虞，以下與譬，韻協崇牙樹羽。韻應田懸鼓，韻執磬祝圉。韻既備乃奏，韻簫管備舉。韻噶噶厥聲，以下與庭，韻協蕭蕭和鳴，韻先祖是聽。韻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韻

首句譬字領「虞」「羽」「奏」「鼓」「圉」「舉」六韻；次句庭字領「聲」「鳴」「聽」「成」四韻。又有兩韻互協的，也叫做交錯韻，如大明五章：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韻文定厥祥，與下梁親迎于渭。與上妹協造舟爲梁，韻不顯其光。韻」

章節從朱傳

車羣二章「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女」與下「譽」「射」爲韻；「教」與上「鵠」爲韻。板七章「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屏」與下「寧」「城」爲韻，「翰」與上「藩」「垣」爲韻。亦屬互協韻法。以上皆關於兩韻的。三韻隔協的，如采芑三章：

「駮彼飛隼，韻隔其飛戾天，別韻方叔澄與隼止，其車三千，與天協師干之試。韻方叔率止，——征人伐鼓，換韻陳師鞠旅。韻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換韻振旅闐闐。韻」

乃十二句分韻體之一。四韻隔協的，如瞻卬二章：

「人有土田，韻隔韻女反有韻；人有民人，與田協女覆奪別韻之。此宜無罪，隔韻女反收與有之；彼宜有罪，與上罪協女覆說與奪之。」章節從朱傳

係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協，第二句與第六句協，第四句與第八句協。此章不惟見四韻隔協之法，且可以明詩意與聲韻的關係。其意反覆，其辭交錯，愈顯隔協之法。以上首尾韻，兩韻隔協，兩韻分協，兩韻互協，三韻隔協，四韻隔協，均係由韻的方面求章中隔韻。如由句的方面求章中隔韻，則可分兩句間韻，三句間韻，四句間韻。有些章隔句而不隔韻的，如有客一章「以紮其

馬」隔三句等類，本屬於無韻句例裏面，韻雖遙而不間不隔，我們可不在隔韻裏面說。二句間韻的，以間韻用於奇句的爲正格。蓋奇句不合於一無韻一有韻的常例，疊之則太密，空之則太疎。故廁有他韻，使疎密兩得其所，如桑中：

「爰采唐韻矣，沫之鄉韻矣。云誰之思？美孟姜韻矣。期我乎桑中，韻要我乎上宮；與中送我乎淇之上韻矣。」

間韻用於偶句之變的，——卽偶句奇韻的，——亦係二句間韻之正格如思齊二章

「惠于宗公，韻——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韻刑于寡妻，問韻至于兄弟，與妻韻——以御于家邦。韻」

有以次句不入韻，而變偶句用間韻的，如生民三章：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韻之；誕寘之平林，問韻會伐平林；與上林協誕寘之寒冰，鳥覆翼韻之。鳥乃去韻矣，轉后稷呱韻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韻——章節從朱傳

惟此例甚少，非係正格。三句間韻的，如生民末章：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韻上帝居歆，韻臭胡亶時，韻后稷肇祀，與時協庶無罪悔，與時祀協以迄于今，韻』

四句間韻的，如烈文篇：

『烈文辟公，與下邦協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韻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與韻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與韻繼序其皇，韻之無競維人，與韻四方其訓，與韻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與韻維之於乎前王，不忘，韻』

以正韻三字爲綱，而各間以他韻四句。分析讀之，條理井然。此章亦可屬於交錯韻。以上二句間韻，三句間韻，四句間韻，皆由句的方面而論章的。至於由句的方面而論句的，則又有句中隔韻，係一種腰韻作成的。可分五例。如匏有苦葉次章：

『有瀾，與韻濟盈，與韻有鷺，與韻雉鳴，與韻濟盈，與韻不濡軌，與韻鳴鳴，與韻求其牡，與韻』

兩句之上下半句隔韻，此章係前兩句句法同，後兩句句法異的。如『風雨攸除，鳥鼠攸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皆下半句句法同。又如上下半句全同的，如『迺場迺疆，迺積迺倉。』『奉

藥萋萋，誰誰喈喈。」有上下各自爲句法的，如「如月之恆，如日之升；」「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以上爲句中隔協的第一例。如晨風的「歎彼晨風，韻鬱協與彼北林，韻」句中有助字，而於助字之上，句首爲韻，爲句中隔協的第二例。九罭的「鴻飛韻遵渚，韻公歸飛，韻無所。」韻「鴻」「公」「飛」「歸」皆同韻字，卽重韻裏面的雙字或重字，爲句中隔協的第三例。無羊的：

「或降韻于阿；韻或飲協于池；韻或寢飲協或訛。」韻

三句皆用半句隔韻，爲句中隔韻的第四例。菁菁者莪者四章：

「汎汎韻揚舟，韻載沈協載浮。韻既見君子，我心沈協則休。」

亦三半句隔韻，而有空句，爲句中隔韻的第五例。以上均就句中求隔韻，隔韻之句皆相連疊，而不相隔。至於隔協，句中隔韻的，則混合章句二者。也有五例。如樛木：

「……葛藟韻繫韻之……福履協綏韻之。」

韻句之上半句亦有韻，爲第一例。正月的

「……韻侯薪韻侯蒸，韻……視天協夢夢。韻……靡人天協弗勝。」韻

韻句之上半句，連用三隔韻，爲第二例。行露的

「誰謂鼠隔韻無牙？隔……誰謂女隔協與鼠無家？隔……」

隔韻之句，半句復有隔韻，爲第二例。絲的

「爰始隔韻爰謀，隔韻爰契。隔韻我龜。隔韻曰止曰時，隔韻築室。隔韻于茲。隔韻」

半句中復自相隔韻，爲第四例。小星末章：

「嘒彼小星，隔韻三五在東。隔韻蕭蕭宵征，隔韻與星夙夜在公。隔韻實命，隔韻與星征與星協與星不同。隔韻」

句中韻與句尾韻隔協，係使五句而從六句韻法，爲第五例。詩格的奇處，難叶處，全在插韻。後世

如樂府有所思，「思」「之」中插「南」「君」「簪」「心」四韻；焦仲卿詩，「稀」「遲」

中插「織」「息」「疋」三韻，「戶」「語」中插「義」「計」二韻，「來」「才」中插

「郎」「雙」二韻，「歡」「應」「婚」中插「日」「七」二韻，「啼」「羅」「羅」叶

中插「瀉」「下」二韻，「哀」「來」中插「聲」「迎」二韻，並皆如此。

十一、腰韻，一句中有兩韻不相連的，詩本音叫做「腰韻」。但二句中上下各自相協，或

兩句以上相協的，也是腰韻。可分爲兩類：一爲一句中上下相協的；二數連句中隔韻相協的。第一類也叫做半句韻，共有五例：

甲、凡絕兩字，可自爲義，即可加一韻，如「采茶薪樗」，「采茶」一事，「薪樗」一事，故「茶」字也有韻。又如「日居月諸」的「居」「諸」，亦屬此例。

乙、凡上下半句字法相重，其餘二字皆入韻的爲第二例。如「宜民宜人」載號載嘷「不測不克」「我將我享」「有壬有林」之類。

丙、凡一句中用兩助字，其助字之上皆有韻爲第三例。若「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優哉游哉」「經之營之」之類。而候人末章的「蒼」「蔚」「婉」「孌」「墜」「墜」「飢」四句而備三韻，尤爲巧密。

丁、第四例係兩句對偶而各本句自協的，如「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以及「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的「疾」「殄」及「假」「瑕」之類。

戊、兩句換韻，於半句卽入韻的爲第五例，如杜牧的「匪載匪來」章：

「匪載韻匪來，韻憂心孔疚。韻期逝，韻不至，韻而多爲恤。韻」

後世如淳于髡所述的禳田辭：

「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穰」叶而遮切，四句並是半句韻。而此辭用韻之密，均足與三百篇相韻，頗因爲不獨是「車」與「家」爲韻，「甌」「窶」與「篝」爲韻，「污邪」與「車」爲韻，「穀」與「熟」爲韻，「蕃」與「滿」爲韻，「穰穰」重文亦爲韻，「五」與「車」「家」亦爲韻，蓋無一字虛設。第二類有二例：一爲句中隔韻例，二爲隔協句中隔韻例，每例各有五種。均見於隔韻，不復重述。

十二、續韻，詩之有章，析之則節解句斷；通之原自一篇；每有意盡於此，而聲絕於彼的。分章則從乎其意，畫韻則從乎其聲，故後章之首可以合前章之尾，名爲續韻。故召旻的「池之竭矣，不云自頻。」與上章「職兄斯引」爲韻。谷風末章的「維山崔嵬」與次章「頽」「懷」「遺」爲韻。

十三、遷韻，上字是韻，下字又墊一韻，清甄士林的詩經音韻譜叫做遷韻。如鷓鴣的三章，

「据」「茶」「租」「瘖」「家」是韻，「拮」「捋」「蓄」「卒」「室」又是韻。靈臺章，「飀」「漆」「復」「穴」「室」是韻，「瓜」「初」「沮」「陶」「家」又是韻。靈臺首章，「臺」及三「之」「來」是韻，「靈」「經」「營」「攻」「成」又是韻。南有嘉魚六章，下韻「雛」「思」「思」上韻「來」「又」。楚茨末章，下韻「時」「之」「之」上韻「盡」「引」。後世樂府裏面的有所思，下韻兩「之」，上韻「繚」「燒」，並用此韻。

十四、逗韻，謂下欲換韻，卻先插逗句一韻，以正句兜上韻，即以逗句入下韻。如鶴鳴章，「渚」字是正句，卻於上句先逗「淵」字，接入「園」「檀」；大明章，「渭」字是正句，卻先逗「祥」字，接入「梁」「光」。如此則轉下韻不突。又章末倒轉第三句用韻，如天作的「行」韻，上插「彼阻矣岐」，隔正句，逗入「之」字，載芟的「今」韻，上插「匪且有且」，隔正句，逗入「茲」字，皆以正韻一句，擔逗韻兩句，如人負擔者然，故又叫做擔韻。凡逗韻，下面字多，擔韻，兩頭各一字，且多在章尾，所以不同。

十五、縮韻，謂縮定上韻，不令落寞也。如「一之日于貉」，上縮「穫」「瘳」，下引「狸」

「裘」；「如鳥斯革」上縮「翼」；「棘」下引「飛」；「躋」是一氣縮韻之法。時邁第九句「周」字，承上「周」；「后」引下「位」；「矢」臣工第十三句「人」字，承上「成」；「春」「明」「年」引下「艾」韻；是兩氣縮韻之法。並是韻前縮韻。又有韻後縮韻；上已換韻，結尾仍用一句單收，兜轉前韻，也叫做蠶尾韻。如生民尾句「以迄于今」隔「時」「祀」「悔」縮前「登」「聲」韻；武章尾句「耆定爾功」隔「受」「劉」縮前逗句腰韻之類。皆見于甄士林的詩經音韻譜。

十六、助語韻，助字入韻的，如綠衣首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韻心之憂矣，韻曷維其已韻」
然此係單用而非獨韻。助字獨韻例，則如棫樸首章：

「芄芄樸樸，薪之樞之。韻濟濟辟王，左右趣之。韻」

十七、尾上韻，尾上韻有兩種：一種是屬於助字的，一種是屬於實字的。屬於助字的，如

「參差荇菜，左右流韻之；窈窕淑女，寤寐求韻之。」

韻學通指說：『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則餘聲耳。』古詩歌的助字尾上韻固多餘聲，然如謂古詩歌以虛字收句的，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則係不明以上助語韻。詩本音說：『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若特用其一，則遂以入韻，「其君也哉」「誰昔然矣」「人之爲言胡得焉」是也。他也是同韻學通指犯了一樣的毛病。詩中助字入韻的多哩，豈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嗎？即特用其一，亦未必盡入韻，新臺的「鴻則離之」係單用的，而韻在「之」字之上。况且「我」字實係代名詞，焉得亦列入語助？故尾上韻亦無定律。大凡助字上有韻的，其助字多相同，——如以上所舉關雎次章上半例，屬於實字的，如北門的「益我」「譎我」「敦我」，伐木的「酌我」「酌我」「鼓我」「舞我」，皆以「我」字爲餘聲，以「我」字前一字協韻。蘓兮一二章皆以「女」字前一字協韻，而以「女」字爲餘聲。係如「視彼矜人，矜此勞人。」的「矜」「勞」；「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的「成」「傾」，皆尾句上

字有韻。大抵句末字同的多爲餘聲。然如由重韻方面看，亦不妨把餘聲歸爲重韻的一種。

十八、反韻，卽聲韻與意義相反的。章句有意盡於此而聲絕於彼的；又有韻止於此而意聯於彼的。約有二類：一韻叶上而意聯下的，韻叶下而意聯上的。第一種可由章句兩方面看。關於句的，如七月的『一之日于貉』，叶上『翼』『棘』，爲二十四職韻，卻與下『如跛斯翼』意聯；節南山的『誰秉國成……』，叶上十四清韻，而意義則與下末二句相聯；騶的『薄言騶者』與上叶韻，而意與下『有騶有皇』相聯。關於章的，卽以上續韻例。第二類如鶴鳴的『其下維縻』『其下維穀』，都是與下叶韻，而與上『爰有樹檀』義聯；文王有聲的『自南自北』與上『自西自東』義聯，而韻叶下；生民的『以赫厥靈』與上『無蕃無害』意聯，而韻與下『上帝不寧』叶十五青；『不康禋祀』與上『以赫厥靈』意聯，而韻與下『居然生子』叶六止。甚至有一聯之中，上句叶上韻，下句叶下韻的，如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上句叶上，下句『季』字與下『季』字叶之類。

乙、無韻的：

詩是離不了音節的，然詩不能句句皆有韻。如嚴格的說來，凡空韻的皆可謂之無韻。只因三百篇韻法特別，不能一律，我們多以其空韻之句爲無韻之句。其實不過一種空韻罷了。今略分兩種說一說：

一、一句無韻的，凡詩閒句用韻的，其加一韻，恆在首句或次句之下或末句之上。故比句用韻的，特於此三處無韻。比句用韻，而必空一句無韻者，由於「密者疎之」之故。如斯干「乃生男子」章，全章有韻，獨首句「子」字無韻，孔廣森謂爲「章首空韻」；顧麟士謂爲「獨韻起調」。此例甚多。如大田首章，賓之初筵首章及四章，假樂首章，河酌一二三章，韓奕四章，常武首章，以及公劉的「篤公劉」，都屬於章首一句無韻的。章末上一句無韻的，卽章將終而空一韻式，如碩人三章，句句有韻，獨空「大夫夙退」一韻之類。又章末有助字的，亦多不入韻，「狂童之狂也且」，「文王烝哉」，「于胥樂兮」等類。但助字無韻，不僅限於章末，而限於句末。須於全章求之。故如「之」「兮」「也」等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所以這些助字

在句尾的時候，多以字上爲韻。在有韻的方面看，是屬於「末非語助，而韻在其上的」，卽尾上韻；在無韻的方面看，是屬於「末句語助無韻的」。詩本音名之爲「句之餘。」一字的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流」「求」入韻，而「之」皆不入韻。又有助字單用的，如新臺末章：

「魚網之設，鴻則離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韻」

第二句的「之」字不入韻。二字的，如著的「乎而」皆不入韻，而韻在其上。

二、數句無韻的 助字有全章或數句不入韻而歸入尾上韻的很多，在以上所引證的裏面，已見得出來，我們不必多說了。章首兩句無韻的，卽第三句見韻的，詩聲分例名之爲二句不入韻例，如蕩的三四六七四章等類。章首三句無韻的，卽第四句見韻的，孔廣森名之爲三句不入韻例，如蕩二章五章八章等類。

除以上二類外，前人多以思齊之三四五章，召旻之四章等類爲全章無韻；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噫嘻武桓般等篇爲通篇無韻。朱熹疑其自有和聲相叶，以爲「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何義門因之而有「餘聲」之說。然嚴格說起來，三百篇

裏面實無全章無韻及全篇無韻二例，只是其韻太不規則，太雜亂，不易分辨罷了；如加意按章按篇的去分析，其韻皆有相應之處。故胡秉虔在他的古韻論裏面曾駁江永詩韻舉例所舉通章無韻者之非，而均正之以韻。在甄士林的詩經音韻譜裏，我們連一章無韻的也找不出來。他說：

「周頌章章有韻，或以爲無韻者，過也。第其韻有數例：曰懸韻，曰插韻，曰逗韻，曰縮韻，曰半句韻，曰不用韻。依韻求之，各有條理，不紊也。懸韻以易革卦九五，上六，小象，「文炳」，「文蔚」，下叶「從君」，及詩江漢「休」，「游」等句爲據。插韻，以書五子之歌，「訓」，「下」，「讀」兩韻插用爲據。半句韻以詩「多黍多稌」及「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爲據。次句不用韻，亦以易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爲據。其他則前後相參，而得其名義如此。一得之愚，又無所質，惟幸有道者釐正焉。」詩聖音韻 譜論略

丁以此又作毛詩正韻，有緝韻，緯韻，閒句韻，連句韻，連章韻，起韻，收韻，線韻，正射韻諸目。每篇詩中，取韻者蓋過半。自此二書一出，實達三百篇韻例之極。凡昔日指爲全章或全篇無韻者，均可

於甄丁二氏之書一詳覽焉。

然統上所舉之韻例，多依各著者原來的標準，如奇偶韻等則從孔廣森的诗聲分例，雙聲疊韻等則從王筠的毛詩雙聲疊韻說，選韻等則從甄士林的詩經音韻譜……故所分韻例，不過證明三百篇韻的變化罷了，並未十分嚴格去劃一韻的標準。標準不一，則其間矛盾之處，在所不免，如詩聲分例所舉之例，以詩經音韻譜證之，幾乎大半錯誤。然如此之類，只好仍存其舊，以待他日。

第三、情意方面

說到詩的情意，也可由三方面研究。

一、由詩人的本志方面看 三百篇裏面，無病呻吟的作品很少，大都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時候的作品。作詩的人作詩的時候並未想到作詩，作成後也未想到流傳。作者多係無名

氏，所流傳的大半皆是作者人格的結晶，生命的表現。在當時人心目中都受很大的印象；後人誦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發生無限的感觸。不像後世詩爲詩人壟斷，終年累月，作秋蟲之聲，爲做詩而做詩，那裏有很多的感觸！所作的詩，既屬無病呻吟，又安能在社會上流傳？恐讀者不及終篇，早已入黃梁之夢。試看三百篇的名篇，皆在詩成之後，實足以證明其多係有感而發之作。

袁枚說：

「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後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一二字爲題，遂獨絕千古。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性情漸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韻之試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遠；且有「賦得」等名，以詩爲詩，猶之以水洗水，更無意味，從此詩之道每况愈下矣。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詩到無題是化工。」略

見大意。」隨園詩話

卽以寫景而論，如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一寫鳥，一寫鳥，宛如一幅畫圖。但這類寫景的背景，爲情作個烘托。並非如晉宋以還，有景無情，有詩無意，或溺於山水，或偏於田園；甚至嘲風雪，弄花月，那裏有情意？故三百篇的景，是由情中寫出來的；後世詩的景，是由景的本身或事裏面寫出來的。故由詩人的本志或作詩者的原動力方面看，三百篇多爲情感而作，非爲景物爲作詩而作。

二、由作詩的方法方面看 由作詩的方法方面看，三百篇多以象徵而表具體的事物，在「四始」「六義」裏面，我們已經談過「三緯」，其中比興，近於象徵主義。然其所用以比興的，及所比興的，皆在於人生日常所見的事物。事物原爲具體的東西，則皆托付於具體的東西之上，固未嘗用絲毫抽象的東西。是其象徵主義完全基於具體東西，又復歸於具體東西。所以由方法方面看，是近於象徵，而由詩之性質方面看，卻完全爲寫實爲抒情，不盡同於近世歐洲的象徵主義。

三、由詩之性質方面看 由詩的性質看來，三百篇實爲寫實的文學，而無浪漫色彩；皆言人生實事，而不涉神祕。如生民及三頌之類，雖似有些不經，然此多源於中國人敬祭祖先之節，

人民日常生活如此，與純粹神祕浪漫者不同。是故以三百篇比楚辭，則三百篇寫的是人事，楚辭寫的是神鬼。楚辭沒一篇不是感想極遠，趨於虛幻神祕，美人香草，極其艷麗的寓言。其實中國文學，除楚辭一二種的半浪漫的文學外，皆為寫實的文學，而中國所傳留下來最古的三百篇詩，即屬純粹寫實作品，這也是原於中國的民族性近實際，而乏浪漫色彩之故。

總之，以前談三百篇藝術的人，所說的不是抽象，就是籠統。我們現在當注重實際的分析，由三方面討論：一形式方面；二聲韻方面；三情意方面。形式方面，又分爲二。一關於字句的，共有八種：一重疊的，二助語的，三蟬連的，四對偶的，五斷續的，六轉折的，七反覆的，八倒插的。二關於篇章的，共有五：一半平列的，二平列的，三依次的，四平列兼依次的，五倒插的。聲韻方面，分爲有聲韻的和無韻的二類。有聲韻的，共分爲十八種：一偶韻，二奇韻，三奇偶互韻，四增韻，五通韻，六變韻，七雙聲疊韻，八聯韻，九重韻，十隔韻，十一腰韻，十二續韻，十三遷韻，十四逗韻，十五縮韻，十六助語韻，十七尾上韻，十八反韻。無韻的分爲一句數句二類。情意方面，則由詩人本志，作詩方

法，詩的性質三方面研究。

三百篇漢論

三百二十一

八

三百篇的特質，一方面是由三百篇本身和他所產生或流行的時代——周朝——的關係見出來的；一方面是由後世詩的聯想見出來的。凡三百篇與後世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特質。他的特質，至少有三樣，可以使我們見得很清楚：樂舞性，政教性，羣衆和普遍性。這些特質，固然不是三百篇專有的，然這三樣特質皆備於一個時代的詩，而又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現最早的，惟有三百篇。所以如後世的樂府皆係入樂的詩，其中又至少有一半可以舞的。後世的歌謠諺語和一些平民詩家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長慶集，邵雍的擊壤集等，——皆具有普遍性。而歌謠諺語，又兼具羣衆性。關於政教性，後世的詩可以說完全沒有。在一個詩家的著作，或一個時代的著作裏面，不容易看出來，僅可以在全體的作品裏面，找出微些零碎的例子。可見後世的詩，雖具有這些性質，都是屬於局部的，和三百篇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史記孔子世家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說：「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墨子也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因此後世研究三百篇的人有些主張三百篇有些部分可以入樂，有些部分不可以入樂；又有些主張三百篇無不入樂。關於第一派的代表，以程大昌顧炎武爲著。然他倆人的意見卻不甚相同。程大昌以二南二雅三頌爲樂詩，南雅頌係樂名，其餘十三國風——自邶至豳皆係徒詩。他的理由如下：

『論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儼釋，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實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是以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詩議

他主張南頌雅爲樂的理由，是承認雅頌係正樂的結果，當然是樂府的產兒；周南召南既可作，當然和雅頌皆爲入樂的詩。他主張諸國爲徒詩的理由，則以春秋以來，享射皆無用十三國之

詩者爲證，說：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詩識

顧炎武則沿朱熹正變之說，以二南及豳之七月，正小雅十六篇，正大雅十八篇，和三頌入樂，餘則均不入樂。見日知錄卷三關於二南正小雅正大雅三頌的意見，顧炎武和程大昌是相同的；關於變

風變雅的意见則不相同。這派的勢力不如第二派的勢力大。一來因爲主要人物少；二來因爲他們的理由不甚充足。終爲第二派戰勝。第二派的代表，首推鄭樵。他說：『三百篇之詩，皆可被之弦歌，故琴中有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次則全祖望否認顧氏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說『正詩乃正樂中事，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經史問答卷三沈德潛主張三百篇皆古代的樂章，盡可被之管弦，直至漢武，詩樂始分，遂立樂府。還有許多急進的，以開

元詩譜證三百篇皆可入樂。開元十二詩譜係趙肅彥所傳，名爲舊譜。又有新譜十七篇爲元熊朋來撰。二譜均見墨海金壺裏面的瑟譜清戴長庚的律話也載十二詩詩樂在晉時已失傳，鄭樵的通志說得極詳。

「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主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曆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遂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廟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到了趙彥肅竟傳鹿鳴文王伐檀騶虞等篇。朱熹最留意於古樂，得相傳唐開元鄉飲酒禮所奏之風雅十二詩譜，載於儀禮經傳通解，而兼誌其疑說：

『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在小雅有鹿鳴四牡皇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篇，在風有關雉葛覃采蘋采芣六篇，其聲今亦莫聞。獨趙彥肅有此譜，云卽開元遺聲。不知工師何所考而爲此。竊疑古樂有唱有歎，詩詞之外，應有疊字餘聲，以歎發其趣。若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豈其然乎？又其以清聲爲調，亦非古法。姑存之以見彷彿。』

明黃佐的樂典卷三十六，因併以合四一上尺工。今舉鹿鳴一篇作例：

『呦六黃清 呦高南 鹿工應 呦鳴南 鹿高應 鹿一南 食高南 野高南 之一南 高一南 萃南 合我南 有尺南 嘉高南 凡南 賓高南 工南 鼓南 材南 尺瑟高南 吹清黃 六笙林 尺吹林 勺笙林 尺鼓高南 簧高南 一承南 應南 高凡南 筐南 六黃清 是南 高南 一將南 高工人南 尺之南 高工南 好合我南 高南 一示林 尺我高南 工周太清 高五行黃清 六黃清 呦合呦高南 一鹿南 勺鳴高南 一食南 尺野高南 工之南 高南 五蒿黃清 六我南 尺有高南 工嘉應 高凡南 賓南 六黃清 德高南 工音應 勺孔南 高南 一昭林 尺視高南 一民南 高工南 不黃清 六桃 高南 一君應 凡子南 六黃清 是南 高南 一則南 勺是南 高南 一傲南 高工南 尺有高南 工旨南 合酒高南 一嘉南 尺賓高南 工式南 高凡南 燕南 高工南 以太清 高南 五敖黃清 六黃清 呦合呦高南 一鹿太 鳴黃 合食太 四野黃 合之南 勺南 勺南 我南 有南 高南 工嘉應 高凡南 賓高南 工南 鼓南 南工南 瑟高南 工黃清 鼓林 尺應 勺瑟林 尺南 鼓高 一琴南 高工南 和應 高凡南 樂黃清 六且 高南 一湛南 高工南 我林 尺有南

高黃姑旨合酒高一尺燕南工樂合嘉高凡賓高工之高五心六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均以一聲協一音，沒有唱嘆。近人皮錫瑞著經學通論，主張三百篇皆入樂，證之以史記漢書和左傳，惟不信十二詩譜。今特把他的原文寫下一段。

『史記曰：「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如鄉飲酒禮，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鄉射禮合樂同。燕禮間歌歌鄉樂，與鄉飲酒同。大射歌鹿鳴三終。左氏傳云：「湛露，王所以宴樂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獻功諸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亦升歌鹿鳴四牡皇華，嘉隣國君勞使臣也。——此詩之入樂有一定者也。鄉飲酒禮正歌備後有無算樂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

算。然則左氏傳載列國君卿賦詩言志，變風變雅，皆當在無算樂之中——此詩之入樂無定者也。若惟正風正雅入樂，而變風變雅不入樂，吳札焉得而觀之，列國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詩不入樂之說。程大昌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邶鄘衛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用其說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鷓鴣以下五十八篇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錫瑞案：謂詩不入樂，與史漢皆不合，亦無解於左氏之文。古者詩教通行，必無徒詩不入樂者。唐人重詩，伶人所歌皆當時絕句；宋人重詞，伶人所歌皆當時之詞；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當時之曲——有朝脫稿，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詞不歌詩，於是宋之詩爲徒詩；元歌曲不歌詞，於是元之詞爲徒詞；明以後歌南曲不歌北曲，於是北曲亦爲徒曲。

今並南曲亦失其傳，——雖按譜而填，豈有能按節而歌者。如古樂府辭皆入樂，後人擬樂府則名焉而已。周時詩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與顧氏之說，竊未敢謂然也。但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釋飲酒禮所奏樂共十二篇，係趙彥肅所傳。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所以三百篇是具有樂性的，不是徒詩。即使其中有些起初本係徒詩，但一經采錄，亦必皆按聲製譜；縱使太史未爲製譜，到了孔子自衛反魯後，亦必譜其闕。且卽由他的政教性方面，也顯然見出來他是當時的樂府，並且比後世的樂府勢力還大，地位還高。且二南國風之體，多屬反復詠嘆，一篇大率分三章或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說「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說「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既說「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惟葉萋萋。」又說「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蠡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采芣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此皆「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以極反復詠嘆之致，徒詩的必不若是。我們觀詩的本身，已見程大昌十三國徒詩的話，有些靠不住。關於旁證的材料也很多，如左傳國語等書所載之賦詩，不下數十條，中多國風，既然能賦，則常有入樂的可能。春秋時的賦詩，等於現在的點戲。那時的貴族家裏，都有一班樂工，正如後世的「內廷供奉」及「家伶」。貴族宴客的時候，他們在旁邊侍候着。貴族點賦什麼詩，他們就唱起什麼詩來。客人要答什麼詩，也就點了要他們唱。左傳文四年甯武子所說的「肄業」，業即版，所以紀樂譜的，亦即周頌有瞽所說的「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有人根據班固所說的「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及韋昭所說的「不歌曰誦」，魯語注來證明賦詩是徒歌而不是樂歌。但歌與誦，原是互文。先就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及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就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爲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爲之歌」，可見也是同義的。班固及韋昭的話，實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而最有價值

的當然要推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那段：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天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箎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箎者，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襄公二十九年

這段文雖有人疑之，尙未找出偽的鐵證。我們在這篇長文裏面，總計季札所觀的樂，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魏唐陳鄘……小雅大雅頌象箎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箎，歌完了二南，就歌十三國風，歌完了國風，又繼之雅頌及前代樂章，如諸國皆係徒詩，何以能與其他樂章一併歌之？是非樂而何？而况司馬遷明明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豈無所據？故風字之源，或爲風謠，然一經采錄，則爲制譜以定其節奏，非復徒詩矣。則諸國詩不入樂之說，已完全不能成立。

樂與舞有很多的地方相連屬的。說到三百篇的樂性，自然就要說到他的舞性。舞也叫做

萬。其實萬就是舞名。禮記外傳說武王以萬人同滅商，故謂舞爲萬。周禮春官載：「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商頌有「萬舞有奕。」魯頌有「萬舞洋洋。」衛風有「公庭萬舞。」論語也載「八佾舞于庭。」大序說：「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墨子說「舞詩三百。」足證詩是有可舞的。吳樹聲以二南爲樂舞的詩，他說：「……案本係風，而謂之南者，蓋二南爲有樂有舞之詩。南，南籥也，舞也。凡舞皆有南籥二部，故二南稱南。」阮元有篇釋頌，由「頌」的字義裏面，演繹三頌爲樂歌舞三事同時合作的詩說：

「頌」字卽「容」字也。故說文「頌，見也。」……「容」「養」「蒙」一聲之轉；……今世俗傳之樣字；……從「頌，容，蒙」轉變而來；……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

王靜安則頗否認『舞容』之說，他說：

『阮文達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則恐不然。周頌三十

一篇惟維清爲象舞之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爲武舞之詩，其餘二十四篇爲舞詩與否，

均無確證。至清廟爲升歌之詩，時邁爲金奏之詩，尤可證其非舞曲。』樂詩考略 說周頌

王氏雖否認三頌盡舞容之說，卻承認有些篇是舞詩。小雅鼓鍾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鄭

箋說：『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

舞，文樂也。』孔穎達的正義說：『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

舞在後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而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

知南亦舞也。』是南雅亦皆舞詩。我們總不能斷定三百篇全是舞詩。卻可認南雅頌裏面，一定

有些可舞的。但當時的譜調和舞，由當時人民的思想 and 社會的進化推想，當然是很幼稚，很簡

單，不像現在的這麼繁雜。且三百篇以四言爲主，甚爲簡單，不像後世音樂的複雜。

三百篇在當時充滿了政治的色采。舊籍裏面，到詩的政教化的地方很多。論語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孟子也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大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道，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民俗，知得失，資考正也。」又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于鄰國，微言相感，常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愚不肖，而觀盛衰也。」漢書龔遂傳說：「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文中子說：「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韋詩考定說：「古文『詩』作『誼』。心有所之而言，斯其義也。別其善惡，以資教化，故變文施『寺』。寺者，法度之廷也。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取其侍御於君也。』」諸凡此例，難以枚舉。故由在上的那方面看，詩是品定政教優劣的標準；由在下的方面看，詩是人類行爲的原素。無論何種行爲，都是離不了詩的事。父事君，出使，都得誦這三百首詩；即鄰國的卿大夫相見，也都得稱詩。

最足以見出政教性的地方，就是以詩爲外交席上辨論的根據，如：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人許之。」

這種解釋意思，我們現在覺着非常可笑，但在當時竟權折對方的氣餒，足證三百篇在當時政治及社會上的威權。把三百首文學作品，竟作了一部普通和國際的倫理學原理。在上的拿着這個尺量在下的；在下的拿着這個尺彼此相量；這樣的政教化，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詩本所以道性情，因他當時的環境不同，所以生活思想及習慣風俗，皆不一樣。王者遂操詩以考

風，以明各國政績的優劣，而定賞罰黜陟。實因治是詩的本源，詩是治的結果。治得則詩多樂美，治失則詩多憂刺。試看十五國風裏面，鄭風是一樣，衛風是一樣，豳風又是一樣，皆足以代表他們國內的政治。詩在周朝的時候，已經成爲一種政治的威權。特立采詩官叫做曾人，也叫做轅軒或行人。凡里巷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的，官師選而衣食之，以採詩爲職，上之於邑，邑移於國，國史錄而存之，以俟天子巡狩所至，上之太師，天子巡狩所至太師與太史同車率其屬小吏同至諸侯之國太師聞之天子，最末乃由瞽瞍彙而奏之諷誦。采詩經過的手續如下：

平民——采詩官——邑——國——國史——太師——天子——瞽瞍

所以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說：『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漢書藝文志說：『行人以採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貨志也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朱熹的集傳也說：『諸侯採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但所采的僅係國風，若雅頌係朝中士大夫太史所作，當然用不着徇於路以采之。到了巡狩廢，太師不至，列國之史官，猶不

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大典之復。如左傳於高克之事，說：「鄭人爲之賦清人。」於莊姜之事，說：「衛人爲之賦碩人。」於衛爲狄所滅，說：「許穆夫人爲之賦載馳。」皆東遷以後巡狩不行，列國之史官，錄其本國之詩，以待采擇的。到了頌王之時，魯文公之世，諸侯惡民風之聞於境外，并國史亦無記錄了。但並不是詩亡，是不采詩罷了。文中子說：「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曰知錄也說：「……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可見詩是與人生俱存的；不但東遷後有詩，即現今的歌謠，不就是國風嗎？

羣衆性和普遍性，本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由作者方面說，是爲羣衆性；由誦者方面說，是爲普遍性。三百篇的作者，究竟不知道都是誰。有些人說國史所作，又有些人說國史抽釋詩人之意作的；蓋皆附會於大序變風采詩之說。大序說：「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朱熹否認出於國史之說，以爲貴族及平

民所作，說：『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抽釋詩人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案周禮疏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則周禮及春秋所載，正相同。謂國史或太師與詩有些關係則可，如謂獨出於國史，則觀以上采詩所經過的手續，即知其非是。統觀三百篇中，自道姓氏的，如小雅節南山的『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詖爾心，以畜萬邦；』小雅巷伯的『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大雅崧高的『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烝民的『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魯頌閟宮的『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數篇。其關於旁證的，如左傳國語等書所載的某人爲某詩，也不甚多。小序雖盡載詩義，但也多載某國人，而不及其姓氏；還有些只說刺某某的。然即使小序道及姓氏；小序本身已經不可靠，我們也不敢信以爲實。我們可以斷定的，就是三百篇係羣衆的作品；有平民作的，也有貴族作的；有男人作的，也有女人作的；有采自平民的，也有製自樂官的；有詩人作的，也

有史官作的，有爲應用而作的，也有爲舒懷而作的。不可專屬於史官，亦不可專屬於平民。故孔穎達說：『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我們當爲三百篇在中國文學史上爭羣衆作品鼻祖的地位。

以上是由作者方面看。至於三百篇對於當時人的關係，則因他的政教性的勢力，幾與四子書在清代社會的關係一樣，實際上已成爲禮儀的標準。四子書在清代已變爲人民的生命，爲人生享受品，句句皆成人生的口頭禪。一般人口中都會說幾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不重則不威。」「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駟不及舌。」禮記內則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學記載「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可見三百篇在當時教育上的重要。故春秋戰國的時候，三百篇直成了一般人的口頭語，在左傳國語國策等書裏面，可以找出許多的例子，甚至於在外交席上，也

用詩句爲唯一的武器。試看上面論政教性的舉例，已見其概。言語中有用詩句發揮情感的，有用詩句批評一件事的，有急不暇擇，把詩句割裂了應用的，有不特意引詩，隨便說來，和「成語」一例用的，而尤奇怪的用詩，是把詩句當作「猜謎」一樣的，如：

「侯犯以郿叛……叔孫謂郿工師，鑿曰：「郿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定十年傳

唐風揚之水卒章是：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的回答大略是「我已有計畫，但當守秘密做去。」叔孫就因之心會。像這種猜謎，非當時人對於三百篇都能背誦，都能了解意義，是萬不能發生的。這不過是就語言中證三百篇的普遍性。至於當時做正當事情的時候，而賦詩助興或傳達情感的，在國語左傳等書中均可以找得出來。當時的賦詩，比現在音樂的功用還大。當時交接方面，尤其是款待公使，均以詩爲極高尚的禮節。如左傳所載的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到秦國的賦詩，昭二年韓宣子與季武子的賦

詩；襄二十六年國子及子展的賦詩；襄二十七年叔孫爲慶封的賦詩；鄭伯享趙孟的賦詩；定四年 秦哀公爲申包胥的賦詩；以及鄭六卿爲韓宣子的賦詩；均很出名的。甚至有因不合禮節，——不懂得賦詩，——爲人藐視，或竟因之生禍的。看下面這回事，就可以想像賦詩的重要。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衛公孫、莫、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左傳襄十六年

因賦詩一點小事，竟動國際聯盟的干戈。說苑載有一段太子復位的故事，也很見出詩在當時的重要。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問父，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問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

敬獻庖厨，繹北大敬上涓人。」文侯大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恍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

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韓詩外傳卷八亦載此事，而文路異。在這一段事情裏面，見出當時對於詩的極端運用。倉唐真可謂使於四方而能專對，不辱君命；而文侯太子二人又能彼此製謎破謎，事事皆本於詩；於此不特見三百篇的普遍性，且可以見三百篇政教化的威權。貴族既然如此，平民也可以想見，雖不能人人能背誦明解詩意，卻可知大多數人是能如此的。不過古來的歷史，專重朝廷方面，對於社會及平民方面不載罷了。試看下面引這段傳略，以一采桑民婦而詠誦如流，且能辯難，足見平民亦多有詩教的訓練：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汝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願，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

之以饑饉，加之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鴟乎？」大夫乃服而釋之。」續列女傳辯女

賦詩比現在音樂的功用較高的地方，就是他帶些象徵主義的色采。賦詩的人多半是要把對人說的話，借賦詩說出來。所賦的詩，只要能達出賦詩人的志，不管他合於作詩人的志不合。所以說「賦詩言志。」就地域方面看，詩雖分了許多的國家，而引用他的，卻沒有國界的限制。其初賦詩，本分階級，如郊廟用頌，王朝用大雅，侯國用小雅，鄉用二南。王靜安作樂詩考略言之頗詳。今特附其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表於下：

大夫士鄉射禮	無	無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無	南陔白華華黍	魚麗南山有臺	由專崇邱由儀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無	咳夏
	無	無									
大夫士鄉射禮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咳夏
金		奏		升		歌		管		笙	
		歌		笙		問		歌		笙	
		合		樂		舞				金	
										奏	

諸侯燕禮 之甲(據 燕禮經)	無	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	無	南陔白 華華黍	魚麗南山 有豳	由庚崇 邱由儀	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	無	陔夏
諸侯燕禮 之乙(據 燕禮記)	肆夏肆夏	鹿鳴	(新宮) 三成	(笙入)			(鄉樂)	勺	陔夏
諸侯大射 儀	肆夏肆夏	鹿鳴三終	新宮三 終						陔夏鷺夏
兩君相見		文王之三				鹿鳴之三			
魯禘		清廟	象					武夏鷺	
天子大射	王夏鷺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天子大饗	王夏肆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天子視學	王夏肆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養老	王夏肆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天子大祭	王夏肆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記	昭夏	清廟	象					武夏鷺	

表內加()者不必備有 [] 加者經傳無明文以意推之

但後來王綱不振，漸漸的就沒有階級了。有諸侯僭天子之樂的，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

之賦蓼蕭；有大夫僭天子之樂的，如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縣，韓宣子之賦我將。試看看侯享穆叔一事：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公襄年四

魯語亦載此事，大略相同。宴享一個諸侯的大夫，而用天子的樂詩，可見階級制度的破壞；一個階級，竟能完備各種階級的樂詩。孔穎達以樂有上取及下就解釋這點。他說：

「樂之大綱，頌用於郊廟；大雅用於王朝；小雅通於侯國；二南用於鄉。然國語言肆夏繁邁渠，天子享元侯用之。孔子燕居言升歌清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兩君相見用之。文王世子

言反，登歌清廟，天子視學用之。是頌不獨用於郊廟矣。國語又言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是大雅不獨用於王朝矣。燕禮及鄉飲酒，皆升歌小雅，合樂二南。是小雅不獨用於朝；二南不獨用於鄉矣。南爲鄉人唱禮所用，故曰鄉；又謂之房中之樂者何？齊家者治國之本，故天子房中用周南，達諸房中用召南也。既云房中之樂，何以鄉飲酒，燕禮亦合關雎鵲巢，大夫士射之節，又取采蘋采芣南爲王化之基，道無間於上下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而鄉射亦奏此詩，明乎射以詢衆庶，卽欲備官於天子也。總之，天子用大雅與頌，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其正也。至諸侯享友邦，亦歌文王合鹿鳴，與天子享元侯同；大射與燕禮，賓出入均得奏肆夏陔夏，此又樂之上取者也。天子燕羣臣及聘賓，亦歌鹿鳴合鄉樂，與諸侯同，此又樂之下就者也。升歌大雅，合小雅；升歌小雅，合鄉樂，則升歌頌必合大雅。樂之等差別然也。

大概三百篇在當時雖不能盡人懂得，卻人人可以享受；關於自己所處的階級所宜用的詩，不但懂得，並且會歌唱；關於不同階級的樂詩，雖不盡會歌唱，卻能懂得他的意義，至少也得着他的感動。猶如現在的戲劇，有一般人常看舊劇；有一般人常看新劇；又有一般人聽崑腔，專就舊

劇而言比方有些人喜梆子，有些人愛二簧。對於自己所喜愛的，常聽常看的戲劇，大半都可以懂得他的意義，甚至自己會唱。對於自己所不喜愛，不常聽常看的戲劇，至少也可以有些感動，可以享受。惟周時候的人，對於詩的心理有尊崇的態度；現在人觀劇的心理，卻沒有這種態度罷了。范雪舟在詩瀋探詩說裏面說：『古之民不少椎魯，其入學而歸農者諒無殊於後世。而聲時之教，則耳目之濡染已久。是以巷有舞，塗有歌；雖窮陬僻壤，莫不有吟詠之聲焉。』可謂實錄。



張仁遠書

國學小叢書
三百篇演論

此書有作者稿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
蔣善國

本叢書
編輯主幹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HUNDRED VERSES
BY TSIANG SHAN KUO
EDITED BY Y. W. WO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Feb., 1931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五二五

#82
4424.86

82

